目　录



行 素 集



序

以一向来未读新闻学的人当编辑，向来未读文学概论的人评阅文稿，只胡乱做将去，遂有今日一方交口称誉又一方誓死铲除之《论语》。起初亦学编辑评论时事，期期难免有许多应时点缀文章。但一则厌看日报，二则时评文章，自觉无聊，三则风头越来越紧，于是学乖，任鸡来也好，犬来也好，总以一阿姑阿翁处世法应之，乃成编辑不看日报之怪现象。只因报既不看，要人到码头也，未到码头也，大会闭会也，未闭会也，宪法起草完毕也，未完毕也，训政时期已过也，未过也，全然不知道；而与亢德已有前约，一篇文章，期期非交不可。于是信手拈来，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再启亦谈，甚至牙刷亦谈，颇有走入牛角尖之势，真是微乎其微，去经世文章远矣。所自奇者，心头因此轻松许多，想至少这牛角尖是我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来统制，遂亦安之。孔子曰：汝安则为之。我既安矣，故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此篇所收，类皆《论语》廿七期以后“我的话”栏中所发表及廿七期以前三五篇比较成篇的文章。余一年半来所作拟选六十余篇收入《披荆集》。此集则毫无披荆斩棘之志，若必为命名，可名之《行素集》。廿三年六月廿二日龙溪林语堂自序。

论 幽 默

One excellent tes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 idea and comedy; 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我想一国文化的极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剧及俳调之发达，而真正的喜剧的标准，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

——麦烈蒂斯喜剧论

上 篇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倘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如波斯之天文学家诗人荷麦卡奄姆，便是这一类的。“三百篇”中唐风之无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觉人生之空

泛而唱“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时，也已露出幽默的态度了。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达观态度，郑风“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遂有纵横议论捭阖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称庄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于老子，也无不可。战国之纵横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辩之才。这时中国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确乎是精力饱满，放出异彩，九流百家，相继而起，如满庭春色，奇花异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态以争妍。人之智慧，在这种自由空气之中，各抒性灵，发扬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穷理，各逞其奇。奇则变，变则通，故毫无酸腐气象。在这种空气之中，自然有谨愿与超脱二派，杀身成仁，临危不惧，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这是谨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为，如杨朱之徒，或是敝屣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如老庄之徒，这是超脱派。有了超脱派，幽默自然出现了。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笔锋是犀利的，文章是远大渊放不顾细谨的。孜孜为利及孜孜为义的人，在超脱派看来，只觉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不能因君王道统之压迫，遂归消灭。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

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悠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老子庄生，固然超脱，若庄生观鱼之乐，蝴蝶之梦，说剑之喻，蛙鳖之语，也就够幽默了。老子教训孔子的一顿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夫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无论是否战国时人所伪托、司马迁所误传，其一股酸溜溜气味，令人难受。我们读老庄之文，想见其为人，总感其酸辣有余，温润不足。论其远大遥深，睥睨一世，确乎是真正 eomic spirit（说见下）的表现。然而老子多苦笑，庄生多狂笑，老子的笑声是尖锐的，庄生的笑声是豪放的。大概超脱派容易流于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屈原贾谊，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谓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谓幽默，机警犀利之讽刺，西文谓"郁剔"(wit)。反是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显的事实。我所取于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而是他燕居时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踧踖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爱的是失败时幽默的孔子，

是不愿做匏瓜系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时年少气盛杀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爱的是杀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与点也幽默自适之孔子。孔子既殁，孟子犹能诙谐百出，逾东家墙而搂其女子，是今时士大夫所不屑出于口的。齐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讽刺气味。然孟子亦近于郁剔，不近于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后儒者日趋酸腐，不足谈了。韩非以命世之才，作论难之篇，亦只是大学教授之幽默，不甚轻快自然，而幽默非轻快自然不可。东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国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诗人陶潜。陶潜的责子，是纯熟的幽默。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衷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庄而扬陶，只见出幽默有各种不同。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适之幽默，以陶为始。大概庄子是阳性的幽默，陶潜是阴性的幽默，此发源于气质之不同。不过中国人未明幽默之义，认为幽默必是讽刺，故特标明闲适的幽默，以示其范围而已。

庄子以后，议论纵横之幽默，是不会继续发现的。有骨气

有高放的思想，一直为帝王及道统之团结势力所压迫。二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道，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筋斗，理学场中检牛毛。所谓放逸，不过如此，所谓高超，亦不过如此。稍有新颖议论，超凡见解，即诬为悖经叛道，辩言诡说，为朝士大夫所不齿，甚至以亡国责任，加于其上。范宁以王弼何晏之罪，近于桀纣，认为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都应嫁罪于二子。王乐清谈，论者指为亡晋之兆。清谈尚不可，谁敢复说绝圣弃智的话？二千年间之朝士大夫，皆负经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诸侯，治万乘，聚税敛，即作文章抒悲愤，尚且不敢，何暇言讽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开口仁义，闭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率为伪，不许人揭穿。直到今日之武人通电，政客宣言，犹是一般道学面孔。祸国军阀，误国大夫，读其宣言，几乎人人要驾汤武而媲尧舜。暴敛官僚，贩毒武夫，闻其演说，亦几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于妻妾泣中庭，施施从外来，孟子所讥何人，彼且不识，又何暇学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为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归灭亡。议论纵横之幽默，既不可见，而闲适怡情之幽默，却不绝的见于诗文。至于文人偶尔戏作的滑稽文章，如韩愈之送穷文，李渔之逐猫文，都不过游戏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在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见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盦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但是正统文学之外，学士大夫所目为齐东野语稗官小说的文学，却无时无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话，元之戏曲，明之传奇，清之小说，何处没有

幽默？若《水浒》之李逵，鲁智深，写得使你时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谏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西游记》之孙行者，猪八戒，确乎使我们于喜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镜花缘》之写女子，写君子国，《老残游记》之写玙姑，也有不少启入智慧的议论文章，为正统文学中所不易得的。中国真正幽默文学，应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犹如中国最好的诗文，亦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

中　篇

因为正统文学不容幽默，所以中国人对于幽默之本质及其作用没有了解。常人对于幽默滑稽，总是取鄙夷态度，道学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惧态度，以为幽默之风一行，生活必失其严肃而道统必为诡辩所倾覆了。这正如道学先生视女子为危险品，而对于性在人生之用处没有了解，或是如彼辈视小说为稗官小说，而对于想象文学也没有了解。其实幽默为人生之一部分，我已屡言之，道学家能将幽默屏弃于他们的碑铭墓志奏表之外，却不能将幽默屏弃于人生之外。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尽管道学，与熟友闲谈时，何尝不是常有俳谑言笑？所差的，不过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润而已。试将朱熹所著《名臣言行录》一翻，便可见文人所不敢笔之于书，却时时出之于口而极富幽默味道。试举一二事为例：

（赵普条）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韩王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曰，卿苦疑彦虑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能负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达人情之上乘幽默。

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与太后之余庆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系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

太祖所言，全是道学话，粉饰话。太后却能将太祖建朝之功抹杀，而谓系柴氏主幼不幸所造成。这话及这种见解，正像萧伯纳令拿破仑自述某役之大捷，全系其马偶然寻到摆渡之功，岂非揭穿真相之上乘幽默？

关于幽默之解释，有哲学家亚里士多得、柏拉图、康德、哈勃斯（Hobbes）伯克森，弗劳特诸人之分析。伯克森所论，不得要领，弗劳特太专门。我所最喜爱的，还是英小说家麦烈蒂斯在剧论中的一篇讨论。他描写俳调之神一段，极难翻译，兹勉强粗略译出如下：——

“假使你相信文化是基于明理，你就在静观人类之时，窥见在上有一种神灵，耿耿的鉴察一切……他有圣贤的头额，嘴唇从容不紧不松的半开着，两个唇边，藏着林神的谐谑。那像弓形的称心享乐的微笑，在古时是林神响亮的狂笑，扑地叫眉毛倒竖起来。那个笑声会再来的，但是这回已属于莞尔微笑一类的，是和缓恰当的，所表示的是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而不是胡卢笑闹。常时的态度，是一种闲逸的观察，好像饱观一

场，等着择肥而噬，而心里却不着急。人类之将来，不是他所注意的；他所注意的是人类目前之老实与形样之整齐。无论何时人类失了体态，夸张，矫揉，自大，放诞，虚伪，炫饰，纤弱过甚；无论何时何地他看见人类懵懂自欺。淫侈奢欲，崇拜偶像，作出荒谬事情，眼光如豆的经营，如痴如狂的计较，无论何时人类言行不符，或倨傲不逊，屈人扬己，或执迷不悟，强词夺理，或夜郎自大猩猩作态，无论是个人或是团体；这在上之神就出温柔的谑意，斜觑他们，跟着是一阵如明珠落玉盘的笑声。这就是俳调之神（The comic spirit）。”

这种的笑声是和缓温柔的，是出于心灵的妙悟。讪笑嘲谑，是自私，而幽默却是同情的，所以幽默与谩骂不同。因为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只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渗透。麦烈蒂斯说得好，能见到这俳调之神，使人有同情共感之乐。谩骂者，其情急，其辞烈，惟恐旁观者之不与同情。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会与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热烈的谩骂讽刺，多伤气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对方。因为你所笑的是对方的愚鲁，只消指出其愚鲁便罢。明理的人，总会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谩骂。

麦烈蒂斯还有很好的关于幽默嘲讽的分辨。

“假使你能够在你所爱的人身上见出荒唐可笑的地方而不因此减少你对他们的爱，就算是有俳调的鉴察力；假使你能够想象爱你的人也看出你可笑的地方而承受这项的矫正，这更显明你有这种鉴察力。”

“假使你看到这种可笑，而觉得有点冷酷、有伤忠厚，你便

是落了嘲讽（Satire）的圈套中。”

“但是设使你不拿起嘲讽的棍子，打得他翻滚叫喊出来，却只是话中带刺的一半褒扬他，使他自己苦得不知人家是否在伤毁他，你便是用揶揄（Irony）的方法。”

“假使你只向他四方八面的奚落，把他推在地上翻滚，敲他一下，淌一点眼泪于他身上，而承认你就是同他一样，也就是同旁人一样，对他毫不客气的攻击，而于暴露之中，含有怜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Humour）之精神。”

麦烈蒂斯所论幽默之本质已经很透辟了。我尚有补充几句，就是关于中国人对于幽默的误会。中国道统之势力真大，使一般人认为幽默是俏皮讽刺，因为即使说笑话之时，亦必关心世道，讽刺时事，然后可成为文章。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斗胜，亦不似郁剔之出于机警巧辩。幽默的文章在婉约豪放之间得其自然，不加矫饰，使你于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怀舒适而已。其缘由乃因幽默是出于自然，机警是出于人工。幽默是客观的，机警是主观的。幽默是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笔调写出，无所挂碍，不作烂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誉，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幽默。

下　篇

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西文所谓幽默刊物，大都是偏于粗鄙笑话的，若《笨拙》，《生活》，格调并不怎样高。若法文 Sourire 英文 Ballyhoo 之类，简直有许多‘不堪入目’的文字）。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这三四种风调，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缓，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语解愿，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有思想的寄托。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氏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情感，但是幽默与其他风调同使人一笑，这笑的性质及幽默之技术是值得讨论的。

说幽默者每追源于亚里斯多德，以后伯拉图，康德之说皆与亚氏大体相符。这说就是周谷城先生（《论语》廿五期《论幽默》）所谓“预期的逆 应”，就是在心情紧张之际，来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紧张为和缓，于是脑系得一快感，而发为笑，康德谓“笑是紧张的预期忽化归乌有时之情感。”无论郁剔及狭义的幽默，都是这样的。佛劳德在“郁剔与潜意识之关系”一书引一例甚好：

某穷人向其富友借二十五元。同日这位朋友遇见穷人在饭店吃一盘很贵的奶浆沙罗门鱼。朋友就上前责备他

说："你刚来跟我借钱，就跑来吃奶浆沙罗门鱼。这是你借钱的意思吗？"穷人回答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没钱时不能吃奶浆沙罗门鱼，有钱时又不许吃奶浆沙罗门鱼。请问你，我何时才可以吃奶浆沙罗门鱼？"

那富友的发问是紧张之际，我们同那穷人同情，以为他必受窘了，到了听穷人的答语，这紧张的局面遂变为轻松了。这是笑在神经作用上之解说。同时另有一说，也是与此说相符的，就是说，我们发笑时，总是看见旁人受窘或遇见不幸，或做出粗笨的事来，使我们觉得高他一等，所以笑。看人跌倒，自己却立稳，于是笑了，看人栖栖皇皇热中名利，而自己却清闲超逸，于是也笑了。但是假如同作京官而看同级的人擢升高位，便只有眼红，而不会发笑；或者看他人被屋压倒而祸将及身，也只有惊惶，不会发笑。所以笑之发源，是看见生活上之某种失态而于己身无损，神经上得一种快感。常人每好读骂人的文章，就是这样道理。或是自述过去受窘的经过，旁人未有不发笑。然在被笑者，常是不快的，所以有所谓老羞成怒之变态。幽默愈泛指世人的，愈得各方之同情，因为在听者各以为未必是指他个人，或者果指他一阶级，他也未必就是这阶级中应被指摘之分子。例如《论语》骂京官，京官读了仍旧可以发笑，或者骂大学教授，"温故"讲义而四处"支薪"，大学教授也可以受之无愧，因不十分迫近本身也。所以两方争辩，愈涉及个人，如汪精卫与吴稚晖之对骂，愈不幽默，而易渗入酸辣成分；反之，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

在这由紧张达到和缓的转变，其中每有出人意外（即“逆应”）的成分。其陡转的工夫，或由于字义之双关（此系最皮毛之幽默，但也有双关得机警自然，实在佳妙的），有的是出于无赖态度（如上举穷人一例），有的是由于笑话中人的冥顽，有的是由于参透道理，看穿人情。大概此种陡转，出于慧心，如公孙大娘舞剑，如天外飞来峰，没有一定的套板。善诙谐者，自出机智。如（Lloyd George）一次在演讲，有女权运动家起立说，“你若是我的丈夫，我必定给你服毒。”演讲者对口应曰：“我若是你的丈夫，我定把毒吃下。”这种地方，只在人随机应变。无盐见齐宣王愿备后宫，实在有点无赖，也是一种幽默。然无赖，或胡闹，易讨人厌。好的幽默，都是属于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于言人所不敢言。世人好说合礼的假话，因循不以为怪，至一人阐发真理，将老实话说出，遂使全堂哗笑。这在佛劳德解释起来，是由于吾人神经每受压迫抑制（inhibition），一旦将此压迫取消，如马脱羁，自然心灵轻松美快，而发为笑声。因此幽默每易涉及猥亵，就是因为猥亵之谈有此放松抑制之作用。在相当环境，此种猥亵之谈是好的，宜于精神健康。据我经验，大学教授老成学者聚首谈心，未有不谈及性的经验的，所谓猥亵非礼，纯是社会上之风俗问题，在某处可谈，在某处不可谈。英国中等阶级社交上言辞之束缚，每比贵族阶级更甚。大概上等社会及下等社会都很自由的，只有读书的中等阶级最受限制。又法国所许的，在英国或者不许，英国所许的，中国人或者不许。时代也不同，英国十七世纪就有许多字面令人所不敢用的，莎士比亚时代也是如此，但现代人之心灵不定比莎士比亚时人清洁，性之运用反益加微妙了。在中国，如淳于髡答齐威王谓

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问他既然一斗而醉，何以能饮一石，淳于髡谓在皇上侍侧一二斗便醉；若有男女杂坐，“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可八斗而醉”；及“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乐甚，可饮一石”。这段虽然不能算为猥亵，但可表示所谓取消神经抑制，及幽默滑稽每易流于猥亵之理。张敞为妻画眉，上诘之，答曰夫妇之间，岂但画眉而已，亦可表示幽默。使人发笑，常在撇开禁忌，说两句合情合理之话而已。

这种说近情话的滑稽，有数例为证。德国名人 Keyserling 编著《婚姻书》邀请各国名家撰论，并请萧伯纳作一文关于婚姻的意见。萧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他关于婚姻的意见的”，一语破的，比书中长篇大论精彩深长，Keyserling 即将该句列入序文中。相传有人问道家长生之术，道士谓节欲无为，餐风宿露，戒绝珍肴，不近女人，可享千寿。其人曰，如此则千寿复有何益，不如夭折，亦是一句近情的话。西洋有一相类故事，谓某塾师好饮，饮必醉，因此没有生徒，潦倒困顿。有人好意规劝他说：“你的学问很好，只要你肯戒饮，一定可以收到许多生徒。你想对不对？”那塾师回答道：“我所以收生徒教书者，就是为要饮酒。不饮酒，我又何必收生徒呢？”

以上所举的例，可以阐明发笑之性质与来源，是都属于机智的答辩，是归于郁剔滑稽一门的。在成篇的幽默文字，又不同了，虽然他使人发笑的原理相同。幽默小品，并非此种警句所合成的，不可强作，亦非能强作得来。现代西洋幽默小品极多，几乎每种普通杂志，要登一二篇幽默小品文。这种小品文，

文字极清淡的，正如闲谈一样，有的专用土白俚语作评，求其淡入人心，如 Will Rogeis 一派，有的与普通论文无别，或者专素描，如 Stephen Leacock，或者是长议论，谈人生，如 G. K. Chesterton 或者是专宣传主义如萧伯纳。太半笔调皆极轻快，以清新自然为主。其所以别于中国之游戏文字，就是幽默并非一味荒唐，既没有道学气味，也没有小丑气味。是庄谐并出，自自然然畅谈社会与人生，读之不觉其矫揉造作，故亦不厌。或且在正经处，比通常论文更正经，因其较少束缚，喜怒哀乐皆出之真情。总之西洋幽默文大体上就是小品文别出的一格。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因为默幽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在写惯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种格调，无论何种题目，有相当的心境，都可以落笔成趣了。这也是一句极平常的话，犹如说学诗，最要是登临山水，体会人情，培养性灵，而不是仅学押平仄，讲蜂腰鹤膝等末技的问题。

因此我们知道，是有相当的人生观，参透道理，说话近情的人，才会写出默幽作品。无论那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其结果必有天下相率而为伪的生活与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内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热诚，半世麻木，喜怒无常，多愁善病，神经过敏，歇斯的利，夸大狂，忧郁狂等心理变态。《论语》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 伪的通电宣言，为功就不小了。

萨天师语录

萨天师与东方朔

萨拉图斯脱拉来到鹘突之国鲁钝之城，拜见国君俑，太子懦，宰相颛蒙，太傅鹿豕，主教安闲及御优东方曼倩，觉得这鹘突国中鲁钝城里，只有曼倩一人最聪明，只有他尚分得青红皂白，只有他不玩世盗名，游戏人生；他的笑中有泪，泪中有笑，东方曼倩对萨天师说：

萨天师！慈悲长老！你何以下临这冥顽之邦，俳优之朝？在这廷上，聪明人只能作俳优，也只有俳优是聪明人。我诚实告诉你，我已发明这城中聪明之用处，就是装糊涂！

你只知道噤口之聪明，你却不知饶舌之狡慧。

你何以离你的弥陀净土，你的山中明月？你是否也感觉山峒的严寒，而下凡饶舌以求暖？

也许你是来探访佩嘉禾章的痨病胸膛，我是来献殷勤于吃燕窝粥的小姐？

也许你要来访问善做讣闻的稳健青年，或是来问候长髯老

爷，在玩弄他们徽章？不然，或是你来瞻仰登天鸡犬的风采，及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香水闺媛的芳泽？

萨天师，慈悲长者！在这城中情感已经枯黄；思想也已捣成烂浆，上卷筒机，制成日报。

我告诉你这些话，并不求你相信：在这城市的春天，人心已经发霉，志向也已染了痨瘵；流水已充塞毒热的微菌，柳絮也传布脑膜炎的小机体。

你也许不相信：但是在这城中，奸滑都是老，无猜都是少；脸皮与年龄而俱增，寸心与岁月而弥灭——

在这城中，无猜青年请问：我们要把良心放在何处，把羞恶之心置于何地？长辈回答说：你只要端庄，饭有你吃的。改你羞恶之心，易以老成之面。长辈于是翻过去搂他的小老婆。

萨天师，老实告诉你，我依隐玩世，诽谑人间，也已乏了。我欣喜你来，因为我在饶舌之中，感觉寂寞，在絮絮之中，常起寒栗。我遨游乎孤魂之间，看那些孤魂在梦中做扒手，互相偷窃。

我欣喜你来，因为对他们，我常戴着俳优的假面具，我为他们学会傻笑的艺术。我凭这只傻笑面具，与他们往来。

我傻笑。你傻笑，他傻笑。我们傻笑，你们傻笑，他们傻笑，这是他们的文法。

今天我正在傻笑，昨日我已经傻笑，明早我将要傻笑。这是他们动词的变化。

但是他们的傻笑，非我的傻笑，他们的哈哈，也不同于我的哈哈。他们莫明我的嘻声，也莫知我露齿狞笑的高深。

因为我的狞笑是像焚毁城市的火灾，非像开花哔剥的银烛，

供闺秀赏玩；是像夏日之酷烈，不像冬日之和暖。我不使他们听我的笑声而舒服。

因为我的笑声是暴烈的，如火燎原的。我的笑容是魑魅的，使他们的主教蹙额，他们的绅士痛心。

维持风化：他们的秃头主教与大腹贤臣唱着。我们也在扶翼圣教：他们尖头软膝的绅士和着。我唾弃他们的风化，也不敢正视他们的床笫。

我的笑声，只使他们油滑的鸡皮脸起了微皱，使他们的獐目合上，而传达到他们便便的大腹——在这大腹中，受消化而起新陈代谢作用，连同海狗肾使他们壮阳。

他们把我的笑话当做春药，麻醉剂，他们热心圣道，有如斯者。他们也需要我供给补养料，医他们的神经衰弱症。

维持风化——同时给我们清甜易消的养料。他们的肠胃也怪可怜。

但是我的诙谑，饶舌，都有特别理由：在这城中，裸体的真理、羞赧已无容身之地，所以须披上诙谑的轻纱……

东方朔这样对萨拉图斯拉说。萨天师回答说：

我虽可怜你，但更可怜他们圣贤君子绅士的肠胃，尤其可怜羞赧无地披上俳谑轻纱的真理。

你这依隐玩世善放花炮的小聪明，你最善用聪明处，就是你的花炮与你的傻笑。你已学会保全你的头颅。

我恭贺你不会维持风化，扶翼圣道。难道真理可以屈身入宫，为鹘突国君的妃嫔，或是往来街上，替你们的国君贴标语？

维持风化：你们的贪污宰臣一齐唱着。但是我告诉你：凡维持必先改造，凡建设必先捣毁。

世上没有焚毁的火，不是照耀世界；没有可畏的太阳，不是煦育万类。

请你放你的花炮长久些，响亮些，使他们不致于昏入睡乡。最好玩的游戏莫如焚毁这大城。

因为从这大城的灰烬，将有新都出现，由这些破屋的旧址，将有新的耶路撒冷成立。因为我正在急切的等待复活，所以也一样急切的等待死亡。

但是，你听我的临别的赠言。你须好好的看护真理。给她穿上规矩守礼的服装，因为裸体的真理，不是他们的贤人君子所敢正视的。

——萨拉图斯脱拉如是说。

文字国

萨拉图斯脱拉立于市场讲道时，见有斯文长者侧立旁听，在一顶瓜皮小帽之下，露出一副獐头鼠目形容，削肩便腹，喉中吃吃时发奇声，又似吐痰，又似吞痰。在他静听之时，始而如有所思，继而若有所失；终而义形于色扬袂而去。

萨拉图斯脱拉说：我诚实告诉你们，防避你们的缙绅，民间的蠹贼。我以上帝之名警告你们，防避你们的读书人，如防避你们仓廪的老鼠。我以上帝之名警告你们，防避你们的正人君子，如防避草中的蛇蝎。

你们反对劣绅，但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绅未有不劣的。

读书是这些城狐社鼠的门路，识字是他们行窃行诈的法宝。

在文字国中，文字是缙绅先生的专有品，文字的艰深，是

他们戕贼百姓，使盲聋废疾的武器。

文章是他们要弄玄虚的拳套，是使观众眼花撩乱的舞术。但是我告诉你们，因此他们最高的文坛巨子，也只成了卖膏药的江湖拳士，只成了富翁做寿请来的戏子。

他们写的是寿联，行状，墓志铭，哀启，讣闻，告窆，碑铭，预备人家连同寿面，赙仪送赠朋友。

他们做的是宣言，通电，快邮，书面，谈话，新闻稿，一面向武人送秋波，一面向百姓撒烟障。而且宣言篇篇得体，通电句句雅驯。

他们的武器是刑名师爷的告状，是字句森严的奏折；他们专擅的，是等因奉此的公文，是实为德便的八行书。

于是在文字国中，文字乃难能可贵，而刑名师爷维持其饭碗。宣言一出，音韵铿锵，读者相与摇头吟诵，然其结果，亦等于国旗，悬彩，鞭炮。此为盛典中一种必不可少之点缀。

敌党谓之"伪"，仇军谓之"贼"，这是他们的修辞学；在人谓之"沆瀣一气"，在我谓之"精诚团结"，这是他们的文法。

弃甲曳兵谓之"通盘计划"，无意抗外谓之"保全元气"，这是他们的名句。但是主张保全元气者，不妨亦有义愤填胸，主张"不顾一切"之时。

妥洽未成，谓之"晓以大义"。和解破裂，谓之"执迷不悟"。出师，谓之"拯斯民于水火"。倒戈，谓之"愤内乱之频仍"。

军饷到手谓之"竭诚拥护政府"。恋栈不走谓之"不顾成败利钝"。

"学谫才疏"是履新上任之谦辞。"以让贤路"是引咎辞职

之雅语。“裕国福民”是包损劣绅之幌子。“涓滴归公”是贪官污吏的招牌。

刮民脂膏谓之“义捐”。强种烟苗谓之“懒税”。鸦片公卖名为“寓禁于征”。全身却走谓之“一面抵抗”。

“摧残民权”是失意政客之口号。“忠诚党国”是登天鸡犬之呼声。“民不堪命”必见于叛军之通电。“巩固威信”常呈乎贵人之文章。

萨天师说：聪明的中国人啊，你们实在太聪明了。文雅的中国人啊，你们的民贼实在太文雅了。

我未尝见过这样以礼为国的国家，也未尝见过这样相率为伪的文章。

我在世上未尝见过这样拯斯民于水火的爱国军阀，也未尝见过这般愤内乱之频仍的乌合之众。

我在世上未尝见过这样涓滴归公的贪官污吏，也未尝见到这样裕国福民的土豪劣绅。

然而缙绅的文字，也自有其根据——“道统”及“正名”哲学。正名是他们的哲学，仁义是他们的道统。他们相信名正言顺，因为名正言无不顺的，至于事实，似在其次。

在文字国中，文字就是符咒，文人就是巫医。文字的势力，不但可以治国，并且可以祛祟。你只消贴张字条于对面墙上，伤风自会好的。所以伏羲之功，在于神农之上。

但是我告诉你们，通电，宣言，也等于符咒及祛祟的字条。在非文字国的人，以为贴字条不定见效的，但在文字国的同胞，却明明以为见效，此所以为文字国。

萨拉图斯脱拉如是说。

上 海 之 歌

伟大神秘的大城！我歌颂你的伟大与你的神秘！

我歌颂这著名铜臭的大城，歌颂你铜臭，与你油脸大腹青筋黏指的商贾。

歌颂这搂的肉与舞的肉的大城，有吃人参汤与燕窝粥的小姐，虽然吃人参汤与燕窝粥，仍旧面黄肌瘦，弱不胜风。

歌颂这吃的肉与睡的肉的大城，有柳腰笋足金齿黄牙的太太，从摇篮里到土坟中永远露着金齿黄牙学猴狲“嘻！嘻！嘻！”一般的傻笑。

歌颂这行尸走肉的大城，有光发滑头的茶房，在伺候油脸大腹青筋黏指的商贾与柳腰笋足金齿黄牙的太太与面黄肌瘦弱不胜风的小姐。

你是何等的伟大与神秘！

在夜阑人静之时，我想象你的怪异奇诡；在南京路的熙熙攘攘中与黄浦江上的男女浮尸身上，我看见你的各种色相——

我想到这中西陋俗的总汇——想到这猪油做的西洋点心，与穿洋服的剃头师父；

我想到你的浮华、平庸、浇漓、浅薄——想到你断伤了枝

叶的花树，与断伤了天性的人类；也想到你失了丈夫气的丈夫与失了天然美的女子；

想到你失了忠厚的平民与失了书香的学子；也想到你失了言权的报章与失了民性的民族；

我想到你的豪奢与你的贫乏——你巍立江边的崇楼大厦与贫民窟中的茅屋草棚；也想到你坐汽车的大贾与捡垃圾桶的瘪三；

我想到你的淫靡与你的颓丧——你灯红酒绿的书寓与士女杂处的舞场；

我想到你的欢声与你的涕泪——你麻疯式的苏滩与疯狂式的吹打；也想到你流泪上轿的新娘与欢呼鼓舞的丧殡；

你的退隐的道台、知县、与玳瑁眼镜八字须的海上寓公，在小花园做瘟生；你的四马路文人，也在叙述征歌逐色的本领与欺负女性的豪气；你牛痴的公子哥儿，也在帮助消耗他们祖上的孽钱；

你痨病的烟鬼坐在车中，受颜色红润的鲁孙保镖的保护，如婴孩之在母亲的怀抱；你黄浦江中的痴男怨女，也在黄泥水中与黄色的鱼虾为友；

你有卖身体下部的妓女与卖身体上部的文人；也有买空卖空的商业与买空卖空的政客；

你飘泊海上的外人，有小的脑袋，壮的胫骨及硬的皮鞋；你飘泊海上的农夫，汗流浃背为厂主日纳十角车资而奔跑；你的红头阿三手持警棍——而这胫骨、皮鞋、赤背、警棍也正在交舞；

我想到你的诗人、墨客、相士、舞女、戏子、蓬头画家、空

头作家、滑头商人、尖头掮客——

在夜阑人静之时，我想到这种种的色相，而莫明其熙熙攘攘的所以；你这伟大玄妙的大城，东西浊流的总汇。你这中国最安全的乐土，连你的乞丐都不老实。

我歌颂你的浮华、愚陋、凡俗与平庸。

论 政 治 病

曲斋老人解“父母惟其疾之忧”，说要人常患政治病，病就是下台，所以做父母的每引为忧。我想政治病，虽不可常有，亦不可全无。姑把我的意见，写下来如左。

我近来常常感觉，平均而论，在任何时代，中国的政府里头的血亏，胃滞，精神衰弱，骨节酸软多愁善病者，总比任何其他人类团体多，病院，疗养院除外。自袁世凯之脚气，至孙中山之肝癌，以及较小的人物所有外内骨皮花柳等科的毛病合起来，几乎可充塞任何新式医院，科科住满，门门齐备了。在要人下野电文中比较常见的，我们可以指出：脑部软化，血管硬化，胃弱，脾亏，肝胆生石，尿道不通，牙蛀，口臭，眼红，鼻流，耳鸣，心悸，脉跳，背瘫，胸痛，盲肠炎，副睾丸炎，糖尿，便闭，痔漏，肺痨，肾亏，喇叭管炎，……还有更文雅的，如厌世，信佛，思反初服，增进学问，出洋念书，想妈妈等（毛病就在古文的不是，“养疴”二字若不是那样风雅，就很少人要生病了）……总之，人间世上可有之病，五官脏腑可反之常，应有尽有了。只有妇科不大有，其理由是中国女子上台下台者尚少，不然一定子宫下坠，卵巢左倾等等，也都不至无人

过问了。同时一人可以兼有数病，而精神衰弱必与焉。

我已说过，政治病虽不可常有，亦不可全无。各人支配一二种，时到自有用处。凡上台的人，都得先自打算一下：我是要选那一种呢？病有了，上台后，就有恃无恐，说话声音可以放响亮些。比方你是海军总长，而想提出一扩充海军增加预算的议案在阁议上通过，你若没有膀胱发炎或是失眠症，那个预算便十九没有通过的希望。假定你膀胱不能发炎，而财政部长却能血管硬化（血压太高），他便占优势，而你立下风了。财政部长要对你说："在这国帑空虚民穷财尽之时，你若坚执增加预算，我只好血压增高而辞职了。"那时你有什么办法？但假使你有膀胱发炎，你便有法宝在身了。你说："你真不给我钱，我膀胱就得发炎了。"这样旗鼓相当，财政部长，遂亦无话可说。此时行政院长，若有点机智，他必拉你在旁附耳说："老兄，你也不必这样坚持，财某的脾气是你所晓得的。我上回风湿都压不住他。他说要血压高，就一定血压高起来，在这外攻内患之时，大家应当精诚团结才好。所以兄弟说，你也不必坚执膀胱炎不炎了。改为失眠何如？你到汤山静养几天，而我也劝劝财某血压不要一定高，改为感冒，和衷共济，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不就得了吗？"不一会，你已经驱车直出和平门，在汤山的路上了，而那海军预算提案也正在作宰予的昼寝。

我并非说，我们的要人的病都是假的。患痔漏的要人，委实痔漏，怔忡症的政客也委实怔忡。我知道阎锡山真正患过长期痢疾，那是阿米巴作祟。社会已经默认痢疾是阎先生的专门了，而我并不反对。同样的，冯玉祥上泰山时，也真正有咳嗽。我们所要指出的是，凡要人都应该有相当的病菌蕴伏着，可为

不时之需，下野时才有货真价实的病症及医生的证书可以昭示记者。假定我做官，我不想发糖尿，尿而可糖，未免太笑话，西医的话本来就靠不住。大概肠胃中任何症都使得。我打算要有一个完全暴弃的脾胃及颓唐萎靡的神经。

我所以取消化病者，有以下的理由：做了官，这种病必定会发的，而且也合乎“吾从众”的古训。自然，我此刻有十分健全的脾胃，除了橡皮鞋以外，咽得下去的保管消化得来。但是无论你先天赋与的脾胃怎样好，也经不起官场酬应中的糟塌。我知道，做了官就不吃早饭，却有两顿中饭，及三四顿夜饭的饭局。平均起来，大约每星期有十四顿中饭，及廿四顿夜饭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场中肝病胃病肾病何以会这样风行一时。所以，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希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他们过那种生活，肝胃若不起了变化，才是奇事。我意思不过劝劝他们懂一点卫生常识，并提醒他们，肾部操劳过甚，是不利于清爽的头脑的。有人说谭延闿满腹经纶，我却说他满腹燕窝鱼翅。谭公为什么死啊？

闲话不提，总而言之，我们政府中比世界任何政府中较多闭结，脚气，肺痨，痔漏，神经衰弱，肚肠传染，膀胱发炎，肾部过劳，脾胃亏损，肝部生癌，血管硬化，脑汁糊涂的人物，人人在鞠躬尽瘁为国捐躯带病办公，人人皮包里公文中夹杂一张医生验症书，等待相当时机，人人将此病症书招示记者赶夜车

来沪进沪西上海疗养院“养疴”去。疗养院的外国医生那里知道那早经传染的脏腑及富于微菌的尿道，是他们政治上斗争的武器及失败后撒娇的仙方。

民国廿二年吊国庆

我生不逢辰　　思国令人哀
农村空九室　　学校户半开
读书称雅事　　算帐号人才
古物东京去　　班禅西藏来
关内贼氛炎　　长城鬼哭哀
诵经却倭寇　　试士赖长斋
主席逢僧话　　遗嘱宝刹埋
五卅无人问　　八股有谁猜
嗟今读书人　　吃苦尚安排
举头望遗嘱　　低头思秦淮
孝敬成宪法　　信义入招牌
文通忌姓马　　御寇亦罹灾
诗人悲杨柳　　义士骂桑槐
正气遭污辱　　文山一声哀
年来大事类如此　　国庆奚为哉

我怎样买牙刷

按：这是一篇极堪注意的社会速写，叙述于一九三三年，一位受过相当教育兼有中等阶级良心的人，在现在社会制度之下怎样买牙刷的经验。我想这篇，分该列入为 Edward Bellamy 名著《二〇〇〇年之回顾》的一章（是书已有人译出在《生活》周刊陆续登过）。我们后代子孙恐怕不容易明白，怎样他们的半开化的祖上在一九三〇年之会容许这种可笑的制度存在，而泰然自许为文明。也许在广告术未甚发达的我国，有许多人未上过我所上的当，但在国外，此种经验是中等阶级所同有，而不定是普通中等阶级所能觉悟的。但是我想，虽在我国，这种苦痛不久总会来的，因为广告术已经逐渐发达了。

也许我应先叙述我何以有买牙刷的问题发生。幼时，不管有无牙刷，我是很快乐的。也记不清我幼时到底用过牙刷没有。这种问题，于幼童的世界是不算一回事，而且于西欧常在床上早餐的贵族阶级也是不算一回事；只有在知书识字一知半解的中等阶级（无论何国），却常常发生而很普遍。闲话休提，不管我幼时有没有用过牙刷，我总是一直长大康健起来。我那时还不会见过有刷毛不齐作犬牙状而末加一簇长毛的“预防”牌

(Prophylactic) 卫生文明牙刷，所以不会上当，而心中也未尝有过丝毫的焦虑。如今才晓悟现代广告的欺骗我辈读书人，真要令人思之慨然，欲起而作一种社会革命了。

我得先声明本篇的主旨，并不是叫人不可买牙刷，只是说任何人应当可以用一角钱一支的牙刷刷净他的牙齿，假定他用充量的水。这一点事做不来，还能算是个男子吗？Sinclair Lewis 在他的杰作 Arrowsmith 中挖苦纽约某家基金极充足设备极富丽的医学研究所 (Mc Gurke Institute)，说凡是真正科学家都可以把自己屋顶的小房充当做研究所；你给他几根牙签几个玻璃管，他便可以研究发明起来。假定这句话不错（凡真正科学家都心中明白所言是实），那末纽约医学研究所的洁白磁盆及光亮夺目的仪器的用处，不过是使捐助基金的人自己得意，及使几个不会发明不会创造的研究员自己解嘲吧？James Watt 发明蒸汽机，先只靠一支茶壶。爱迪生少时发明就在一间后院的茅屋；Mrs Stowe 写她的杰作 Uncle Tom's Cabin 是用包裹黄纸做稿纸；Franz Schubert 做他的 Hark！Hark！the Lark！歌曲也是写在信封后面。是的，伟大的发明不会出基金充足设备富丽的 Mc Gurke Institute 出来的。事实上，我的牙医朋友已经偷偷的告诉我，据他的专门经验而言，许多非买 Prophylactic 牙刷不可的有钱太太，根本就不懂得这牙刷的用法。这些有钱的太太们，正像李格 (Stephen Leacock) 所嘲谑的西方银行家，出门避暑，想到钓鱼，必另买一双涉水的高皮靴，另做一件不怕风雨的大衣，买到一根值十几元钱的，挂有转轮的，科学式的渔竿钓鱼去。但是李格氏问，这些银行家会钓上鱼吗？真正的渔人，你只消给他一根竹竿，一条悬钩，他总会钓得鱼出来给你看。牙刷的道

理也无过如此。

但是这些平常道理，是我经过三年苦心研究最适宜科学最卫生最文明的牙刷的经验，才研究出来。上边已经说过，我幼时是很快乐自在的。我并不要用牙刷，也不管牙刷上面之变形角度是否与我的齿沿的圆弧相合与否。直到在某校时候，认识一位校医，才失了我天真的快乐（这位校医不久以前已经自杀）。他竟然告诉我：世上有这种毛病叫做齿龈脓肿，秘穴溃烂，文生博士病（Vincent's disease）等。像一切中等阶级，我一面增加知识，一面恐慌起来。他说世上毛病，什九是由牙齿不洁来的。而且秘穴所生之毒质，如不及早觉察医治的，简直可以传入脑部，令人发狂——我简直可以进疯人院。从此以后，我便不复知平安快乐日子了，而从此我便开始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文明最卫生的牙刷了。荏苒于今，已历三载，到了今日，才一无所到，空手回来。

不读书的人总以为牙刷只是一根刷子，而要使用方便功效易见，刷毛应该是整齐的，与毛刷、衣刷、靴刷相同，正如一只椅子，总应该是四足齐平才合理。但是我生性有科学的好奇心，很注意有什么新奇花样。因为我正在寻求什么新奇的牙刷，看见预防牌的刷毛不齐，呈犬牙状，末端又有高起的一簇刷毛，遂引起我的注意，犹如我现在看见一只三足短一足长的凳子，也会特别注意。我看见说明书，说这刷毛毛面呈向内弯的形状，与我齿沿向外弯的弧形相合，觉得很有道理，遂即刻决定“这是我最合理最科学的牙刷了”。那时我选定的，是一根刷柄向内弯三十度的牙刷。过后也曾买过一支刷柄向外弯三十度的牙刷，而并没遇见什么不测风云。于是使我猜疑，也许不向外弯亦不向

内弯的直的刷柄才是最合理化的牙刷吧？

但是事实上，在两年中，我是预防牌的信徒，轻易不改我的主张，虽然我已觉察，只有末端高出的一簇毛是用得着的，因为他部的毛万不会与牙齿接触。恰巧有一天，我的叔父死了，遗留三百元给我浪费。我就想到牙刷问题。我跑进一间药房，由腰包里掏出一张五元钞票，掷在柜上，叫伙计将市上最贵的牙刷给我。伙计拿来的是韦思脱大医生的牙刷 (Dr. West's)，价钱一元三角。不看犹可，一看我就恐慌起来。难道我两年来专受广告的欺弄吗？因为我发见这最文明最科学的牙刷刷毛的面是向外凸出，而不是向内凹进的弧形，正与我所相信的老牌相反；我发见这科学最近发明的成绩，末端并没有一簇高出的毛，反是两端毛短，中间毛长；说明书又告诉我韦思脱博士经过多年的试验，得到一个结论，说只有向外弯的牙刷才能与齿沿的内部的弧形相合。这有点像听见牛敦与恩斯坦各持异论，不免疑心有一人是错的。我带回这韦思脱博士试验的结论回来，一刷，发见不但齿龈的内沿刷得到，就是齿龈的外沿也一样的刷得到。我始恍然大悟。一跑出去，到最近的杂货铺用二十五个铜子买一支广东制造的平面直柄牙刷。回来之后用起来，感觉有刷毛整齐的牙刷刷过齿上的一种三年来所未有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小长大健康快乐时所用的牙刷。

假如我买文明牙刷的这段历史像一幕悲剧，那末我寻求文明牙膏的经验，真如同一部一百二十四回小说。那些各种牌号的牙膏、牙粉、牙水互相攻讦的广告，读了真令人眼花撩乱。简单的叙述起来，各种牙膏、牙粉、牙水我先后都已用过。我的经验包括 Dr. Lyon's Powder. Sozodont，Squibb's Dental Mag-

nesia，Pepsodent，Chlorodont，Kolynos，Colgate，Listerine’ Euthymol，Ipana各牌（家家说“惟我此家”货色是不害牙齿的)。我觉得用起来，无论哪一家都是一样，都不能伤损我生成洁白无疵的牙齿。我看见过化学室化验的证书，说某种牙膏于几秒钟能杀死几百万微菌（后来有医生告诉我，此家消毒水杀菌力不及盐水)；有某家广告警告我“当心粉红的牙刷”，说是用错牙膏，齿龈脓溃的先兆（其实刷时用力，齿龈微出血，是当然的事)；有的广告警告我，市上牙膏什九是完全无用的。我曾经因为见到有家广告说不可用牙粉，会伤牙齿，起了恐慌，置而不用，后来又看见Dr. Lyon's的广告，说非牙粉刷不干净，“要学牙科医生给你刷牙时的榜样——用牙粉”，乃又起恐慌，又起而用之。我会经受Lambert医药公司的诱惑，说用利思特灵(Listerine)的牙膏一年中省下来的钱可以购买以下任何物品之一种：“七磅牛排；八磅火腿；八磅小羊排；两只鸡；十二条咖啡卷；十瓶果浆；二十包面粉；三十罐头空心粉”……然而用了一年之后，并不见得我的太太赠我这些礼物。

幸而不久我见出破绽了。有一回Colgate，大约是良心责备，十分厌倦这些欺人的广告，出来登一特别广告，问人家：“你因看见广告而受恐慌吗?”并说一句老实话：“牙膏的唯一作用只是洗净你的牙而已”。我想上天的意思也委实如此而已。这是初次的醒悟。第二次的醒悟，是看见Pepsodent的广告，更加良心发现，更显明的厌倦那些欺人的广告，公然说：“使你的牙齿健全的，并不是牙膏——是菠菜啊！”我真气炸了肺，一直跑去问一位牙科的朋友，请教他“到底牙膏有什么用处”？他只笑而不说。我知道他心里在说“你可怜的中等阶级啊”！我要求一

个明白答复。

“什么”！我喊出来，“至少牙膏总能够洗净牙齿，不是吗？”

“老兄啊”！他拍我的肩膀发出怜惜之意说，“你要明白，洗净你的牙齿是水及牙刷啊！牙膏不过使你洗时较觉芬香可口而像煞有价事而已。”

“那末，用一两点香蕉露也可以吗？”

“亏得你想出来！”朋友转怜为笑叹一口气说。

我们两人紧握双手，宛如手中握住一件天知地知尔知我知宇宙间的大秘密。

杂 说

《秋水轩尺牍》所以曾风行一时，是因为中国寒士多，书中多觅馆求差语，甚有用处。

"思君"系古文中最无耻的话，然无人耻之。屈子，贾谊皆患此毛病。歌颂圣德，亦极肉麻，但前人亦不觉其肉麻。

孔子三过卫。孔子说话时，卫灵公只顾仰观飞雁。料想当时孔子情极难堪。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一句话，系在卫与南子同车时，见路人只看南子不看他的感慨。

孔子亦曾骂当时政客为饭桶。子贡问："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筲之士，何足算也！"斗筲系承米器，向来经师解为喻器量之小，不对。今人骂人，应曰承米器，或曰斗筲，比饭桶古雅，而语有所本。

苏东坡好吃鼻液，称其味甘美。又主张以口中津液漱口，是中国人漱口之最早者。（《上张安道书》论养生诀曰："若鼻液亦须漱，使不嫌其咸，炼久自然甘美。"）

爱国系爱己之一种。爱乡系爱莼羹。

现代学生反对考试甚是。但同时要求及格分数毕业文凭则

甚无聊，且矛盾。当今学校，应分学生为二种，一严格考试及发给文凭，一不考试不给文凭。如是天才与蠢才方不致同时同班毕业。

今日学生八时上课四时下课。课室中不许看书。故今日学校是把学生关起不许看书之最理想制度。

一群学生闻铃上课，闻铃下课，与一群羊闻铃出牢闻铃入牢，没有区别。

所谓一百分，系能答先生心中所要你答的话。高材生是教员肚子里的应声虫。凡能意见与先生雷同者或与书本雷同者，谓之高材生。

三十年前谈变政，办洋学堂者，未知彼辈今日所造之孽。

现在各学校课室中似乎都贴上一张章程：第一条，只许静坐，不许读书；第二条，不许用头脑，自有主张；第三条，不许交头接耳交换意见；第四条，不许吸烟以免触起灵机，天才出火。遵此四条校章者，年终品行一百分。

冒孔家牌者，非今日之《论语》，乃隋朝的王通。本刊偷《论语》之名，不偷《论语》之实。文中子偷《论语》之实，不偷《论语》之名。兹联语五则：

道理参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俱无碍目人。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

领现在可行之乐，补生平未读之书（录袁子才与人书语）。

论中西画

文章无波澜，如女人无曲线。

天下生物都是曲的，死物都是直的。自然界好曲，如烟霞，如云锦，如透墙花枝，如大川回澜；人造物好直，如马路，如洋楼，如火车铁轨，如工厂房屋。物用惟求其直，美术则在善用其曲。中国美术建筑之优点，在懂得仿效自然界的曲线，如园林湖石，如通幽曲径，如画檐，如板桥，皆能尽曲折之妙，以近自然为止境。

中国艺术的冲动，发源于山水；西洋艺术的冲动，发源于女人。

西人知人体曲线之美，而不知自然曲线之美。中国人知自然曲线之美，而不知人体曲线之美。

中国人画春景，是画一只鹧鸪。西人画春景，是画一裸体女人被一个半羊半人之神追着。

西人想到"胜利""自由""和平""公理"就想到一裸体女人的影子。为什么胜利、自由、和平、公理之神一定是女人，而不会是男人？中国人永远不懂。

中国人喜欢画一块奇石，挂在壁上，终日欣赏其所代表之

山川自然的曲线。西人亦永远不懂。西人问中国人，你们画山，为什么专画皱纹，如画老婆的脸一样？

中国人在女人身上看出柳腰，莲瓣，秋波，娥眉。西人在四时野景中看出一个沐浴的女人。

为什么学画必画女人，画女人必须叫女人脱裤，我始终不懂。

裸体画皆淫画，其赏美之根据系性欲。西洋艺术家坦然承认之，中国之西洋画师却不敢承认，名之曰“审美”，曰“鉴赏标准美”。

现在社会系男子的社会，故好画裸体女人。女子的社会必好画裸体男子，亦必美其名曰：“鉴赏标准美”。

雄狗会画，亦必认雌狗的大腿为标准美的极峰。雌狗画雄狗亦然。

西人女装所以表扬身体美，中国人女装所以表扬杨柳美。

女人西装表扬身体美者之美，同时亦暴露身体丑者之丑，使年老胖妇无所逃乎天地之间。

西人将花树剪裁，成三角圆锥子等形。或将花草植成字母，排成阵伍。这是中国人向来不会做出来的傻事，但今日愚园路寓公竟亦有效之者。

摩登式家具（电灯装饰等）及摩登洋灰房屋，主用直线，是代表工业时代之精神。上海大光明影戏院看来似欲效工厂之建筑。

上海大洋楼，皆忘记盖一屋顶。

西洋人好造灯塔，中国人亦有俗人仿造灯塔为西湖博览会纪念碑。常看之眼会生疔疮。

今日习西学的美术家建筑师皆俗人。

凡尔赛故宫为世界最难看之宫苑，因一切树木皆作对仗排阵伍故也。中山陵之树木，亦已皆作对仗排阵伍。

上海有几万个中国富翁，却只有一二座中国式的园宅。此上海所以为中国最丑陋最铜臭是最俗不可耐之城。

中国美术系 Apollonian Art 与西欧美术系 Dionysiau Art 之别，前者主幽静、婉约、清和、闲适，后者主刚毅、深邃、情感、淫放。中国美术，技术系主观的（如文人画，醉笔），目标却在神化，以人得天为止境；西洋美术，技术系客观的（如照相式之肖像），目标却系自我，以人制天为止境。

西洋近代画最受东方画影响，注意笔致、气韵、然除少数人，如 Cezann 外，尚未学得用笔。

仿画希腊罗马石膏像，在西方进步的美术学校此调久已不弹，然在吾国美术学校正在盛行。

德国学校有购买有正书局翻印古画为学生图画蓝本者。中国学校则不然。

中国人之西洋画，如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洋点心，一样令人无法消受。

附　跋徐讦《中西艺术论》

徐君所言，自是一种看法，一种说法。然予诚不敢苟同：以中国艺术为分析的，西洋艺术为整合的，予以为不然。若一枝梅花，一句佳诗，小巧玲珑，意在疏朗，以一部攫住全部精英，使人神会，无所用于全部之描写也。况风水之学正系发源于全

片景物的艺术鉴赏，或为五虎朝天，或为苍龙吸水，皆顾到全部之鉴赏处。若书法之重间架行列，画法之重经营位置，皆超乎骨法用笔应物类形局部问题。艺术之事，要在有中若无，无中若有，虚中见实，实中见虚，何所取乎全部之描写？故所谓分析的。恐只是注重潇洒空灵之意耳。至于所谓“中国艺术重要在于从自然中取来属于自己，把自己的能力与欲望放进去”，正是中国艺术强处。如予所谓中国美术，技术系主观的（如文人画，醉笔），目标却在神化，以人得天为止境；西洋美术，技术系客观的（如照相式的肖像），目标却系自我，以人制天为止境。艺术而不表现吾人之欲望，不以吾之欲望神化之，有何意味？良辰美景自是良辰景，若不加三字“奈何天”，则缺乏诗意。盖人不加以唏嘘惋叹则辰不良而景不美也。世上岂有辰自良而景自美乎？

有不为斋解

有客问有不为斋斋名用意何在，到底何者在所不为之列，这一问，倒令我深省了。原来士人书斋取名都颇别致。一派是经师派，如“抱经”，“研经”，“诂经”，“潜研”之类；一派是名士派，所名多有诗意，如“涵芬”，如“庸闲”，如“双梅影”，如“水流云在”，如“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等；一派是纪事的，如“三希”，如“铁琴铜剑”等；又一派是言志的，如“知不足”，“有恒心”，“知未信”，这些都带有点道学气味，而“有不为”恐怕只好归入此派。亦有言志而只用一字表出的，非常古雅，如“藏园”“忆园”“曲园”“寄园”等，这大概是已有园宅阶级，所以大可以洁身自好，与世无争了。虽然这名有时也靠不住，如租界上有村曰“耕读”，贫民窟有里曰“庆余”，野鸡巢有坊曰“贞德”，甚至大马路洋灰三楼上来一个什么“山房”，棋盘街来一个“扫叶”。这些本不是不可能的事，横竖不过起一个名而已，我们中国人想。

“有不为”是有点道学气，我已说过。看来似乎反康有为，而事实不然。因为世上名称愈相反的，气质愈相近。试将反康与拥康者相比，反康营中曾经拥康者十有其六，而拥康党里曾

经反康者，亦十有其八。如贞德坊之野鸡，庆余里之贫民，原来不过也是说说叫得好听而已。所以如孟子所说，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正可证明物极必反的道理。但是一人总有他所不为的事。朋友这样一问，使我不得不自己检讨一下。常时既不留心，盘查起来，倒也很有意思。我恍惚似已觉得，也许我一生所做过许多的事，须求上帝宽宥，倒是所未做的事，反是我的美德。兹将所想到，拉杂记录如下。

我不会穿西装革履到提倡国货大会演说，也不曾坐别克汽车，到运动会鼓励赛跑，并且也不曾看得起做这类事的人。

我极恶户外运动及不文雅的姿势，不曾骑墙，也不会翻筋斗，不论身体上，魂灵上，或政治上。我连观察风势都不会。

我不曾写过一篇当局嘉奖的文章，或是选过一句士大夫看得起的名句，也不曾起草一张首末得体同事认为满意的宣言。

也不曾发，也不曾想发八面玲珑的谈话。

我有好的记忆力，所以不曾今天说月亮是圆的，过一星期说月亮是方的。

我不曾发誓抵抗到底背城借一的通电，也不曾作爱国之心不敢后人的宣言。也不曾驱车至大学作劝他人淬励奋勉作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训辞。

我不曾诱奸幼女，所以不曾视女学生为“危险品”，也不曾跟张宗昌维持风化，禁止女子游公园。

我不曾捐一分钱帮助航空救国，也不曾出一铜子交赈灾委员赈灾，虽然也常掏出几毛钱给鬓发斑白的老难民或是美丽可爱的小女丐。

我不曾崇孔卫道，征仁捐，义捐，抗日救国捐，公安善后

捐，天良救国捐。我不曾白拿百姓一个钱。

我不好看政治学书，不曾念完三民主义，也不曾于幽默三分时，完全办到叫思想我听指挥。

我不曾离婚，而取得学界领袖资格。

我喜欢革命，但永不喜欢革命家。

我不曾有面团团一副福相，欣欣自得；照镜子时，面上未尝不红泛而有愧色。

我不曾吆喝佣人，叫他们认我是能赚钱的老爷。我家老妈不曾窃窃私语，赞叹她们老爷不知钱从哪里来的。

我不曾容许仆役买东西时义形于色尅扣油水，不曾让他们感觉给我买物取回扣，是将中华民国百姓的钱还给百姓。

我不曾自述丰功伟绩，送各报登载，或是叫秘书代我选述送登。

也不曾订购自己的放大照相，分发儿子，叫他们挂在厅堂纪念。

我不曾喜欢不喜欢我的人，向他们做笑脸。我不曾练习涵养虚伪。

我极恶小人，无论在任何机关，不曾同他们钩心斗角，表示我的手腕能干。我总是溜之大吉，因为我极恶他们的脸相。

我不曾平心静气冷静头脑的讨论国事，不曾做正人君子学士大夫道学的骗子。

我不曾拍朋友的肩膀，作慈善大家，被选为扶轮会员，我对于扶轮会同对于青年会态度一样。

我不曾禁女子烫头发，禁男子穿长衫，禁百姓赛龙舟，禁人家烧纸钱，不曾卫道崇孔，维持风化，提倡读经，封闭医院，

整顿学风，射杀民众，捕舞女，捧戏子，唱京调，打麻将，禁杀生，供大王，挂花车，营生圹，筑洋楼，发宣言，娶副室，发通电，盗古墓，保国粹，卖古董，救国魂，偷古物，印佛经，禁迷信。捧班禅，贴标语，喊口号，主抵抗，举香槟，做证券，谈理学……

与德哥派拉书

——东方美人辩

德哥派拉曼修：豫丰泰握别以来，忽忽经旬，其中事故，诚有出人意外者矣。犹忆是夕畅饮绍兴，吃螃蟹外，席上有数位誉冠一时之上海名媛东方玛但拿，因思及大著小说《夜车中之玛但拿》，曾劝君作一篇素描，名为“螃蟹与玛但拿”，而君于螃蟹则无意，于玛但拿则倾耳以谈，座间玛但拿诙谐百出，意兴酣豪，教我饮酒，教汝吃蟹，虽汝我皆不可教，而此情此景，何能忘之？岂料半月之间，先生离沪赴平，遂有风云不测，大祸临头也耶？当君抵掌谈心之时，窃谓先生幸得与中国风雅名淑见面，对于中国女子，或可翻然得新认识。岂知曼修竟因此入迷，褒扬过甚，语无忌惮，遂为召祸之由耶？现竟有北平潘女士向曼修示威，以褒扬为暗讽，虽曰中国人善读反面文章，曼修毋亦惊愕不知所以乎？兹特为先生解释中国摩登女郎之心理如下，以释疑惑。

据余所见西方文人游华，未有不窃窃称道，中国女子幽娴秀娟之雅致及其凌波曲线之娉婷，以为东方个别风韵，为西土所无者。惟曼修而外，未有公言中国女子之美者。报载曼修悍

然无忌，再四声明既好中餐，又好中国女人，甚谓或且将放弃终生独身主义而娶吾国女子，是诚吾国报界所未之前闻。盖向来上海西人未闻有称赞中国人之衣食宫室或中国女子者，即使有之，亦不刊之报章。英人密室闲谈，赧颜供认中国肴馔之佳烹调之美者，間或有之，但若有英人在俱乐部公然声明好中菜，或好中国女子，或好中国人民，则未有不蒙“半痴”（queer）之讥，而失其社会上之位置者。故如美国每一小城必有两三家中国“杂碎”饭店，上海则一家亦不可得。闲尝见欧人便衣粗服，东张西望偷入南京路新雅饭店，虎噬狼吞，大啖大嚼，至杯盘俱空，拂须而去。但谁曾看见体面西洋士女高帽燕服公然跨入新雅之门聚宴者乎？盖自英人视之，社会直无此礼法，公论亦所不容。今者风俗既成，即中国人亦不敢在外人之前，依吾国风俗食华餐，穿华服，说华语，居华宅矣。曼修乃于此际，出而扬言中国女子之美，其谁信之？最不信者，尤莫如中国女子。中国女学生以曼修为戏言，北平潘女士以曼修为讥讽。群雌粥粥，佥谓曼修滑稽成性，且——此最令人难堪者——有意戏弄中国女子。大晚报“火炬”有女士投稿，问曼修何不讥讽巴黎女子？潘女士质问：曼修为文人，何以不谈文学而谋女子，恰似大学二年级课室问话。且曼修既言欲娶中国女子，何以不言恋爱？未言恋爱先言结婚，亦失文明人态度。有一作者附和反诘曰：曼修以为中国女子服装“裹身”，然巴黎女服何尝不“裹身”乎？《时事新报》“青光”作者则取反躬自省态度问曰：何以曼修不讥西洋女子，独讥吾国女子？吾国女子其深思猛省乎？某女士亦发辞严义正之呼声曰：吾辈虽要体面，不可容人任意侮辱，然亦自身须有彻底之觉悟，其辞可悯，其诚亦可哀。种

种怪论，轩然大波，皆由曼修尝谓幽默之东方美人为曼修之理想女子一语所掀起。事之怪，有怪于此者乎？

德哥派拉曼修，吾人遭人侮辱欺凌，固早已心灰意冷，故谁有说一句中国好话，亦不敢相信。风俗所趋，积重难返，今者吾辈见有欧人游观天坛祈年殿，神魂怡荡，恭立不语，亦觉得祈年殿应赧颜低首，觳觫屏背，不知所措矣。吾所悔者，祈年殿非铜骨洋灰所筑成，吾所羞者，祈年殿楼仅有三层，不及沙逊大楼之高耳。假使此洋人果发一语，称赞该殿之美，该殿有知如潘女士者，亦必抗议曼修之戏言，或且将控以有意侮辱之罪。其情景恰似苦命丫头一旦遇人拍肩，亦必反唇相讥而诬为非礼，曼修固已出于非礼矣。为曼修计，惟有再三申明东方美人确为曼修所崇拜，始可取信于天下，而下次再有西洋小说家，发表与君同调之意见，庶几不被中国英雄大兴问罪之师乎？

自然，曼修知吾意。潘女士之豪迈不肯示弱，正是外强中干，西俗所谓 infeiority comlpex 也。曼修为小说家，当知有逊色之观念者，固不必真逊色于人。只要时时日日向一人曰“汝不若人”，不久其人亦自以为不若，此教会星期日校之所以养成许多“魔鬼子”也。小儿到校，闻师言好糖饵游玩即系魔鬼子，故废然返家以魔鬼子自居，以告父母，父母愕然。不有星期日校师，何来魔鬼子？先生之白种同胞，即东方之星期日校师，日日刮脸修胡，高帽白领以告我边幅不修之同胞曰：黄肤平脸者魔鬼子，而吾人亦几置信。自然上海英人俱乐部之所以夜郎自大以矜我者，非尽出于博爱，有所为而然也。夫生活竞存至不易，吾辈常人大都又系碌碌庸才。对镜自览，能无汗颜？以此治事，何事可治？故或托庇于名门显族以自慰曰，吾固贤人之

子孙也。至若此层办不到，如东方外人不必皆有名门显族可以托庇，则进一步托庇于上古之祖宗曰，吾固优种民族之子孙也。如此则借镜生辉，吾心泰然，万事如意，人人自信而不复致疑于自己之庸碌。美国心理学教授之言曰，自信即系成功之母，东方外人岂可无自信？故其卑人，非欲卑人，乃欲以矜已而已。且如此自信，对中国文物亦可放心不必研究。此姑勿论，余所欲言者，潘女士之何以心虚。上海英人既如此矜伐以骄我，又加以西洋裸体画及西洋电影明星如梅薇丝，嘉宝之丽质以炫我，遂使中国女生正自悔父母生我无金发碧眼以为恨。潘女士岂料到黑发柳腰之中国女郎亦可使欧人销魂动魄乎？且纵使称赞异邦女子可算为侮辱，则使梅薇丝，嘉宝见到中国电影广告称赞彼姝之肉感香艳，非起诉讼不可，此又岂潘女士所想到者乎？此姑勿论。然电影广告固已移我风而易我俗，其最明显证据，即潘女士之抗议曼修表彰东方美人也。东方美人，何言之虐！曼修何不谈文学，而仅讥讽吾辈弱质女郎乎？

中国女郎心理，已为君解剖。故以先生夸奖东方女子之幽娴风雅反遭不测，亦可释然。曼修谅不致灰心乎？曼修回巴黎，应即努力发明染金发碧眼之新术，则不但将发一笔大财，得中国女子为曼修主顾，且将使中国女子衔环结草没齿不忘曼修之功德。下次莅华，将见中国女生派遣代表团，高执标语到码头作热烈之欢迎也。尔时中国女子将颂扬曼修，不复以戏言罪曼修也。

语堂顿首

怎样写"再启"

我最喜欢看的是朋友书牍后的"再启"。一封书没有再启，就好像没有精采，没有弹性，作信的人话真说完了。有时使你疑心这人不老实；他要向你说的话，在未执笔之先，早已布置阵势，有起有伏，前后连串好了，所以连信中的话也非出之真情，有点靠不住了。我们知道尺牍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为它是真情最吐露，而最能表现个性的文字，而再启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他是尺牍中最能表露真情的一部分。再启中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临时的感念，是偶忆的幽思，是家常琐细，是逸兴闲情，是涌上心头的肺腑话，是欲辩已忘的肝肠语，使人读之，如见其肺肝然。有时他所表现的是暗示函中失言的后悔（女子书牍中尤多），或是迸吐函中未发之衷情。因为有这再启的暗示，回诵书中禁而未发之辞，遂觉别有一番滋味了。人生总是这样的，充满着迟疑、犹豫，失言。后悔或是依违两可之人，忽然果断，或是豪杰爽利之人，忽然灰心。现代戏剧之技巧，常在剧情紧张之际，描绘此种衷曲，使人有捉摸莫定之势，而最佳的再启，也就能表现这种地方。因为平常的函信，只是一人的说白，信后加一"再启"，就像有两人对话。那收信人的答语，似乎就隐

在“某某顿首”与“再者”之间的白纸中。比方有一位老父写一封满纸辛酸的信给他唯一的女儿，列举五六种理由，说明为什么他不能依她的请求，送她入北京女子师范（其一理由，是她有四位弟兄，都在大学中学，负担太重），却忽然在书后添了两行：“好吧；你尽管预备，秋间上学。信中的话全取消。”——这是多么动人！世界上最好及最坏的打算，都是成在这种一念之差的最后一刹那。

我最喜欢看见一人有能打自己嘴巴的勇气，或者一位学者，忽然慧心发现，将他掉书袋式的迂谈阔论，一笔勾销，付之行云流水，换上一句合情合理的话。比方有一位界子，假定他是一位律师，写一封道学严肃的信给他的妻，用最冷利的文笔及最缜密的理论，自第一点至第六点指出为什么非同她离婚不可的理由，签了名，然后添了两行潦草难辨的“再启”：“丝儿，我真发痴了。无论如何我要你，要你，你知道吗？我自己是混蛋。我们何时见面？”丝儿读到此地，将不禁心中一酸，泪珠盈盈，俯着去吻那张信笺了。倘使他从头蓄意经营，照例写些心肝肉儿的鬼话，反使丝儿读了麻木，不敢置信，反不如以上一封尺牍的伟大恢奇了。实际上我们常见一个妇人死心踏地跟着一个半筹莫展的莽汉，外人莫明其妙，就是被这种“再启”上涌出的几句话所缠住。这叫做冤家。

我曾听见，一次有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一位学问精通胸怀豁达的人，在他朋友房里替在中国传道的教士辩护。他所举的，全是学理上的理由。他说每个国家都曾输入外国的思想主义，而这种外来思想的输入，从远看去，只有增加该国思潮之丰富，决不会反使其思想贫乏；他说欧洲自身就受过希腊罗马

文化之赐，英国亦受大陆思想之赐不少。他这样引古证今的长谈廿分钟之后，他朋友说："但是希腊罗马并不曾派遣战舰，来一面保护荷马，荷雷斯，一面枪杀荷马，荷雷斯正要救其灵魂的中古欧洲人啊！"那位教授扑地一声，现出会心的微笑，承认失败了。我想世人能够常有这种翻然警悟的一念，世上就较少陈腐迂阔现代评论派的议论文章。世人能多写这一类的"再启"，也可免伤许多无谓的气力，免引许多无谓的辩难。兹举以下二篇附有"再启"的函信，以便世人参考研究。

举例一

这是我的朋友在某校当教师要求增加薪俸的一封信。在一切我所看过的"再启"中，恐怕无出其右者。若照以前的人的说法，定列"神品"。

某某校长大鉴：到校以来，倏以三载，幸蒙先生随时指示，无得大过。兹启者，国难以来，东北沦陷，谁无心肝，敢复忍痛教书耶？某尝外计国家之前途，内察家庭之实况，认为除了辞职，脱离教育，别无办法。盖近今生活既高而某除一妻三子之外，又有叔父三，婶妈四，皆赖某一人之力仰给。月俸五十而每月开销则在一百五十以上（此数包括三位叔父四位婶母十五位侄儿轮流一年必有一次之医院手术费）。今者已罗掘俱穷，挪借无门，且自到校以来，衣食且将不给，岂复有闲钱购书，闲情阅书耶？学问荒芜，问心有愧，长此下去，岂堪设想？为此种种理由，再四思维，认为非脱离教育，另谋出路不可。恳请准予自本暑假始，解约离校。吾意已决，幸毋慰留，栽培之德，

容后图报。此请

道安

某某顿首

再启者，先生如悯其愚昧，赐加薪俸五元，辞职的话，全盘取消。

据说该校长接到这封信，为“再启”中两句话所打动，认为宇宙奇文，即加薪俸十元，自此以后，彼此相得，现某已升为该校训育主任矣。

举例二

以下是吕某写给南京友人的信。吕曾留学东瀛，专治经济，作信时已赋闲三年左右。论其文情，当列“逸品”。

蔚兄：年来萍踪靡定，出巴蜀，留汉中，入故都，游历城，都为觅一馆地计耳。奈天不假缘，事与愿乖。谋事无成，遂亦懒于执笔。且数年以来，落魄困顿，友朋中即有去信，亦少见赐复。前曾修书与交通部于某，迄今两旬，终无回报，某亦不期其回报矣。此次由京来沪，途中遇前早稻田同学老石。据说渠在陕西省府供职。不意以老石之才学抱负，亦终流为军人走狗！弟意欲救中国必先打倒军阀，而欲打倒军阀，必由吾辈有新教育新思想之人，下定决心，不吃武人之饭而后可耳。时至今日，所谓文治政府者究何在？所倡军政分权者又何在？武夫跋扈，予取予求，文人逢迎，必恭必敬。且苛捐杂税，有加无已，民权民财，剥削殆尽。实业不振，青年嚣张，学者尚空谈而不务实践。外忧内患，迫于眉睫，而作京官者，犹复醉生梦

死，角逐于笙歌酒色之场。呜呼已矣，言复奚益，徒增惆怅耳。此种混恶政治，如何叫人热心？顽闲之余，无以解忧，聊作数行，一肚牢骚，随笔至，兄作无聊人废话视之可耳。

某某顿首

再启者：顷按交通部老于来信，谓已替我谋得××部参事一席，月薪四百。天啊！我要到南京去了！

再再启：弟拟明晚夜车晋京，翌晨八时抵宁，兄可派一部用汽车到站相迎否？某又及。

宗教与脏腑

——有不为斋随笔

《论语》曾刊龚定盦论肾主记忆及通呼吸语，以见古人生理观念之一斑；苏东坡上张安道书亦有鼻液下咽之养生妙论。近偶读俞正燮《癸巳类稿》，“书人身图说后”，更觉其味湛然。据篇首第一句俞所见书，是“西洋罗雅各龙华民邓玉函所释其国人身图说”。“其国”二字甚妙，盖谓其国人身与中土人不同也。俞谓“此书在中国二百年矣，未有能读之者”。考此三人中，邓玉函于一六二一年莅华，一六三〇年逝世，在华期间最短，故译书当在此九年期间内。论文大旨，是阐明中外人脏腑经络确有不同，而结论谓因脏腑之不同，故宗教亦不同，其中演绎根据，似只凭直感而已，恐怕不易用科学方法证明。俞氏之言曰：

“其人南怀仁于康熙时上穷理学书云，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头脑之内，亦不出此书之旨。惜脏腑经络，事非众晓。脏腑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人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脏腑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脏腑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于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当殷然自惜，掉首芟舍，决然舍去者欤?!”

俞所谓中外脏腑不同，据他看这本书的结论是这样的：

"中土人肺六叶，彼土四叶；中土人肝七叶，彼土三叶；中土人心七窍，彼土四窍；中土人睾丸二，彼土睾丸四；中土人肠二，彼土肠六；中土人肝生左，肺生右，肝系在心系左，彼土心系在肝系左；中土人心带五系，彼土心有大耳二，小耳十一，则所谓四窍者，又有二大孔，十一小孔。"

按西洋人身解剖学发达于十七十八世纪，血脉循环之理发明于 Harvey（参见 Buckle《英国文化史》）。罗雅各等所译一书著作既在十七世纪初叶，固然未必尽是，如所谓心有十一小耳，未知究何所指。然大体上，比中土高明，如中说肝在左，心在右，似错误的太离奇了。未知中国人观察力，何以如此薄弱？心之搏跳，到底可以按手扪得。至于睾丸四，当系指副睾丸或指摄护腺，在图说上，与睾丸同形，显然为四，未免使俞惊叹。

俞考定生理之法有二：一，自扪；二，引证古书。儒药所以为儒，就在此点，自扪法，可行于睾丸，故俞曰"及儒自扪睾二，隐约其四，睾之文耳"。"文"当指睾丸之输管等，隐约合睾丸扪之似有四也，殊不知西人却不是如此扪法。引证古书尤妙。其论据是《洗冤录》，《汉书》，《素问》，《战国策》等，真令人哭笑不得。根据这些书，他证明"人生实异"，不可强同。有一段很妙："向读金楼子，言纣剖比干心有十二穴，其事无所出，或此是西方古说，梁元帝得之西僧者，因以附之比干。此书初译，幸与儒之不读书不通经脉脏腑者商之，故得存其异趣，"其意若曰，若不幸与通经脉读诗书之儒商之，必改为七窍，而西土异趣遂不得传。他据《灵枢》《本神》，知道男子如精是藏于肾的，"肾藏精，精者髓也。《海论》云，脑为髓海，是精由脑随脊而下。今据此书，则西洋人生源已异。古经言精路不由

与胃膀胱，不为不净。精髓督脉而下，故谓之精，而此书言要肾积质具（与?）积溺，则佛书以出精为出不净，自是西土禀赋不同，亦不足怪。”这是俞的精出脑说，及精实净说。

他又说子宫中西不同，曾引汉书，证明“羌以妇人肠为子宫”（虽然论据甚薄弱）：“羌汉不同，则西洋与中土不同，均不足怪。”他引佛书描写子宫形状，代表西土曰：“佛家禅秘要法云，子藏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如猪胞，如芭蕉叶，如马肠，如臂钏，形上圆下尖如贝齿。此书（《人身图说》）言子宫有颈，以硬肉成，能缩展拳张，长圆而空，如狗喉管，皱缩不平，则非膀胱之渗者。可知言子宫外广而短，户有细皮阻冷气，亦为中土人所不能言。”

以上可见俞氏一般论调了，读了甚有趣，但不疑其篇末匆有宗教与脉胳之怪论也。古读书人好作零星笔记，好随意揣侧下论断，极少缜密理论，大抵与俞相似。闻友言有西人问，相传中国女人阴户是横的，未知确否，是与俞一般见识，且发见于二十世纪，俞不足深责矣。

又《癸巳类稿》十五卷《天主教论》，将拜日教，拜火教，佛教并为一谈，名为西土，也有相当滑稽。其说耶稣，竟谓“尔撒（即耶稣）圣人者，亦阿丹（即亚当）当圣人之后。……或通其妻，托求异术。尔撒告妻，畏人缚发。于是夜暗系其发，仇至遭擒，便被杀害。其徒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复事天。”是将旧约犹太英雄参孙事，误托耶稣，且耶稣无娶妻。其考十字架，谓系“翘手脚视日”，符拜日教之义。末云：“今天主教皆罗刹，力距佛，佛以罗刹名被之夜叉戾厉，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刹安之。其自言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

工极巧，而心窍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乃好诱人为之，而自述本师之事，亦不求所本。然则耶稣在罗刹为持世之人，而他部之人入其教，则亦无心肝之人矣。”

《作文六诀》序

近来“作文讲话”“文章作法”的书颇多。原来文彩文理之为物，以奇变为贵，以得真为主，得真则奇变，奇变则文彩自生，犹如潭壑溪涧未尝准以营造法尺，而极幽深峭拔之气，远胜于运粮河，文章岂可以作法示人哉！天有星象，天之文也；名山大川，地之文也；风吹云变而锦霞生，霜降叶落而秋色变。夫以星球运转，棋列错布，岂为我地上人之赏鉴，而天狗牛郎，皆于无意中得之。地层伸缩，翻山倒海，岂为吾五狱之祭祀，而太华昆仑，澎湃而来，玉女仙童，耸然环立，供吾赏览，亦天工之落笔成趣耳。以无心出岫之寒云，遭岭上狂风之叱咤，岂尚能为衣裳着想，留意世人顾盼，而鳞章鲛绡，如锦如织、苍狗吼狮，龙翔凤舞，竟有大好文章。以饱受炎凉之林树，受凝霜白露之摧残，正欲收拾英华，敛气屏息，岂复有心粉黛为古道上人照颜色，而凄凄肃肃，冷冷清清，竟亦胜于摩诘南宫。推而至一切自然生物，皆有其文，皆有其美，枯藤美于右军帖，悬岩美于猛龙碑，是以知物之文，物之性也，得尽其性，斯得其文以表之。故曰，文者内也，非外也。马蹄便于捷走，虎爪便于搏击，鹤胫便于涉水，熊掌便于履冰，彼马虎熊鹤，岂能顾

及肥瘦停匀，长短合度，特所以适其用而取其势耳。然自吾观之，马蹄也，虎爪也，鹤胫也，熊掌也，或肉丰力沉，颜筋柳骨，或脉络流利，清劲挺拔，或根节分明，反呈奇气。他如象蹄有隶意，狮首有飞白，斗蛇成奇草，游龙作秦篆，牛足似八分，丽鹿如小楷，天下书法，粲然大备，奇矣奇矣。所谓得其用，取其势，而体自至。作文亦如是耳。昔人批点左国史汉，辄喋喋惊叹，以为文高不可及，非八股笔法所可衡量，岂知古人行文本无笔法，本无体裁，亦尽其性，犹斗蛇游龙马蹄鹤膝之尽其势而已。势至必不可抑、势不至必不可展，故其措辞取义，皆一片大自然，浑浑噩噩，而奇文奥理亦皆于无意中得之。盖势者动之美，非静之美也。故凡天下生物动者皆有其势，皆有其美，皆有其气，皆有其文。后世文人，作文章轨范以自茧，笔法章法以自缚，仁义道统以自绳，是非毁誉以自戒，先断丧其生命，桎梏其性灵，使之不动，不动而欲得其势，其美，其气，其文，愚孰甚焉？结果削足就履，得一条臭裹布，无复马蹄之遒劲，虎爪之雄强，鹤胫之削拔，熊掌之圆浑矣。作《文章六诀》，以阐此理，是为序。

作文六诀

作文本极易事，不知如何，在今日似乎很难了。学生拿起笔来，旁皇终日，怎样开题，怎样收束，怎样才可谓得体，都有点玄妙莫测。所以现在一谈到作文六诀，便使人有莫大的奢望，以为文学有莫大的神秘存乎其间。所以也有许多"文章作法"的书籍出现，内容大概是讲取题，命意，构思，布局，起伏等。外国也有许多"大学作文"的课本，大概教人"每段须统一"，"逐段须演进"，"用字须恰当"等天经地义家喻户晓童叟皆知的话。其实这些大学教授作者，先就犯了作文首求清顺的原则。我们读来，总觉得他们应该写的不是一本书，却是一封给书局老板的信，明白晓畅的说明他们的意思如下。

某某大鉴：敬启者，弟近日穷窘万分，内子卧病数月，医药之资不给，兼以裁缝牛奶煤火帐项久已拖欠，无法可想。一家本有四口，以次昊天不吊，又是孪生，令人哭笑不得。足下亦人父也，谅知此中苦况。未知可慨然解囊以数十金相助否？弟原拟著一书，名曰"作文金钥"，向足下预支版税，弟以心绪恶劣，草草著述，反贻大雅之讥，弟素性孤僻，宁可密室借债，不可贻笑大方，乞谅之。某启。

这便是我所谓晓畅的文章。

其实这种书所以令人讨厌，就是因为内容所讲都是三尺童子皆知的话，这又是犯了一条作文要则（见下第三条："敬重读者"）。不然，便是故示玄奥，使人望之生畏。再不然，便是唠唠叨叨，不得要领。近日因为看到这种书之唠叨，所以发愤，也来谈谈这个题目，只因不肯自欺欺人，所以就将要说的话于一篇中说完，不把他铺叙敷衍成书，因为这样又要犯了下文所谓"倦则搁笔"的第六原则了。

自然，此地所讲的，是著作，不是编纂报告之类，是指文人的作文，非指抄帐簿，拟公文之类。无论作长篇小说或是短篇小品，这六诀都可适用的，尤其是短篇小品。其实作小说，写小品都非常简单，虽然作者先要有文学天才，但天才并不是可传授的，所以可以不谈。耶律大学近代文学教授 Wiviam Lyons Phelps，是一位研究现代小说专家，他就曾说过，小说者是"一个讲得好的故事"(A good story well told)，非常简单明了，以外再不易寻到更确当的定义了。一位哈佛大学教授下文学的定义说："文学是真纯的思感用美妙的文字表现出来。"也许号称文豪的人要不高兴，但是著作委实是如此简单。文学创作的技术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神秘的。

假定一人有了文学天才，这天才如上述是不可传授，虽然可加以培养，所以也不必谈。但是关于下笔为文的风度有几点是要注意的，不然，作文便会令人昏昏欲睡。计得作文六诀，分述于下。

（一）要表现自己——老练官僚是专门说谎话，支吾话，八面玲珑话，令人捉摸不定的话如"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作

家却不可这样。“今天天气哈哈哈”的话于官吏是相宜的，于文人却是致命伤。如果文学家要说谎，便应老老实实说谎，而不可哈哈哈八面玲珑支吾塞责。文人须有勇气，不怕有自己的主张。Eu ipides 说的好：“不敢有自己的主张者，就是奴才。”比如有要人，发表关于月亮的意见，可以这样说法：“某同志已经说过，月亮是圆的，我们哈哈哈！完全同意。”假定某同志是上司，而提出抗议，该位要人便应赶紧更正说：“兄弟失言了。兄弟原意说月亮是方的。兄弟哈哈哈！完全同意。”文人却不能如此出尔反尔了。他应凭良心说：“我所见月亮是圆的，而且据我看来确是紫色的。信不信由你。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想这条原则不但可行于文学，也可行于政治。假定大家皆说老实话，不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也可以为国家人民省掉多少无谓的痛苦与牺牲。记得扩大会议之时，冯阎叛变中央，激战数月，亏耗国币二千万，损伤士兵十余万，假如当时冯阎肯与中央开诚布公老老实实交换意见，这些战乱都可避免。阎锡山应该这样电蒋：

“蒋公勋鉴。某居山西十有八年矣，颇思换换地方。公坐镇南京太久了。我们换换位置如何？巧。”

蒋公得了此电，应当急回曰：

“阎大哥，你真傻了。国家大权。受之于党，岂可私相授受？但如果你想换换空气，或是讣闻中想加两种勋爵，总有办法可想。你知道中国这时民心厌乱，不堪内战。如果你肯罢兵，我敢担保国民愿意每月给你一百万元，还是此法来得经济。你想是不是如此呢？皓。”

冯玉祥也可来一电：

"蒋同志：我久困西北，士兵没饭吃，难道叫他们真正靠天吃饭吗？你不给我饭吃，我就要跟你打。你知道我是佩服你的英勇，非万不得已，决不与你打的。我公总有办法，可以替我的士兵找点饭吃吧？马。"

蒋公又可来一回电：

"冯大哥，来电开诚相示，至为感谢。我比你更恶动武。你佩服我好将，我亦佩服你好汉。来南京谈谈吧。我要给你饭吃。如得同意，当即派私人飞机迎接尊驾。感。"

这时张少帅读了这些马电感电，也就发表谈话如下，作和事佬：

"你瞧！他也不愿意打他。他也不愿意打他。那末谁也不要打谁，不就好了吗？俭。"

这样十天内双方老实交换意见，空气为之一新，积见为之一除，问题纠葛所在，也就大家明白，再加以报纸言论公开排解，那回惨战也就可免了。只因那回文电做得不好，大绕大弯，说些什么"扶植民权"，"打倒独裁"的鬼话，弄得问题之症结所在，大家也不明不白，这都是两方幼时小学国文训练失策作得不通顺晓畅所致。结果"先礼"之次，就不免"后兵"了。小学国文教学失策，遗祸至此，令人愤慨。

（二）感动读者——读者是喜欢受感动的。要感动他，自然先要取得他对你的信仰。对他讲他所不懂的话，他便信仰你而为你所感动了。如果你讲的是病理，拉扯些阴阳五行之说，肝火上升，为水所阻，一套他所不懂的话，读者便点首称善。如果你所讲的是金融，用点滚利，净利，复利，周息，标金，大条等专门名词，读者便非常信服你，而为你所感动了。等到你

已经压服他而他已经信服你，你随便乱谈都无妨，都觉得句句有理，头头是道。自然，你得先懂得内行话，这不必说了。最要是，你得看向谁说话。如果是向塾师讲话排儒道，尽管搬运《礼记》《春秋》《论语》《孟子》，如果你同浸礼会耶教徒辩证耶教道学之无理，必须尽量称引《圣经》，越僻越妙，表明你《旧约》看得比《新约》一样烂熟，而《撒加利亚书》比《创世记》烂熟。因为浸礼会教徒《撒加利亚书》总没有念的《创世记》烂熟。你这样引经据典，他就非常敬重你了。要点在于讲读者所信仰的题目，而偏要高他一等。你要同反对白话的人说理，引四书五经是不够的，最好引点纬书僻书，如太公金匮、范子、鲁连子、胡非子之类。你要同钱庄店倌说话，便不可引鲁连子，你应该无意中透露你认识某卷烟税局局长的消息，你便可压服他。对烟卷局长说话，你又须换一种口气，告诉他在某席上你同 TV 宋，HH 孔谈话，而为要取得他们对你的信仰，你要说他们穿的是洋装或是中装：TV 没有胡子，HH 却有胡子。况且你的夫人是 TV 的同学的夫人的同学。说到此地你已经听见卷烟局长叫茶房开香槟的声音了。作文也是如此的。你要提倡国语罗马字，绝不可同人讲什么理由，讲理由他会看不起你，看不起你，自然你理亏。你只消说某年月日教育部令这个，又某年月日部令那个。你便头头是道，而读者也不觉得无聊。

（三）敬重读者——文字有作者与读者双方关系，读者固然要敬重作者，作者亦应当敬重读者，谁也不可看不起谁，不然使双方感觉无聊，读者掩卷而去了。恐怕文人最普通的毛病就在此地。这原来就是韩愈“惟陈言之务去”一句老话。不要说陈言，不要说烂话，不要说天经地义童叟皆知的话，人人说过

的话，读者早已知道你要说的话，及一概不必你说的话。从前有现代评论派某文人，也出了一本文集。不幸他是专研教育与社会学，这两门都是我所认为在学术上很无聊的科目。我读了他满纸唠叨的老话，气得发昏，将他每段首句集拢来，结果如下：

"教育者人类灌输知识之程序也。"

"据我的意思，婚姻是两性之结合。"

"中国是世界最大之国，人口四万万。"

"青年人最要是读书。"

"欧洲之有耶教，犹如中国之有儒教。"

"吃烟，喝酒都有害康健。"

我可以代加一条：

"虾子豆腐者，豆腐加虾子之小菜也。"

这种文人所以讨厌，就是因为他们太看不起读者，太不敬重读者。谁高兴让人当小学生看待？萧伯纳说过"平常妇人与贵妇之别，不在于他的行为风度，是在于你如何待他"（似是《卖花女》语）。凡读者都要人家当他很有学问，犹如凡妇人都要人当她贵妇。比方你在讲某种毒瓦斯之化学成分，得先插进一句"自然你知道"，读者便快活了。你当他是一位化学家，不久他也自以为是化学家。这种地方很有益学问，令人风雅。你也风雅，假定他也风雅，这是作文风度要点之一。家喻户晓的话不说，他就喜欢你。有笑话，只要讲，却不可揭穿，虽然他不懂，假定他懂了，他就觉得高贵。用点高深怪僻词句。却不加以解释，他也就觉得真如入大雅之堂了，懂不懂是不相干的，要紧是彼此互相敬重，就高贵起来。明知他不懂，必认为他懂；

明知他不会举一反三，必认为他会举一反三，只举一隅；明知他没有想象力，却必含蓄，假定他有想象力。世上最快活的事，莫如被人当为我所不甚了了的科目的专家。这是训练想象力之最好方法。浸润其中多年，一人的谈吐为人自然也风雅了。譬如你当武人的秘书，常常对他讲“宁缺毋滥”，“民脂民膏”，“民生主义”；虽然明知他不知这些字怎样写法，他必定喜欢你。不久，你瞧，这些字眼儿，他也用起来了。

（四）精神爽快，始可执笔；必要时，抽烟助兴。——凡人不爽快时，作起文来，也必不爽快。尖酸的作家，或脾气不好好为人师的作家，必为人所讨厌。作文时应当是丰神奕奕，说得滚热，说得拍节，不费思索，佳文佳句，一一由笔尖下流滴出来。倘你自己不爽快，说一句，停一句，读者也必同你一样不爽快。到了此时是抽一根烟，或是掷笔到外头散步散步，文思就会再涌现了。文思来了，借你的笔尖一句一句给抄录下来，就成文。反是，苦索饥肠，排比次序，前后修改，就是赝品，无生命，不值钱的。至于抽烟而文思仍然不来罪不在烟，而在你，便应当去卖豆腐。要明白你不是文人种子，必要滥竽，便是污蔑文学之尊严了。但只要你有一点天才，只须冒烟，因为烟可以冒得你的天才出火。

（五）随兴所之——佳文佳作与博士论文所以不同，就在此点。通常博士论文所以写得那样没有精彩，就是因为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没有感兴的，一半因为不知谁人作俑，传授大学生那种无精打彩的作文家法。博士论文的作法与四马路世界书局中西书局的作品，大致相同。博士论文的章段大概是这样讲的：

第一章　×与个人关系

第二章　×与社会关系

第三章　×与国家关系

第四章　×与世界关系

“×”所以代表“治外法权”，也可以代表“皮蛋”，这都没有关系。你只消照这格式板套做去，博士就准定是你的囊中物了。

四马路博士的论文，大致也是一样的。

第一章　太极拳之历史观

第二章　太极拳之地理观

第三章　太极拳之国学观

第四章　太极拳之国际观

第五章　太极拳之体育观

第六章　太极拳之道德观

第七章　太极拳之智育观

第八章　太极拳之灵性观

第九章　太极拳之经济观

第十章　太极拳之社会观

你看这样一个目录，你就知道作者是没有感兴，没有神感似的，一章一章写下去，敷衍成书宝钱的。至少我不相信作者写“太极拳之国际观”时与写“太极拳之灵性观”是一样的感兴的，只是按步就班逢场作戏而已。因此四马路博士也可以编一种世界自修丛书，差不多各本得体，没一本精彩，也没一本特别坏。丛书书目如下：

世界拳术自修宝钥

世界三民自修宝钥

世界卫生自修宝钥

世界理发自修宝钥

世界补齿自修宝钥

世界园艺自修宝钥

世界养蜂自修宝钥

世界求婚自修宝钥

世界护产自修宝钥

世界珠算自修宝钥

世界跳舞自修宝钥

世界游泳自修宝钥

"无疑的"这不是随兴所之之作，里面看不起兔起鹘落翰逸神飞之文；只是按期交货千字几角钱的货色。世上确有一种人，真以为生活非常简单，可以编排整理，井井有条，分隶青年会德育智育体育的红三角。

（六）倦则搁笔——此条可由上条推得而知。世界上连篇累牍江河浩瀚的书籍，都是因为不守此条原则而来的。文章与其收束不好，还不如全不收束，突然而来突然而去之"奇妙"。在古昔的文评说起来，这是"神出鬼没"的文章，是"见头不见尾"的云龙，非常高妙可爱。假如你以上所说的是有精彩的话，忽然牙痛，半路截住，一脚踢开，后世论者批评起来，必曰"陡然勒住，如悬崖千仞，奇绝奇绝"。这正像威尼斯的断臂石像，因为断臂所以更宝贵。或如 Schubert 之"未完合奏曲"，千古莫能续之。章宝斋是最有见地的人，他明白"夫文章千化，侔于鬼神，陡然而来，戛然而止，何尝无此景物，何尝不奇特，但如山之崖峭，水之波澜，气积势成，发于自然，必欲作而致之，

无是理矣”（古文十弊）。又曰“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文理篇）。作文只须顺势，如一条小河不慌不忙，依地势之高下，蜿蜒曲折，而一弯溪水妙景，遂于无意中得之。若必绳以规矩方圆，景以营造法尺，结果只成一条其直如矢毫无波澜毫无曲线的运粮河。这条运粮河是载八股先生赴殿试及载阿猫阿狗取洋博士的河道，但不足以言文了。

论 西 装

许多朋友问我为何不穿西装。这问题虽小，却已经可以看出一人的贤愚与雅俗了。倘是一人不是俗人，又能用点天赋的聪明，兼又不染季常癖，总没有肯穿西服的，我想。在一般青年，穿西装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在追逐异性之时期，因为穿西装虽有种种不便，却能处处受女子之青睐，风俗所趋，佳人所好，才子自然也未能免俗。至于已成婚而子女成群的人，尚穿西装，那必定是他仍旧屈服于异性的徽记了。人非昏聩，又非惧内，决不肯整日价挂那条狗领而自豪。在要人中，惧内者好穿西装，这是很鲜明彰著的事实。也不是女子尽喜欢作弄男子，令其受苦。不过多半的女子似乎觉得西装的确较为摩登一等。况且即使有点不便，为伊受苦，也是爱之表记。古代英雄豪杰，为着女子赴汤蹈火，杀妖斩蛇，历尽苦辛以表示心迹者正复不少。这种女子的心理的遗留，多少还是存在于今日，所以也不必见怪。西装只可当为男子变理的献殷勤罢了。不过平心而论，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为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

不知怎样，中装中服，暗中是与中国人之性格相合的，有时也从此可以看出一人中文之进步。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西装，或在外国骗得洋博士，羽毛未干，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学，钉女人者，亦必西装。然一人的年事渐长，素养渐深，事理渐达，心气渐平，也必断然弃其洋装，还我初服无疑。或是社会上已经取得相当身分，事业上已经有相当成就的人，不必再服洋装以掩饰其不通英语及其童骀之气时，也必断然卸了他的一身洋服。所有例外，除有季常癖者，也就容易数得出来。洋行职员，青年会服务员及西崽为一类，这本不足深责，因为他们不但中文不会好，并且名字就是取了约翰，保罗，彼得，Jimmy 等，让西洋大班叫起来方便。再一类便是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之小政客等。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师父等又为一类，其穿西装心理虽各有不同，总不外趋俗两字而已，如乡下妇女好镶金齿一般见识，但决说不上什么理由。在这一种俗人中，我们可以举溥仪为最明显的例子。我猜疑着，像溥仪或其妻一辈人必有镶过金齿，虽然在照片上看不出。你看那一对蓝（黑?）眼镜，厚嘴唇及他的英文名字“亨利”，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溥仪在日本天皇羽翼之下，尽可称皇称帝，到了中国关内想要复辟，就有点困难。单那一套洋服及那英文名字就叫人灰心。你想“亨利亨利”，还像个中国天子之称么?

大约中西服装哲学上之不同，在于西装意在表现在人身形体，而中装意在遮盖身体。然而人身到底像猴狲，脱得精光，大半是不甚美感，所以与其表扬，毋宁遮盖。像甘地及印度罗汉之半露体，大半是不能引人生起什么美感的。只有没有美感的

社会，才可以容得住西装。谁不相信这话，可以到纽约 Coney Island 的海岸，看看那些海浴者的身体是怎样一回事。裸体美多半是画家挑出几位身材得中的美女画出来的，然而在中国之画家，已经深深觉得身段匀美的模特儿之不易得了。所以二十至三十五岁以内的女子西装，我还赞成，因为西装确可极量表扬其身体美，身材轻盈，肥瘦停匀的女子服西装，的确占了便宜。然而我们不能不为大多数的人着想，像纽约终日无所事事髀肉复生的四十余岁贵妇，穿起衣服，露其胸背，才叫人触目惊心。这种妇人穿起中服便可以藏拙，占了不少便宜。因为中国服装是比较一视同仁，自由平等，美者固然不能尽量表扬其身体美于大庭广众之前，而丑者也较便于藏拙，不至于太露形迹了，所以中服很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精神。

以上是关于美感方面。至于卫生通感方面，更无足为西装置辩之余地。狗不喜欢带狗领，人也不喜欢带上那西装的领子。凡是稍微明理的人都承认这中古时代 Sir Walter Baleigh，Cardinal Riohelieu 等传下来的遗物的变相是不合卫生的。西方就常有人立会宣言，要取消这条狗领。西洋女装在三十年来的确已经解放不少，但是男子服装还是率由旧章，未能改进，男子的颈子，社会总还认为不美观不道德，非用领子扣带起来不可。带这领子，冬天妨碍御寒，夏天妨碍通气，而四季都是妨碍思想，令人自由不得。文士居家为文，总是先把这条领子脱下，居家而尚不敢脱领，那便是惧内之徒，另有苦衷了。

自领以下，西装更是毫无是处。西人能发明无线电飞机，却不能了悟他们身体只有头面一部尚算自由。穿西装者，必穿紧封皮肉的贴身卫生里衣，叫人身皮肤之毛孔作用失其效能。中

国衣服之好处，正在不但能通毛孔呼吸，并且无论冬夏皆宽适如意，四通八达，何部痒处，皆搔得着。西人则在冬天尤非穿刺身之羊毛里衣不可。卫生里衣之衣裤不能无褶，以致每堆积于腹部，起了反抗，由是不能不改为上下通身一片之 union suit。里衣之外，必加以衬衫，衬衫之外，必束以紧硬的皮带，使之就范，然就范不就范就常成了问题。穿礼服硬衬衫之人就知道其中的苦处。衬衫之外，又必加以背心。这背心最无道理，宽又不是，紧又不是，须由背后活动钩带求得适宜之中点，否则不是宽时空悬肚下，便是紧时妨及呼吸。凡稍微用脑的人，都明白人身除非立正之时，胸部与背后之直线总有不同，俯前则胸屈而背伸，仰后则胸伸而背屈。然而西洋背心偏偏是假定胸背长短相称，不容人俯仰于其际。惟人既不能整日挺直，结果非于俯前时，背心不得自由而褶成数段，压迫呼吸，便是于仰后时，背心尽处露出，不能与裤带相衔接，其在体材胖重的人，腹部高起之曲线既无从隐藏，背心之底下尽处遂成为那弧形之最向外点，由此点起，才由裤腰收敛下去，长此暴露于人世，而裤带也时时刻刻岌岌可危了。人身这样的束缚法，难怪西人为卫生起见，要提倡裸体运动，屏弃一切束缚了。

但是如果人类还是爬行动物，那裤带也不至于成为岌岌可危之势。只消像马鞍的腹带，绑上便不成问题，决不上下于其间。但人类虽然已经演化到竖行地步，西洋裤带却仍就假定我们是爬行动物。妇人堕胎常就是吃这竖行之亏，因为人类的行走虽然已取立势，而吾人腹部的肌肉还未演化改造过来，以致本为爬行载重横脊骨上之设置，遂发生时有堕胎之危险。现在立势既成，妇人腹部肌肉却仍是横纹，不是载重于肩旁。而男

人之裤带也一样的有时时不得把握之势而受地心吸力所影响。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将裤带拼命扣紧，致使妨碍一切脏腑之循环运动，而间接影响于呼吸之自由。

单这一层，我们就可以看出将一切重量载于肩上令衣服自然下垂的中服是唯一的合理的人类的服装。至于冬夏四时之变易，中服得以随时增减，西装却很少商量之余地，至少非一层里衣一层衬衫一层外衣不可。天炎既不可减，天凉也无从加。这种非人的衣服，非欲讨好女子的人是决不肯穿来受罪的。

中西服装之利弊如此显然，不过时俗所趋，大家未曾着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贤不肖，大概可以从此窥出吧？

言 志 篇

古人言士各有志，不过言志并不甚易。在言志时，无意中还是“载道”，八分为人，二分为己，所以失实，况且中国人有一种坏脾气，留学生炼牛皮，必不肯言炼牛皮之志，而文之曰“实业救国”。假如他的哥哥到美国学农业，回来开牛奶房，也不肯言牛奶房之志，只说是“农村立国”。《论语》言志篇，子路，冉求，公西华，各有一大篇载道议论，虽然经“夫子哂之”，点也尚不敢率尔直言，须经夫子鼓励一番，谓“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始有“春服既成”一段真正言志的话。不图方巾气者所必吐弃之小小志向，反得孔子之赞赏。孔子之近情，与方巾气者之不近情，正可于此中看出。此姑且撇过不谈。常言男子志在四方，实则各人于大志之外，仍不免有个人所谓理想生活。要人挂冠，也常有一番言志议论，便是言其理想生活。或是归田养母，或是出洋留学，但这也不过一时说说而已。向来中国人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道教，所以来去出入，都有照例文章，严格的言，也不能算为真正的言志。

据说古希腊有圣人代阿今尼思，一日正在街上滚桶中晒日，遇见亚力山大帝来问他有何可请。代阿尼今尼思客气的答曰：请

皇帝稍为站开，不要遮住太阳，便感恩不尽了。这似乎是代阿今尼斯的志愿。他是一位清心寡欲的人，冬夏只穿一件破衲，坐卧只在一只滚桶中。他说人的欲愿最少时，便是最近于神仙快乐之境。他本有一只饮水的杯，后来看见一孩子用手掬水而饮，也就毅然将杯抛弃，于是他又觉得比前少了一种挂碍，更加清净了。

代阿今尼思的故事，常叫人发笑，因为他所代表的理想，正与现代人相反。近代人是以一人的欲愿之繁多为文化进步的衡量。老实说，现代人根本就不知他所要的是什么。在这种地方，发见许多矛盾，一面提倡朴素，又一面舍不得洋楼汽车。有时好说金钱之害，有时却被财魔缠心，做出许多尴尬的事来，现代人听见代阿今尼思的故事，不免生羡慕之心，却又舍不得要看一张真正好的嘉宝的影片。于是乃有所谓言行之矛盾，及心尽之不安。

自然，要爽爽快快打倒代阿今尼思主张，并不很难。第一，代阿今尼思生于南欧天气温和之地，所以寒地女子，要穿一件皮大氅，也不必于心有愧。第二，凡是人类，总应该至少有两套里衣，可以替换。在书上的代阿今尼思，也许好像一身仙骨，传出异香来，而在实际上，与代阿今尼思同床共被，便不怎样爽神了。第三，将这种理想贯注于小学生脑中，是有害的，因为至少教育须养成学子好书之心，这是代阿今尼思所绝对不看的。第四，代阿今尼思生时，尚未有电影，也未有 Mickey Mouse 的滑稽影戏书，无论大人小孩说他不要看 Mickey Mouse，一定是已失其赤子之心。这种朽腐的魂灵，再不会于吾人文化有什么用处。总而言之，一人对于环境，能随时注意，理想兴奋，欲

愿繁复，比一枯槁待毙的人，心灵上较丰富，而于社会上也比较有作为。乞丐到了过屠门而不大嚼时，已经是无用的废物了。诸如此类，不必细述。

代阿今尼思所以每每引人羡慕者，毛病在我们自身。因为现代人实在欲望太奢了，并且每不自知所欲为何物。富家妇女一天打几圈麻将，也自觉麻烦。电影明星在灯红酒绿的交际上，也自有其觉到不胜烦躁，而只求一小家庭过清净生活之时。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之人，也有一旦不胜其腻烦之觉悟。若西人百万富翁之青年子弟，一年渡大西洋四次，由巴黎而南美洲，而尼司，而纽约，而蒙提卡罗，实际上只在躲避他心灵的空虚而已。这种人常会起了一念，忽然跑入僧寺或尼姑庵，这是报上所常见的事实。

我想在各人头脑清净之时，盘算一下，总会觉得我们决不会做代阿今尼思的信徒，总各有几样他所求的志愿。我想我也有几种愿望，只要有志去求，也并非绝不可能的事。要在各人看清他的志操，有相当的抱负，求之在己罢了。这倒不是外方所能移易。兹且举我个人理想的愿望如下，这些愿望十成中能得六七成，也就可算为幸运儿了。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齐整。不要一位 Story of san Michele 书中的 Madamoiselle Agathe 拿她的揩布到处乱揩乱擦。我想一人的房间，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切不可像一间和尚的斋堂，或如府第中之客室，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了了的房味，最好是沙法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

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又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詈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板滞乏味之书，但也没什么一定标准，只以合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与《野叟暴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不要时髦书，T. S. Elliot，James Joyces 等，袁中郎有言，“读不下去之书，让别人去读”便是。

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虽然不必效顾千里裸体读经，但在热度九十五以上之热天，却应许我在佣人面前露了臂膀，穿一短背心了事。我要我的佣人随意自然，如我随意自然一样。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一个浇水浴房。

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颗参天的乔木。

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谈话起来，无拘无碍，伯拉图与《品花宝鉴》念得一样烂熟。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有癖好，有主张的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虽然这些也许相反。

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

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明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

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酒却与我无缘。

我要院中几颗竹树，几颗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

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女 论 语

女论语无他，就是女人的理论与谈话。古者妇言列为四德之一，其实“妇言”二字本来不通，因为并不是叫妇人说话，乃叫妇人不说话，是在提倡恬默为妇人之美德。这不知是谁发明的，大概他不知女人的脾气吧？（班昭出卖女性，只能附会，不能发明。）世界语言学大家葛斯不森（Otto Jespersen）有言曰：“我们说话时就是在想，有些女人是要一面说话，才一面发觉他们想些什么。”（“We think when we talk，and some ladies talk in order to find out what they think.”）此话果确，则禁止女人说话，犹如禁止女人运用思想。所以在男女平权之时，提倡妇人恬默，实属反动。

我最喜欢同女人讲话，她们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伦的名句：

“人是奇怪的东西，女人是更奇怪的东西。”

“What a strange thing is man！And what a stranger
Is woman！”（原双关语）

读者不要误会，我是恶女性者，如尼采与叔本华。我也不

曾如孔夫子那样慷慨豪爽的说："惟妇人与小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句话是侮蔑女性。

我喜欢女人，就如她们平常的模样，用不着因迷恋而神魂颠倒，比之天仙，也用不着因失意而满腹辛酸，比之蛇蝎。女人的理论每被男子斥为浮华，浅薄，重情感，少理智，但是女子的理智思想比男人实在。她们适应环境，当机立断的能力也比我们好。也许她们的主张，常说不出理由来，但是她们的直觉是不会错的。她们说"某人不好"，某人便是不好，你要同她们分辩是无用的，而事实每每证明她们无理由的直觉是对的。这就是她们著名的"第六官"(the sixth sense)。在她们重情感少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不肯放松。男子只懂得人生哲学，女子却懂得人生，女子常是很明白男人之心理，而男人却永不会了解女子。男人一生吸烟，田猎、发明、考据、造桥、编曲，女子却能养育儿女。这不是一种可以轻蔑的事，虽然现代女子意见不定不同了。但如这一点平常道理不明，女子的伟大永远不会发见。假定世上没有母亲，单靠父亲看管婴孩，一切的婴孩必于二岁以下一齐发疹死尽，即使不死，也必未满十岁流离街上而成扒手。小学生上学也必晚到，大人们办公也不照时候，手绢必积几月不洗，洋伞必月月新买，公共汽车也不能按表开行。世上无女子，将无人送红鸡蛋，也必定没有婚丧喜事，尤其一定没有理发店。是的，人生之大事，生老病死，处处都是靠女人去应付安排。种族之延绵，风俗之造成，民族之团结，礼教之维持，都是端赖女人。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传统及社会阶级。世上没有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有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我们必不会居住千

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门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男子是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

以上一大片话，无非所以证明女子之直觉，远胜于男人之理论，男子不得以理论之长，而自鸣得意。女子之行未必不及男人之知。这一点既明，我们可以进而讨论女子理论及谈话之所以有意思。其实女子之理论谈话，就是她们行之一部，并非知之一部，是与生老病死同类的。在女人的谈话中，我们找不到淡然无味的抽象名词，我们所听见的，都是会活会爬会嫁娶的东西。比方女子介绍某大学的有机化学教授，必不介绍他为有机化学教授，而为云南先施公司经理之舅爷，而且云南先施公司经理死时，她正在九江病院割盲肠炎。从这一出发点，她可向日本外交家的所谓应注重的"现实"方面发挥——或者先施公司经理的姊姊就是袁麻子的夫人的表妹，或者九江医院割盲肠炎的苏医生为人真好。无论谈到什么题目，女子是都攫住现实的。她知道何者为饱满人生意义的事实，何者为学者无谓的空谈。所以《碧眼儿日记》中的女子游巴黎，走到 Placc Vendome 的历史有名的古碑，偏要背着几块古碑而仰观对过"历史有名的名字" Coty 香水店的老招牌，"以增长她的学问"（"to improve her mind," she says）。你想只消凭直觉以 Vendome 与 Coty 相比，自会明白 Coty 是满饱人生的意义的，而 Vendome 却不然。同样的，云南先施公司经理的舅爷是活的，而有机化学却是死的。人生是由生、死、疹子、天花、香水、丧殡而结合的，并非由有机化学与无机化学而造成的。自然，世上也有班昭，李清照之流（苏小妹大概还是倾向先施公司），也有 Beat-

rice Webb，Madame Curie 之一类学者，但是我是讲普通的一般女人。以下便是女论语的几条例：

一

有一回我在大西洋船上与一美国小姐谈天。

“假定美国银行界于大战之前不曾借款与英法，你想美国也会加入战争吗？”我问。

“为什么不？”

“因为假使英法战败，美国银行家的借款都归无着落，无望收还了。美国百姓只为报纸的宣传所愚弄，而莫名其妙，动起公愤，加入战争。”

“我们加入战争，是因为德兵侵犯比国的中立，残害比国的妇儿。”

“假定报纸不积极而有系统的宣传，你能知道有这种残暴的事吗？”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不管是不是由于宣传。”

“假定没有银行家的借款，你想会有这样宣传吗？”

“但是德国兵真正的不人道。我们参加战争，就是因为德国的无人道，不管有没有借款。”

“至少你承认，假定没有这种报上的宣传，你不会知道德国兵的残暴。”

“这有什么关系？所要者，我们确已知道，而加入，而得胜。”

我承认失败。

二

“×是一大诗人。”我一回在火车上与同房的女客对谈。“他的文字极其优美自然。”我说。

“你是不是说W？他的太太是放足的。”她嫣然的回答。

“是的。就是他。”

“这个人，我看见他的诗就讨厌。他常常同太太吵架。”

“假使你的厨子有了外遇，你便觉得他的点心失了味道吗？”

“那个不同。”

“正一样。”

“我觉得不同”。

“感觉”是女人的最高法院。一女人将是非诉于她的“感觉”之前时，明理人就当见机而退。

三

“假定列强不愿意裁兵，军缩会议一定失败。”我说。

“是啊！倘若不是列强一致不愿裁兵，军缩会议必定失败。”

“除非列强愿意，或是倘若列强不愿意，军缩会议必失败，”我更正的说。

“那有什么用？”她说，“除非列强不愿意，军缩会议不会成功。”

“不，除非列强愿意。”我更正。

“不，除非列强不愿意，否则军缩会议必定不会成功。不然必定失败。”此之谓女论语。

基本英文八百五十字

当乔治第三为英国王而不愿学讲正确的英语之时，他绝不想到于一百五十年后，英文会变成现代世界的国际普通话。他也未必想到，这一百五十年间，英语会有这样重大的变迁，使 H. L. Mencken 于一九二三年会用美国话骂他（见孟作《现代美国话之“美国独立宣言”》）。说他使议院开会于“one-horse tanktowns out in the alfalfa belt”，或是怪他与法官分赃说是“getting the judges under his thumb by turning them out when they done anything he didn't like, or holding up their salaries, so that they bad to cough up or not get no money”，或是说“every time he has went to work and pulled any of threse things, we have went to work and put in a kick, but every time we have went to work and put in a kick, he has went to work and did it again!”老实说，乔治第三因其傲慢，不肯学英语，造成美国的独立，而间接帮助英语的普及；而现代的英美人，又因其傲慢，不肯学别国的语言，而使英语不得不成为今日的世界语。

因为英国人向来是很奇怪的。他们毫无计划，于无意中造

出一种世界语，犹如他们于无意中造出一国际联盟（即大英帝国联邦），而不自知其为国际联盟。有一天我们要发觉一个共产党的英国，还承认英王，而且是在守旧派掌政之下。同时已经收归国有的G. P. U. 还是仍旧称为Scotland rard。假定英语已成了世界语，英国人是不会说出理由来的。还是一位德国语言学家Jacob Grimm（乔治第三之同时人）预言英语有一天，必变成世界语，因为“它的丰富，通达与简练，为各种现代语言之冠”。英国人并不想要造一世界语；他们所以有此成绩的简单理由，就是他们不肯学别人的语言，认为“厌烦”，英国人在巴黎饭店叫一杯牛肉茶（beef tea），而法国茶房给他一个牛排（beefsteak），那当然是法国茶房应向他赔罪，没有学好英语；但是法国文豪Taine，跑到伦敦叫一个牛排，而英国茶房给他一杯牛肉茶，那便全是法国文豪之不是。这是英语所以必然成为世界语的原委。

但是事实上。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上交际上共同的语言，这不容疑惑了，尤其是在东方，日本除外。等到日本人也讲英国话，那必定，不是英语便是日本人有什么反常。但是除了我未曾听见说过英国话的日人以外，英语已经比较其他语言在国际交通上占了优势了，语言历史告诉我们，凡一语言已稍占优势，而有相当的风行与地位时，它必逐渐扩充其势力，如伦敦土语之为现代英文之祖，或如巴黎方言也对现代法语有相同的关系。国际间的语言，也应有相同的动向。英语已然这样的逐渐发展，又得电影及无线电之有力的推进，其视生造的世界语，如Ido，Esperanto，Novial，当然大有强弱悬殊之势了。

近来有几种运动，要摒除采用英语为国际交通语之障碍。最

不重要的，就是属于文法上之改良。现代英语早已演化淘汰了语言学上最难解释的“性别”（如古英语以嘴为阳，舌为阴，目为不阴不阳）；那最不合理而最不便的 whom，在现代英国读书人的口中，也快要消灭了（“Who is it from?”“Who to?”），单音组的 don't 也不久要取那双音组的 doesn't 而代之（现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堂已经通行），理由很显而易见。James Joyoe 及洋泾浜英文，再为之推波助澜，自然会完成它历史演化的历程，使英语变成如中文之简单与合理。

关于使英语易成世界语之拼音上的改良，最重要的是瑞典 Upsala 大学 Zachrisson 之“Anglic”。这拼音改良已得许多学者之赞许，如伦敦大学之琼斯（Daniel Jonss）教授。平常的英国人，看见音标错乱，头昏脑胀，所以不知道英语的拼音可以做得十分简单。只消五长元音（加 r）五短元音，oo 音长短，及 ah，aw，ow，oi，er 及一轻读不明音，已可将一切元音有系统的表出。Anglic 用 ae，ee，ie oe，ue 代表长音。短音依原字母。这种拚法，无论谁一看便能读出，而且比通常英文拼音准确合理。

C. K. Ogden（即“Psyche”及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 丛书之著名主编），由另一方向来解决这问题。他的方法，就是限制国际通用之英语为八百五十字。意思是立一便于记忆的字表，可以抄在一张信笺背面的，所选的是文法上没有极大变易的字，不求文雅，而足以供日常粗用的。其中一百字为造句最常用之字，四百普通名词，二百常用器物名称，一百五十形容词。最特别的就是没有动词，除了十八个以外：come，get，give，go，keep，let，make，put，seem，take，be，do，have，say，see，send，may，will。

这十八个动词与三个代名词 I, you, he 是照常依文法变化字体的。但是实际上"普通名词"中却有表示动作之字，如 reading, writing, knowledge, talk, thought, run, look, cry, cough, sleep, sneeze.。由名词加上 ing ed，又生出约略三百字。（如 based 一字，可由"名词" base 变化而来。）数目，量度，钱币，四季月名及一切专名，皆不在内，但可另学。为科学文之用时，可再加上一百五十个科学名词，而凑成一千字。据称，这八百五十字足供普通之用，表中不见者皆可用表中之字婉转达意，而学生遇有新字，也可用基本字为之解释。有两本中篇小说，已经翻成基本英文 Carl and Anna 及 Tne Gold Insect（即 Poe 之 Gold Bug，伦敦 Kegan paul 出版）。

自然能取材适当，限定基本字数，使无暇深造，只求勉强对付之人学习，是根本有价值的。但是所要记得的是：八百五十字之强记认识，与此八百五十字之自然纯熟使用，二事全然不同。但是学生学了这八百五十字，而读基本英文之书籍函札，自然可以字字认识。至于各字之用法及成语之学习，自然须另经一番练习。三个月内学好作文写信会话，可谓绝无其事。英语之特别，在于运用常字，以为成语，其变化无穷。在欧洲各国语言中，英语最近中国语之分析性，英语之所以便于限制字汇，就是这个原因。很少人知道 going to 在现在英语，已常用来代替文法书上之 shall, will（shall 不见于基本字）。Have to 已用来代替 mns（亦不见表中），而且可以表示过去，现在，未来（had to, have to, will have to），must 却不能用于过去。又如"看轻"不用 despise，可用 look down upon 三字凑合表出，"看重"不用 respect，可用 look up to 三字凑合表出。余如 look,

可用于 look at，look upon，look into，look over，look back 而各有不同意义。犹如中文“看轻”“看重”可以表示“鄙”及“敬”二字之意。英语之分析性及单音组性之程度，可由以下一句美国话看出："What a guy wants is a lot of push and grit that will keep him on the go and not see red or fall flat and get scared when some one shoots a pop-gun at you"

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这基本字之选择标准。英语之重用英字，上端已经说明，所以假如不选择最常见之字，而因为要避免文法上之变化而选择比较高深的字，如 Ogden 之所为，那不能不认为戕贼了英语之本质。比方最常见的 can，know 两字就没有，只有 able 及 knowledge。所以学好基本英文的人，不能说 I do not know（我不知道），只能说 I have no knowledge（我没有知识）。基本英文不取 die 而取 death 字（因为后者是名词，少变化），故不能说 he dies（他死了）而只能说 death comes to him（死临到他）。这不能不说有点奇怪了。余如 should，ask，would，think，home，wife，等最常见之字都没有。因为作者要使八百五十字，可以做别字的界说而婉转曲达表中所无之字，所以他不能不选抽象的，具普通性的字（如 operation，observation representative，process，ump，space，vibration，parallel，existence，等。）这是 Thorndike，Knowles 诸家的千字表中所无的。

因此，Carl and Anna 书中，就发见这样奇怪的婉转达意的例子：——“The most fervent image of imagination”变成“the most burning picture that has existence only in the mind”（P. 21）“beard”（胡须）变成“growth of hair on the face”（面上之毛）（P. 19）而 Woman's breast（奶）变成“milk-vessel”

（奶袋）（P. 57）了。基本英文无 gramophone 一字，所以“留声机”也变成“一个磨光黑色的圆圈，中画一只狗在一个喇叭之前”（“a polished black circle, with a picture of a dog in front of a horn”）了。这种的文字，读来非常生硬。

读基本英文的人要吃饭，只好说 meals，却不能说 dinner，supper（表中所无）。他只知道有“禽”字（fowl），却不知道有“鸡鸭鹅”（不见表中），所以去吃西餐，只好叫一碟禽，由茶房随意给他鸡，鸭，火鸡，鸽子。他也只能叫一碟鱼，而由茶房给他鱼鲥鱼或黄鱼。他要吃葱，Ogden 告诉我们，他可以叫“令眼出水之白根”（a white root that makes eyes full of water——见 A Basic Vocabulary，P. 83.，表中无“泪”）。基本英文只有“烧”字而没有煎，炒，炸等，所以要吃一碟“炒鸡子”scrambled egg 的人，只好说“拉来拉去之蛋”，或“破体蛋”或“风波蛋”（egg pulled about, egg in bad shape, troubled egg），至于“皮蛋”，那很简单，一定是“浸在马尿外有黄土内像玻璃之蛋”了。

Ogden 的发明是有意义的，但他非把他的字表修改不可。

大暑养生

出汗为人权之一，人不出汗，有伤天赋。近见人吃冰淇淋，大违养生，愤而书此，以告世人。上古之世，游牧时代，人以角逐胜，耳目诸官，作用亦极灵敏，美洲印第安人，便是好例。文明愈进，人事愈繁，由游牧转入耕垦，又由耕垦转入工商。由是所谓人类也者，居湫屋，饮沟水，叩头鞠躬，以终天年，而前之驰骋牧马，改为步行，又由步行，改为清闲之散步。由是而在某种阶级，如读书人，掌柜，司阍等几有全年不出汗者，去自然生活甚远，而失天赋人权矣。然海禁未开，《饮冰室文集》未风行之时，暑天人皆饮茶出汗，以为调剂。盖汗为人身之生理作用，所以保体温之均衡，茶饮汗出，温度自低，精神焕发，人身大快。且汗之多寡，与人身之温度过剩，适成比例，毫厘不爽，亦可见造物之妙。饮冰则使体温骤低，自然反应，腹中反热，既热之后，又欲使之再凉，则再饮冰，长期如此，吾胃苦矣。夏天宜以热水洗脸，不宜冷水，亦同此理。此非黄妈之论也，乃洋人之论也，见最近《字林西报》，《大陆报》，及工部局卫生处谈话。然吾何以愤？愤在上海中国银行公会饮不到中国茶也。愤在杭州西冷饭店饮不到龙井香片也。问之侍者，保

罗曰，仅有锡兰岛茶也。威廉亦曰，仅有锡兰茶也。呜呼，我生为中国人，在中国银行公会饮不到中国茶，而必饮最劣之印度茶，而犹曰提倡国货，岂不殆哉！吾与美人亚诺 Julean Arnold 谈其事而愤慨，亚诺君比我更愤慨曰，难懂中国人。我乃幽默对曰，此所以为中国也。亚诺君告我，在中国国有之头等火车，欲饮到中国茶，似甚困难（近日似已改良）。亚诺君又告我曰：李顿博士莅沪之际，沪上名流招待之于沪西某中国富翁宅，李顿饮得锡兰茶，乃叩问主人，可否一试有名之中国茶？主人无以应。李顿慨然。其未列入国联调查团之报告，幸也。国货云乎哉！国货云乎哉！

夏娃的苹果

见到工爻君之《夏娃的苹果》(《论语》廿二期)，觉得甚有回味。耶教经说，上帝造亚当与夏娃，两小无猜，裸体同居乐园，不知羞耻，后因蛇诱夏娃吃禁树上的苹果，夏娃又将一半给亚当吃，由是两人聪明起来，赶紧编树叶，遮盖下体，不意上帝在夕阳西照晚风徐来散步(见《创世记》)之时撞见，由是将夫妻两个赶出乐园。人生苦难，皆由此一粒苹果而生，上帝不能宽宥该对夫妻偷苹果之罪，乃罪其后裔子子孙孙受难五千年。后来又派耶稣下凡，叫世人将他独生之子谋害，于是上帝心平气静，乃大大宽宥众生。此说比齐天大圣偷吃蟠桃故事，更加荒唐。然此是耶道之幽默，姑且不提，单说苹果。据西方传说，上帝来时，夏娃半个苹果，早已咽下去，而亚当尚含在口中，一见上帝，胆战心惊，匆忙吞下，惜吞至喉，已被上帝看见，苹果乃停在喉中，所以现在男人颈上有一粒核凸出来，在英文名为“亚当的苹果”(Adam's apple)。而女人则领如蝤蛴，毫无苹果的痕迹，盖苹果已落在腹内，变为子宫。听说妇人分娩之苦，月经之脏，皆因吃此苹果，上帝故意责罚所致。论者谓亚当之罪，不在偷苹果，而在被发见。且吃苹果，便应整个

咽下，才是真正聪明人，否则留在喉中，当有吐之为快之感。世人常有骨鲠在喉之感者，都是未曾吃好夏娃的苹果，慧心未启，世事未懂之故。真正的聪明人，把夏娃的苹果咽下，启了慧心，是不会再有骨鲠在喉之感的了。

跋牛羊之际

齐宣王矛盾，孟子好辩。言行矛盾，人之情也。齐宣王，亦人也，故亦矛盾，犹孔子亦人也，亦矛盾。在理论上，齐宣王诚然不通，谓恶牛之无罪，而就死地，则羊有何罪乎？孟子发其矛盾而作牛羊何择论，是孟子之聪明。齐宣王到底是好人，无话可答，只好据情直供当日情形，而承认百姓之见怪为“宜乎”。盖以羊易牛，衡之以理则不通，揆之以情则当日确有此景。吾人作事，不能尽本理性，不仅齐宣王如是。亏得孟子懂得心理学，于戳穿其矛盾之后，又为解嘲，谓见牛未见羊，而称之为不碍事（无伤也）之“仁术”，说得使齐宣王五体投地佩服。使孟子当日不为解嘲，或解嘲而言不传，而令柳子厚，崔东壁为之考证，必曰：宣王以齐之大，何爱一牛？“可知必无其事”。《洙泗考信录》全是此种证法。盖前人解经不讲心理，以为圣人言行必不相违，处处必合于圣道，苟有言行相违之事实，即可知“圣人必不如此”而抹杀之，去孟子之批评甚远矣。至所谓“见牛未见羊”，乃孟子之尖利处，洞悉人情处；远庖厨，吃肥肉而以不忍自命者，正不乏人。远庖厨之义有三。一，清高：不闻血肉腥气，而尝甘旨之味，杀生者，非我也，他人也。断送

东北者，亦××党也，非我也。二，卫生：既未见厨夫之疥癣恶疾，则满席皆是佳肴。使祸国大夫皆知其罪，尚能一夜安眠乎？三，宽容：凡事不必深究，见人显贵，只须鞠躬，见人豪奢，只须羡慕，一深究其官禄何由而得也，财富何由而致也，未免于我心有戚戚焉。妻妾相泣于庭中，良人施施从外来，便是此种道理。须知齐人家庭之破裂，夫妻之讪詈，皆是妻欲深究之不是。既欲瞰良人之所之，又必蚤起而施从之，结果自讨苦恼，发现真理，其“泣”也，岂不活该？孟子早已慨乎言之：“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倘是孟子之感慨不错，则为人妻妾而欲不至于“泣”者，应奉“勿瞰良人之所之”为金科玉律。为富家人太太小姐者，亦切勿问老爷之钱从那里来。此亦远庖厨之一深义。是为跋。

说避暑益

我新近又搬出分租的洋楼，而住在人类所应住的房宅了。十月前，当我搬进去住洋楼的分层时，我曾经郑重的宣告，我是生性不喜欢这种分租的洋楼的。那时我说我本性反对住这种楼房，这种楼房是预备给没有小孩而常年住在汽车不住在家里的夫妇住的，而且说，除非现代文明能够给人人一块宅地，让小孩去翻筋斗捉蟋蟀弄得一身肮脏痛快，那种文明不会被我重视。我说明所以搬去那所楼层的缘故，是因那房后面有一片荒园，有横倒的树干，有碧绿的池塘，看出去是枝叶扶疏，林鸟纵横。我的书窗之前，又是夏天绿叶成荫冬天子满枝。在上海找得到这样的野景，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发见，所以决心租定了。现在我们的房东，已将那块园地围起来，整理起来，那些野树已经栽植的有方圆规矩了，阵伍也渐渐整齐了，而且虽然尚未砌出来星形八角等等的花台，料想不久总会来的。所以我又搬出。

现在我是住在一所人类所应住的房宅，如以上所言。宅的左右有的是土，足踏得土，踢踢瓦砾是非常快乐的。我宅中有许多青蛙蟾蜍，洋槐树上的夏蝉整天价的鸣着，而且前晚发见了一条小青蛇，使我猛觉我已成为"归去来兮"的高士了。我

已发见了两种的蜘蛛，还想到城隍庙去买一只龟，放在园里，等着看龟观蟾蜍吃蚊子的神情，倒也十分有趣。我的小孩在这园中，观察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至理，总比在学堂念自然教科书，来得亲切而有意味。只可惜尚未找到一支壁虎。壁虎与蜘蛛斗起来真好看啊！……我还想养只鸽子，让他生鸽蛋给小孩玩。所以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没有壁虎？假定有了，会不会偷鸽蛋？

由是我想到避暑的快乐了。人家到那里去避暑的可喜的事，我家里都有了。平常人不大觉悟，避暑消夏旅行最可纪的事，都是那里曾看到一条大蛇，那里曾踏着壁虎蝎子的尾巴。前几年我曾到过莫干山，到现在所记得可乐的事，只是在上山路中看见石龙子的新奇式样，及曾半夜里在床上发见而用阿摩尼亚射杀一只极大的蜘蛛，及某晚上曾由右耳里逐出一只火萤。此外便都忘记了，在消夏的地方，谈天总免不了谈大虫的。你想，在给朋友的信中，你可以说“昨晚归途中，遇见一条大蛇，相觑而过”，这是多么称心的乐事。而且在城里接到这封信的人，是怎样的羡慕。假定他还有点人气，阅信之余，必掷信慨然而立曰：“我一定也要去。我非请两星期假不可，不管老板高兴不高兴！”自然，这在于我，现在已不能受诱惑了，因为我家里已有了蛇，这是上海人家里所不大容易发见的。

避暑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可以看到一切的亲朋好友。我们想去避暑旅行时，总是想着：“现在我要去享一点清福，隔绝尘世，依然故我了。”弦外之音，似乎是说，我们暂时不愿揖客，鞠躬，送往迎来，而想去做自然人。但是这不是真正避暑的理由，如果是，就没人去青岛牯岭避暑了。或是果然是，但是因为船上就发见你的好友陈太太，使你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在

星期六晚到莫干山，正在黄昏外出散步，忽然背后听见有人喊着：“老王”！你听见这样喊的时候，心中有何感觉，全凭你自已。星期日早，你星期五晚刚见到的隔壁潘太太同她的一家小孩，也都来临了。星期一下午，前街王太太也翩然莅止了。星期二早上，你出去步行，真真出乎意外，发见何先生何太太也在此地享隔绝尘世的清福。由是你又请大家来打牌，吃冰淇淋，而陈太太说：“这多么好啊！可不是正同在上海一样吗？”换句话说，我们避暑，就如美国人游巴黎，总要在 l'Opera 前面的一家咖啡馆，与同乡互相见面。据说 Montmartre 有一家饭店，美国人游巴黎，非去光顾不可，因为那里可以吃到真正美国的炸团饼。这一项消息，Anita Loos 女史早已在《碧眼儿日记》郑重载录了。

自然，避暑还有许多益处。比方说，你可以带一架留声机，或者同居的避暑家总会带一架，由是你可以听到年头年底所已听惯的乐调，如璇宫艳舞，丽娃栗妲之类。还有一样，就是整备行装的快乐高兴。你跑到永安公司，在那里思量打算，游泳衣是淡红的鲜艳，还是浅绿的淡素，而且你如果是卢骚陶渊明的信徒，还须考虑一下：短统的反翻口袜，固然凉爽，如鱼网大花格的美国“开素”袜，也颇肉感，有寓露于藏之妙，而且巴黎胭脂，也是“可的”的好。因为你不擦胭脂，总觉得不自然，而你到了山中避暑，总要得其自然为妙。第三样，富贾，银行总理，要人也可以借这机会，带几本福尔摩斯小说，看点儿书。在他手不释卷躺在藤椅上午睡之时，有朋友叫醒他，他可以一面打哈欠一面喃喃的说：“啊！我正在看一点书。我好久没看过书了。”第四样益处，就是一切家庭秘史，可在夏日黄昏的

闲话中流露出来，在城里，这种消息，除非由奶妈传达，你是不容易听到的。你听见维持礼教乐善好施的社会中坚某君有什么外遇，平常化装为小商人，手提广东香肠工冬工冬跑入弄堂来找他的相好，或是何老爷的丫头的婴孩相貌，非常像何老爷。如果你为人善谈，在两星期的避暑期间，可以听到许多许多家庭秘史，足做你回城后一年的谈助而有余。由是我们发现避暑最后一样而最大的益处，就是——可以做你回城交际谈话上的题目。

要想起来，避暑的益处还有很多。但是以所举各点，已经有替庐山青岛饭店做义务广告的嫌疑了。就此搁笔。

白克夫人之伟大

白克夫人 (Pearl Buck)，在美国已为中国最有力的宣传者，但在吾国，知之者尚少。其小说《福地》在美国文坛上已博得最高称誉，并获得一九三二年 Pulitzer 一年间最好小说之荣奖。其在宣传上大功，为使美国人打破一向对于华人的谬见，而开始明白华人亦系可以了解同情的同类，在人生途上，共尝悲欢离合之滋味。此文学之力感人特深，与政治宣传之所以不同，其功当不在 Lafcadio Hearn 之代日人宣传之下。

惟有更重要发见，即白克夫人不但为艺术高深的创作者，且系勇敢冷静的批评家。其对于在华西方教士之大胆批评，且不必提，而其对于吾华民族之批评，尤可为一切高等华人及爱国志士之当头棒喝。高等华人所引为羞耻者，我国之“苦力”也。爱国志士所忌外人知道者，亦我国之穷民也。一见外人，即以平民之衣衫褴褛，茅屋湫隘为耻，欲掩饰之不暇。此种浅陋之见，适足以表示吾民族之失自信心，一味以仿效皮毛粉饰门面为能事，而中国之伟大，究竟在何处，无人知道。白克夫人之言曰：中国民族之伟大，正在高等华人所引为耻之勤苦耐劳之农夫也，正在于爱国志士所急欲掩饰之“苦力”奶妈也。中国

之羞，绅士也，政客也，高等华人也。白克夫人生长中国乡下，故能了解赏识中国之平民。高等华人与白克夫人所不同者，夫人知农民之甘苦，而中国士大夫不知也。

因中国士大夫，不知有此伟大勤俭之平民，乃成外强中干虚张声势之局面，口喊打倒帝国主义，心愿投胎白种父母。欢迎丹麦太子，则必急急星夜乱拆民房，以遮掩耳目。伟大乎？无耻乎？丹麦太子闻之将掩袂而笑。白克夫人作《福地》以表白中国农民之血汗生活，书中主人翁王龙勤苦耐劳，流离失所，而在经济压迫战乱频仍之下，仍透露其强健本质，写来可歌可泣，生动感人，而江亢虎乃为文强为掩饰，谓中国农民生活不尽如此，且书中所写系中国“下流”（low-bred）百姓，不足以代表华族！白克夫人愤甚，乃再为文登纽约《泰晤士报》，大斥其妄。《论语》发表其所著《老奶妈》译文（原文登去年英国 Eortnightly Review），盖以其最足表示白克夫人之艺术与态度，在一无知迷信村妇身上，写出一忠厚纯朴教儿有道可敬可爱之妇人。不料竟有高明读者爱国志士来函，谓此故事描写老奶妈在幼儿帽上钉金菩萨，是暴露华人之迷信，爱国志士亦以此老奶妈为羞乎？白克夫人答江亢虎博士，谓此老奶妈为其母亲，彼不羞也。吾读是篇亦以此老奶妈为吾母亲，吾不羞也。在外国小孩帽上钉金菩萨，祈神庇佑，爱之诚也，老奶妈偷带小儿（即白克夫人自身）到庙里为小儿之母祈神却病，忠之至也，是何等可歌可泣之事，爱国志士亦将以为迷信而引为羞乎？在衣袋掏出芝麻饼慰外国小孩，亦可羞乎？亦系暴露中国芝麻饼不如西洋点心乎？抑系暴露中国奶妈之不卫生乎？呜呼，举国若狂，而吾国“下流”百姓之伟大，无人见之，读者阅此，以白克夫人眼光回

顾家中奶妈，亦足以发乎？

吾由白克夫人小说，知其细腻，由白克夫人之批评，知其伟大。

吾素知中国读书人之糊里糊涂；吾由其攻讦白克夫人而知此辈之神经衰弱。

富者不耻食菜干，健者不讳疾忌医，吾何讳乎？

虚张声势，外强中干，见外国人则耻穿华服，与外国人谈，则装做特别干净，卫生，文明，有礼——皆洋奴之表现。

白克夫人之言曰：中国民族之伟大，胜于高等华人之伟大。中国民族之伟大，无须乎土豪劣绅为之粉饰。

婚嫁与女子职业

诸位女士，本周为贵校毕业班之“职业周”，派给兄弟的题目是“文学职业”。兄弟以为世上没有这种东西，我根据两种理由，要劝你们不要选文学为职业。第一，因为文学不能为一种职业，凡要专心著作的人，应先解决饭碗问题。文学是有闲者之产品，要谋生的人，却没有这许多闲暇。自然，也有人卖文为生，无论诗词墓志，都可订定润格，按期交货。如为大书局编教科书的编辑，在颁新课程标准一二月之后，便有甚合行情之出品上市。但是这是卖文，而不一定是卖文学。诸位须知卖文是世上最苦的一种职业，中外都是这样，伦敦就有 Grub Street 专给卖文的穷人住的街巷。奥国诗人及戏剧大家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起初文章做不出，后来娶了一位有钱的维也纳明星才文章大进，著作等身，这足证明余说之不谬。在中国，女诗人李清照，也是嫁了丈夫，解决饭碗问题，才能做出好词来。使李清照靠卖稿为生，我想她的《漱玉词》是换不到三碗绿豆汤的。《漱玉词》之外，又必写了几千万字的无聊作品。所以赵明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功，就是能养活一位女诗人。我想 Edgar Allan Poe 能娶一位有钱的太太，他即使不能有更精到

的，也必有更丰富的作品留给后世。

第二，因为我相信你们最好的职业是婚嫁。你们要认清职业与人生建树之不同。职业就是谋饭之路。比方以照相为职业的人，可以说是照他人妻子之相以养自己妻子的一种生计。以照相为嗜好者便又不同，一个是纯粹经济问题，一个是心头上的一种偏好。自然，有时职业也可以与心灵所好相近。但是我要诸位清楚认识此中的经济问题。我所以劝你们出嫁，不劝你们卖文，就是不愿意你们穷乏。你们也许要叛抗现在的婚姻制度及经济制度，但是你们至少须认清现在的经济制度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的经济制度，你们都明白，是两性极不平等的。女教员薪水总比男教员少，英美诸国也是如此，在英国则甚至法律不许太太们教书，无论中外，女人可进去的职业（如按摩、打字、女招待等）总比男人可进去的少，而在女人可进去的职业中，男子还会同你们竞争，而在酬劳机会天才上都占便宜。我不必提醒诸位，世上最好的厨夫及裁缝都是男子，并不是女子，所以在你们的传统地盘，也是男子占了胜利。独身的女子比独身的男子在社会上吃种种的亏，只有独身自给的女子，亲阅其境，才知道这吃亏不平等到什些程度。所以唯一没有男子竞争的职业，就是婚姻。在婚姻内，女子处处占了便宜，在婚姻外，男子处处占了便宜。这是现行的社会制度。

也许你们认为这样看婚姻，未免太实利，太拆台。我的答复是，现在讲的是纯粹关于经济方面。世上职业，原无所谓贵贱。当作谋生讲，女子出嫁并不一定比男子卖豆腐馄饨卑贱。永安公司有一个人整天价站在那儿替你们开门。这是他的职业，也

许他要一生站在那儿替不相识的姑娘太太开门。问他这有什么人生意义，他也答不出。但是作职业看，凡有工作，都值得报酬，并无贵贱之可言。自然，你们也可以得了饭碗，成为社会废物，对不起你们的职业。上海就有许多太太姨太太，她们在社会上惟一的贡献，就是坐汽车，买熏鱼，擦粉，烫发，叉麻雀，度此一生。这种人是白吃社会的。但是也有不少男子，也是对不起他们的职业。有许多留学生受国家培养，回来做几篇救国论等政客收买，或是回来专门端冰琪淋给外国贵客。所以男女都是有好有坏，谁也不比谁强多少。

还有一点，就是职业与才性相称问题。女子造一快乐家庭，大概比通常男子碰上的职业可以说才调相称。假如你们知道男子尸位素餐祸国殃民的底细，你们必定与我同意。有的大学校长只配吹牛，做那里的交际科员，有的部长才调只配开电梯。世上的要人治国，并不是真正“治”的，世上的饭，多半是“混”的。你不混饭吃，总有人会来替你混饭吃。每年中国人民死于灾，死于战，死于病，或流离失所，丧亡沟壑，都是因为有男子在混饭吃所致。说一句良心话，女人治家很少混饭吃的，多半是与才调相称的。我常看见母亲去哄小孩睡觉，不一会又出来同人谈天，心中非常佩服。做过父亲而哄过小孩的人，才知道这种饭不是人人可以混的。

再一层，我不必说，你们是称心甘愿出嫁的。至少你们十九是如此。自然十九的男子也愿意娶亲，但是我们于娶亲之外，还得另找一种职业，并无所谓称心不称心。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称心的职业。

经济方面解决，我们可以进而讨论第二问题，就是对此婚

嫁职业，应该作如何观法。我已说过，谋生与在人世建树二者不同。你们既选了那给男子大吃亏的婚嫁职业，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就可以自由研究，何以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我不是指梳篦箕帚烧菜补袜诸事，因为我假定你们都是贤妻，如我假定，大学毕业生都会记帐抄帐。问题是更深的。可惜许多女人嫁后只知道做生育机器，不另求上进。自然也有许多男子，只管抄帐，问心无愧，处之泰然。这才是过于实利主义的人生观，或婚姻观。

我想女子，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女子，除了做妻之外，还应有社会上独立的工作。我想罗素夫人的意思是可取的。她以为女子应廿五岁左右出嫁，隔三四年生一小孩，这样生了三个小孩，到了三十五岁，又来加入社会工作。有了适宜的节育方法及相当的设备，有的女人在生产期间仍可服务社会。罗素夫人指出一点，就是三十五岁养过小孩的女人做教员比闺女好。因为从她做母亲的经验，她更能明白儿童心理而有应付儿童的本领。我向来反对闺女做校长，尤其是女校的校长，因为她们的人生观道德观都不是成熟的。现在最可惜的，就是女教员等出阁，出阁者并不等着出来再做教员。她们不见了。

你们要做文人的女子，到此时来做文人，还不迟。关于女文人，我有一样不满意。她们只会做诗。清朝出了一千余女"诗人"，却出不了一个女史论家或考据家。诗是最难卖钱的。这也是我反对女子卖文为生之一重大原因。

《论语》周年秋兴有感

晨起，欲为《论语》周年作卷首语，而秋风萧杀，令人悲恻。偶吟“半月《论语》治天下，天下不治可奈何”之句，以附篇首，而愈写愈凄凉，不能自已。原卷首语所欲言，无非关于幽默之笑、含有同情之泪数语。文未成而意已尽，幽默之泪，就诗中求之可也。

半月《论语》治天下，
天下不治可奈何？
愿把满腹辛酸泪，
化作秋蝉唱秋歌。

秋风吹来声悒悒，
遍野哀鸿残蜩急；
古道凄凉炊烟断，
枯树啼鸦散还集。

树下老夫形影寂，
鸦肥人瘦消颜色；

仰见老马自归来，
游子远征归不得。
老夫老马皆瘦磔，
共与枯枝或三绝。
眼前秋意太凄怆，
且教老鸦毋噪聒。

秋风吹来声恻恻，
老叟家中徒四壁；
欲驾瘦马已无轭，
欲种禾秧苦难觅。
唱秧歌，唱秧歌，
无秧可种将奈何？
老马嘶，老夫默。
啼笑皆非语何益？

袋中尚有几丝烟，
烟杆持来细细吸，
此中意味有谁识？
老夫梦，梦如何？
春满庭前觉太和，
儿孙堂下笑呵呵。
田陌行人齐上坡，
池中花动知鱼过，
秧里风吹见田螺；

远道牧童吹箫去，
壮丁村妇应声和，
响彻云汉贯银河；
老夫乐，梦里唱秋歌。

《世界标准英汉辞典》之荒谬

中国出版界固然幼稚，但这是一时难免的现象。如英汉字典一类的书，应该愈出愈好，不应该愈出愈坏。因为字典的编辑，至少可以参考已出的字典，择善而从，不善者改之。这样做法，自然可以愈做愈好，后出居上。想不到世界书局新出的《标准英汉辞典》编辑，连这一点参考工夫都不肯用。成语难懂，或英注晦涩，至少有商务的《综合英汉大辞典》可以参考。几年前出版的综合，已经把成语解释对了，几年后出版的标准来翻错，这是不可原谅的。这迫得我不得不出来说话了。

近来中国出版界都已知道《牛津字典》(简明与袖珍）之佳处。综合出时，我看见序文提起《牛津字典》(简明及袖珍包括在内，下仿此)，非常高兴，查查内容，都还不失原旨。这部书给翻译家查查是够用的了。世界广告，也提起牛津，说是根据《袖珍牛津字典》及其他……于是也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牛津字典》是我的爱人，二十年来未尝须臾离也。

正想到书局去拿一本翻看一下，恰好有朋友把世界书局的说明书样本带来给我看。所谓样本，是一页，即原书之第二五一页自 combustible 至 come 止。Come 这种常用字，是《牛津字

典》的拿手好戏，所以当他做例，是很好的。大概世界书局也是以为最得意的一页吧？

最先触目的是 come to a head 翻译为“登峰造极”，怪不怪？这成语原是指脓胞已现白头，综合所谓“疮已生脓头”，引伸为事机达到紧张时候，如夫妇久已感情不睦，近则势将破裂等（综合举阴谋到成熟时机之例甚好）。怎么会变成“登峰造极”？原来牛津英注是 reach climax；按 climax 此字并不甚深（即事机紧张之意）。

此外如 come near doing，综合已经译为“几乎……”，并引“几乎溺毙”之例，甚当，而世界偏要译为“正当着手”（“正当溺毙”与“几乎溺毙”之间似乎有生死之别）；things ill come right 综合已经译为“结局可至无事”意义尚安，而世界偏要译为“事实终可证实；终有水落石出之日”（实则原义为“事势可以转佳”，凡事与愿违而自慰者，皆可作此语，与“证实”何与？与“水落石出”何与？且强盗杀人，买通法官，使水不落石不出，亦可谓事势转佳，对其同党亦可谓 things will come right。（若依综合谓“结局可至无事”，义正合）。这些都是中国英汉字典越编越坏每况愈下的证据。这是不可原谅的。

古人称极好或极坏文章为惊人之笔；若然，由“疮生脓头”，“事机紧张”之英语，变为“登峰造极”，是骂国家元首为脓包，可谓之惊人之译。在这样本页上“惊人之译”的例尚多。比如 come round “过访”译为“漫游”，因为英文原注有 visitor 一字，原指访客，误译为旅行家。Come to blows “动武”，译为“开战”，英文原注有 fight 字，但此处之 fight 决非“开战”，此语决无两国开战之义，乃指由口角卒至动武（世界有“欧击”义，

应依综合改为“卒至互殴”，而“开战”一义不可原谅）。Come forward“上前；应募，自告奋勇”，译为“出席，到场”，因为英文原注有present oneself语，误解为课室点名学生呼“到”之present字。Come off“脱落”（如树叶，毛发，钮扣）误译为“分开”，因为英文原注有detach一字。“毛发脱落”与“毛发分开”似是两事。且同行者分开，河流分开，毛发分开皆言part，断断不可言come off，Come intoplay“（机器部分，动力等）发生作用”，误译为“开工”（当系指工人工厂之开工）。这些都应归入“惊人之译”门类。

计共此一页样本上come字一条中（约占该页四分之三）发见三十个纰缪，不通，讹误，欠当，未安，马虎，失察，颠倒，疏忽，重复之处。因为我爱《袖珍牛津字典》，益发使我憎恶污辱《牛津字典》之人，故撰文将此三十条订正，投寄《图书评论》，上天有眼，当可发表吧！

须知牛津所以精审无匹，乃在使学者遇有疑难之处，检上去，总可检到与本段上下文相同之例句，若合符节。牛津好处，全在精审，而世界译法最不精审。且举几条例。

先说牛津之精确。come in解为“进来”，无论什么字典也会的。但牛津之特点优点，在于注重用法，指明用于何地。如打球时分击球及捉球二队，其人为击球者，谓之come in。学生读书遇描写运动之文字，有此字句时，翻检牛津，便可释然无疑。又赛跑得第三名，言come in third。这些用法，各种字书都未能揭出，故亦未能替学者解疑。又如where do I come in？意为“我的分儿呢？”where does the joke come in？“可笑的地方在那里？”含义皆不易从字面上推敲出来，故牛津必详举出来而

为之注释。世界解释 come in 用“进入；得权；入时”六字了之，大背牛津精神，学者检来仍是坠入五里雾中。

又如 come to 有“复苏”之意（见牛津）。世界仅有 come to life 解为“复活，苏醒，精神恢复”，然英文常言 he has come to (完句)，学生检此辞典岂不废然而返，或以为书本漏字？且 come to one's senses，come to oneself 皆最常见而有特别意义，世界一概从略。

尤其荒谬者，就是遇有难解之成语，此书索性勾消。如牛津之 coming nineteen（已满十八岁，未满十九岁）及 two years come Christmas（到耶稣诞节满二年，或满二岁）等最费解而学者最须请教的成语，世界都不举出。这样避难就易，未免太取巧了。

这是我翻看一页样本之收获。如此牛津之精神全失，牛津之好处，编者尚未梦见，又何足言根据牛津，并以根据牛津为号召？这样根据牛津，只是污辱牛津。

中国人好马虎，而偏好附庸以精审著名之作品。然吾真想不到中国人之马虎程度有至于此极者！

我想世界书局所出其他英汉字典，必定比这本好。如果我的猜料不错，这本书允称为《世界最坏英汉辞典》。

我的戒烟

凡吸烟的人，大部会在一时糊涂，发过宏愿，立志戒烟，在相当期内与此烟魔，决一雌雄，到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才自醒悟过来。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兴戒烟起来，经过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责备，悔悟前非。我赌咒着，再不颓唐，再不失检，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一直到老耄为止。到那时期，也许会听青年会俭德会三姑六婆的妖言，把他戒绝，因为一人到此时候，总是神经薄弱，身不由主。但是意志一日存在，是非一日明白时，决不会再受诱惑。因为经过此次的教训，我已十分明白，无端戒烟断绝我们魂灵的清福，这是一件亏负自己而无益于人的不道德行为。据英国生物化学名家夏尔登 Haldane 教授说，吸烟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有影响于人类生活的四大发明之一。其余三大发明之中，记得有一件是接猴腺青春不老之新术。此是题外不提。

在那三星期中，我如何的昏迷，如何的懦弱，明知于自己的心身有益的一根小小香烟，就没有胆量，取来享用，说来真是一段丑史。此时事过境迁，回想起来，倒莫明何以那次昏迷一发发到三星期。若把此三星期中之心理历程细细叙述起来，真

是罄竹难书。自然，第一样，这戒烟的念头，根本就有点糊涂。为什么人生世上要戒烟呢？这问题我现在也答得出。但是我们人类的行为，总常是没有理由的，有时故意要做做不该做的事，有时处境太闲，无事可作，故意降大任于己身，苦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把自己的天性拂乱一下，预备做大丈夫罢？除去这个理由，我想不出当日何以想出这种下流的念头。这实有点像陶侃之运甓，或是像现代人的健身运动——文人学者无柴可剖，无水可吸，无车可拉，两手在空中无目的的一上一下，为运动而运动，于社会工业之生产，是毫无贡献的。戒烟戒烟，大概就是贤人君子的健灵运动罢。

自然，头三天喉咙口里，以至气管上部，似有一种怪难堪似痒非痒的感觉。这倒易办。我吃薄荷糖，喝铁观音，含法国顶上的补喉糖片。三天之内，便完全把那种怪痒克服消灭了。这是戒烟历程上之第一期，是纯粹关于生理上的奋斗，一点也不足为奇。凡以为戒烟之功夫只在这点的人，忘记吸烟乃魂灵上的事业；此一道理不懂，根本就不配谈吸烟。过了三天，我才进了魂灵战斗之第二期。到此时，我始恍然明白，世上吸烟的人，本有两种，一种只是南郭先生之徒，以吸烟跟人凑热闹而已。这些人之戒烟，是没有第二期的。他们戒烟，毫不费力。据说，他们想不吸就不吸，名之为“坚强的志愿”。其实这种人何尝吸烟？一人如能戒一癖好，如卖掉一件旧服，则其本非癖好可知。这种人吸烟，确是一种肢体上的工作，如刷牙，洗脸一类，可以刷，可以不刷，内心上没有需要，魂灵上没有意义的。这种人除了洗脸、吃饭，回家抱孩儿以外，心灵上是不会有所要求的，晚上同俭德会女会员的太太们看看《伊索寓言》也就

安眠就寝了。辛稼轩之词，王摩诘之诗，贝多芬之乐，王实甫之曲是与他们无关的。庐山瀑布还不是从上而下的流水而已？试问读稼轩之词，摩诘之诗而不吸烟，可乎？不可乎？

但是在真正懂得吸烟的人，戒烟却有一个问题，全非俭德会男女会员所能料到的。于我们这一派真正吸烟之徒，戒烟不到三日，其无意义，与待己之刻薄，就会浮现目前。理智与常识就要问：为什么理由，政治上、社交上、道德上、生理上或者心理上，一人不可吸烟，而故意要以自己的聪明埋没，违背良心，戕贼天性，使我们不能达到那心旷神怡的境地？谁都知道，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在这兴会之时，我们觉得伸手拿一枝烟乃唯一合理的行为；反是，把一块牛皮糖塞入口里，反为俗不可耐之勾当。我姑举一两件事为证。

我的朋友B君由北平来沪。我们不见面，已有三年了。在北平时，我们是晨昏时常过从的，夜间尤其是吸烟瞎谈文学，哲学，现代美术以及如何改造人间宇宙的种种问题。现在他来了，我们正在家里炉旁叙旧。所谈的无非是旧友的近况及世态的炎凉。每到妙处，我总是心里想伸一支手去取一枝香烟，但是表面上却只有立起而又坐下，或者换换坐势。B君却自自然然的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雾，似有不胜其乐之情境。我已告诉他，我戒烟了，所以也不好意思当场破戒。话虽如此，心坎里只觉得不快，嗒然若有所失。我的神志是非常清楚的。每回B君高谈阔论之下，我都能答一个“是”字，而实际上却恨不能同他一样的兴奋倾心而谈。这样畸形的谈了一两小时，我始终不肯破戒，

我的朋友就告别了。论“坚强的志愿”与“毅力”我是凯旋胜利者，但是心坎里却只觉得怏怏不乐。过了几天，B 君途中来信，说我近来不同了，没有以前的兴奋，爽快，谈吐也大不如前了，他说或者是上海的空气太恶浊所致。到现在，我还是怨悔那夜不曾吸烟。

又有一夜，我们在开会，这会按例星期一次。到时聚餐之后，有人读论文，作为讨论，通常总是一种吸烟大会。这回轮着 C 君读论文。题目叫做《宗教与革命》，文中不少诙谐语。记得 C 君说冯玉祥是进了北派美以美会，蒋介石却进了南派美以美会。有人便说如此则吴佩孚不久定进西派美以美会。在这种扯谈之时，室内的烟气一层一层的浓厚起来，正是暗香浮动奇思涌发之时。诗人 H 君坐在中间，斜躺椅上，正在学放烟圈，一圈一圈的往上放出，大概诗意也跟着一层一层上升，其态度之自若，若有不足为外人道者。只有我一人不吸烟，觉得如独居化外，被放三危。这时戒烟越看越无意义了。我恍然觉悟，我太昏迷了。我追想搜索当初何以立志戒烟的理由，总搜寻不出一条理由来。

此后，我的良心便时起不安。因为我想，思想之贵在乎兴会之神感，但不吸烟之魂灵将何以兴感起来？有一下午，我去访一位洋女士。女士坐在桌旁，一手吸烟，一手靠在膝上，身微向外，颇有神致。我觉得醒悟之时到了。她拿烟盒请我。我慢慢的，镇静的，从烟盒中取出一枝来，知道从此一举，我又得道了。

我回来，即刻叫茶房去买一盒白锡包。在我书桌的右端有一焦迹，是我放烟的地方。因为吸烟很少停止，所以我在旁刻

一铭曰“惜阴池”。我本来打算大约要七八年，才能将这二英寸厚的桌面烧透。而在立志戒烟之时，惋惜这“惜阴池”深只有半生丁米突而已。所以这回重复安放香烟时，心上非常快活。因为虽然尚有远大的前途，却可以日日进行不懈。后来因搬屋，书房小，书桌只好卖出，“惜阴池”遂不见。此为余生平第一恨事。

谈言论自由

一　论人与兽之不同

今天所演讲的是言论自由，所以鄙人也想在此地自由言论。诸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凡一人声明要言论自由畅所欲言时，旁人必捏一把冷汗。假使那人果然将他心里的感想或是对亲友邻舍的意见和盘托出，必为社会所不容。社会之存在，都是靠多少言论的虚饰，扯谎。我们所求的不过是有随时虚饰及说老实话的自由而已。

语言向来是人的专长，鸟兽所知道的只有饥啼，痛吼等表示本能需要的号呼而已。如马鸣，牛嘶，虎啸都不出于这本能需要的范围。所以老虎吃人，只会狂吼。不会说："我吃你，是因为你危害民国。"这是人与兽之不同。所以何芸樵主席反对现代小学课本"鹅姊姊说，狗弟弟说"这种文字，鄙人十分同情。《伊索寓言》一书，专门替鸟兽造错，谤毁兽类与人类一样的奸诈。假定鸟兽能读这种故事，他们也不会懂得。比方狐狸看见树上葡萄吃不着，只有走开，决不会无聊地骂酸葡萄。惟有人

类才有这样的聪明。因为鸟兽没有语言，所以也没有名，遂也没有正名哲学。因此，假定狐狸要强迫农民种鸦片，也必不会正勒种鸦片捐之名为“懒捐”。如果会，这狐狸便不老实了。

二　论喊痛的自由

我们须知,人类虽有其语言,却比禽兽不自由的多。萧伯纳过沪时说,唯一有价值的自由,是受压迫者喊痛之自然,及改造压迫环境之自由。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喊痛的自由,并非说话的自由。人类所说的话真不少,却很少能喊痛。因为人的语言已经过于纤巧曲折,所以少能直接了当表示我们本能的需要。这也是人与兽的一点不同。譬如猫叫春是非常自由,而很有魄力的。中国的百姓却不然。他痛时只会回家咒骂,而且怕人家听见。

有人以为做人只须说话，毋须喊痛，鄙意不然。又有人以为民生比民权重要，现在中国内地的百姓已经活不了，还谈到什么民权？其实不然，活不了时也得喊一声，才有鸟兽的身分，否则只有死之一路。这种喊痛的自由才是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比什么哲学理论都好。从前于右任先生等党国先进创办的《民吁》,《民呼报》，意思就是为民喊痛。不过民吁民呼，总是悲痛不雅之音，不会悦耳，所以做官的人所愿听的不是民吁民呼，而是民赞民颂。

三　言论系讨厌的东西

中国向有名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又谓知人秘事者

不祥，又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由此可以推知言论是讨厌的东西，岂容你自由？所以好言人是非者，人家必骂为狗："狗嘴吐不出象牙。"只有称赞颂扬人的，人人喜欢，奉为象。政府所喜欢的，也是守口如瓶的顺民，并非好喊痛的百姓。比如此刻有侦探在坐，必认为林某人讨厌，而认守口如瓶之诸位是比我好的国民。不过天生人有口，就是要发言论。若大家守口如瓶，结果必变成一个闷葫芦。

我们须知，言论自由是舶来思想，非真正国产。因为言论自由与守口如瓶莫谈国事的实训是不两立的。在中国的经书中及传说中，个人找不到言论自由说。惟有一条，稍微准许言论自由。这就是一句我国格言，叫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不过这与言论自由说稍微不同。因为骂不痛时，你可尽管笑骂，骂得痛时，"好官"会把你枪毙。

四　民之自由与官之自由

因为，言论是讨厌的东西，所以自己要说话而防别人说话，是人的天性。结果在德谟克拉西未实现的国，谁的巴掌大，谁便有言论自由，可把别人封嘴。所以中国说话自由的，只有官，因为中国的官巴掌比民的巴掌大。如"敬告中国民众"，提倡孔孟班禅，做国歌，发通电都是官说话的自由。我们愿意听也得听，不愿意听也得听。然而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在法律范围之内，官民都有同等的自由，这就讨厌了。我们须明白，百姓自由，官便不自由，官自由，百姓便不自由。百姓言论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封闭报馆，百姓生命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

由逮捕扣留人民。所以民的自由与官的 自由成正面的冲突。民权保障同盟提倡民权必为官僚所讨厌，而且民权保障愈认真，讨厌之程度愈大，这是大家必须彻底了悟的。诸位须彻底觉悟，爱自由是人类的通性，官民一律。假定我是官，我也必爱任意杀头的自由。从前吾乡张毅师长头痛或不乐时，就开一条子，由监狱中随便提出一二犯人枪毙，医他的头痛，这是多么痛快的事。现在张毅已死了，所以我报告此事，十分安全。

五　论魏忠贤所以胜利

话虽如此，百姓未免太苦了。所以我们必求民权保障。中国自来也有梗直敢言的书生，如东汉之清议及明末的东林党人。但是因为没有法律保障，所以不久便失败。东林党人虽然联名疏劾魏忠贤，魏忠贤只须在皇帝面前一哭，便可把东林党人罢免处置。中国的精神文明也只到此田地而已。忠直之士到底死于宦官之手，东汉如此，明末也如此，明末就有人比东林党人如宋朝宋江等一百〇八淮南盗贼。党人倒后，便有宦官党崔呈秀等起而代之，时人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儿。”然而，党人终於灭亡，而虎，彪，狗，孝子顺孙终于胜利了。因为中国向来没有人权的保障。

我们须知笔端舌端虽然一样可以杀人（口诛笔伐），总没有枪端利害。在笔端与枪端交锋之时，定然是枪端胜利，而笔端受宰割。所谓人权保障，言论自由，就是叫笔端舌端可以不受枪端的干涉，也就是文人与武人之争。论理文人应该联合战线，要求笔锋舌锋自由的保障。然而事实上文人政客未必拥护言论

自由，因为文人已经投降武人的麾下，自己站在枪杆后面，对照的是枪头，并不是枪口，所以也不觉得争言论自由重要了。这是历史上数见不鲜的事实。

六　论商女所以必唱《后庭花》的理由

中国今日的最大弱点，谁也知道是国民漠视国事，如一盘散沙。须知这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并非国民的天性，乃因不得人权保障，法律不能卫人，所以人人不得不守口如瓶以自卫。中国青年谁没有一腔热血，注意政治时局。但是到了廿五，三十年纪，人人学乖了，就少发议论，少发感慨。四十者比三十者更乖。所以如此者，是从经验得来，并非其固有的本性。假定今日有人权保障，国民必另有一番气象。以历史为证，东汉太学生也都关心国事，尚气节，遇事直言，到了党锢的摧残，而直言之士杀戮几百剿家灭族以后，风气便大不同。由是而有魏晋清谈之风，读书人谈不得国事，只好走入乐天主义，以放肆狂悖相效率。有的佯狂，有的饮酒，如阮籍饮酒二斗，吐血三升，天下称贤。所谓贤，就是聪明，因为能在不许谈国事之时谈私事，纵欲以求人生之快。这是人权被剥夺时，社会必有的反应，古今同然。今日跳舞场生意之旺盛，就是人民被压迫，相戒莫谈国事，走入乐天主义的合理的现象。商女虽然也知亡国恨，但是既然不许开抗日会，总也有时感觉须唱唱后庭花解闷的需要。……

春日游杭记

一

某月日，日本陷秦皇岛，觉得办公也不是，作文也不是，抗日会不许开，开必变成共产党。于是愿做商女一次，趁春日游杭。该当有人说，将来亡国责任，应由幽默派文人独负吧？因为听说明朝之亡，也是亡于东林党人，并非亡于吴三桂、李自成、魏忠贤。其实，这样也好。近日推诿误国责任颇成问题，国民党推给民众，民众推给政府，政府推给军阀，军阀一塌刮子推给共产党，弄得鸡犬不宁，朝野躁动。如果有一人能代众受过，使问题解决，天下太平，从此不再听推诿肉麻的话，也是情愿的。

由梵渡上车，乘位并不好，与一个土豪对座。这时大约九时半。开车后十分钟，土豪叫一盘中国大菜式的西菜，不知是何道理，他叫的比我们常人叫的两倍之多。土豪便大啖大嚼起来，我也便看他大嚼。茶房对他特别恭顺。十时零六分，忽然来一杯烧酒，似乎是五茄皮。说也奇怪，十时十一分，杂碎的大菜吃完，接着是白菜烧牛肉，其牛肉至十二片之多。我益发莫明其妙了。十时二十六分，又来土司六片，奶油一碟。于是我断定，此人五十岁时必死于肝癌。正在思索之时，又来一位

油脸而黑的中山装少年。一屁股歪在土豪旁边坐下，一手把我桌上的书报茶杯推开，登时就有茶房给他一杯咖啡，一盘火腿蛋。于是土豪也遭殃了。青年的呢帽一直放在土豪席上位前。我的一杯茶，早已移至土豪面前，此时被这帽一推，茶也溢了，桌也湿了。我明白这是以礼义自豪之邦应有的现象，所以愿以礼为终始，并不计较。排布定当，于是中山装青年弯下他的油脸，吃他的火腿蛋。我看见他身上徽章，是什么沪杭铁路局的什么员，又吃完便走，乃断定他这碟火腿蛋一定是贿赂。这时土豪牛肉已吃到第九片，怎么忽然不想吃了。于是咳嗽、吐痰、免冠、搔首，颇有饱乐之状。十时卅一分茶房来，问可否拿走，土豪毫不迟疑的说“等一会”。经此一提醒，土豪又狼吞虎咽起来。这回特别快，竟于十时四十分全碟吃完。翻一翻报，脸上看不见有什么感触，过一会头向桌上一歪，不五分钟已经鼾然入寐了。我方觉得安全。由是一路无聊到杭州。

到杭州，因怕臭虫，决定做高等华人，住西泠饭店，虽然或者因此与西洋浪人为伍，也不为意。车过浣纱路，看见一条小河，有妇人跪在河旁浣衣，并不是浣纱。因此想起西施，并了悟她所以成名，是因为她浣纱，尤其因为她跪在河旁浣纱时所必取的姿势。

到西湖时，微雨。拣定一间房间，凭窗远眺，内湖、孤山、长堤，宝俶塔、游艇，行人，都一一如画。近窗的树木，雨后特别苍翠，细草茸绿的可爱。细雨濛濛的几乎看不见，只听见草叶上及田陌上浑成一片点滴声。村屋五六座，排在山下，屋虽矮陋，而前后簇拥的却是疏朗可爱的高树与错综天然的丛芜、蹊径、草坪。其经营毫不费工夫，而清华朗润，胜于上海愚园路

寓公精舍万倍。回想上海居民，家资十万始敢购置一二亩宅地，把草地碾平，花木剪成三角、圆锥、平头等体，花圃砌成几何学怪状，加一五尺假山，七尺渔池，便有不可一世之概，真要令人痛哭流涕。

二

半夜听西洋浪人及女子高声笑谑，吵的不能成寐。第二天清晨，我们雇一辆汽车游虎跑。路过苏堤。两面湖光潋滟，绿洲葱翠，宛如由水中浮出，倒影明如照镜。其时远处尽为烟霞所掩，绿洲之后，一片茫茫，不复知是山是湖、是人间、是仙界。画画之难，全在画此种气韵，但画气韵最易莫如画湖景，尤莫如画雨中的湖山：能攫得住此时波光回影，便能气韵生动。在这一副天然景物中，只有一座灯塔式的建筑物，丑陋不堪，十分碍目，落在西子湖上，如同美人脸上一点烂疮。我问车夫这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展览会纪念塔，世上竟有如此无耻之尤的留学生作此恶孽。我由是立志，何时率领军队打入杭州，必先对准野炮，先把这西子脸上的烂疮，击个粉碎。后人必定有诗为证云：

西湖千树影苍苍　　独有丑碑陋难当
林子将军气不过　　扶来大炮击烂疮

虎跑在半山上，由山下到寺前的半里山路，佳丽无比。我们由是下车步行。两旁有大树，不知树名，总而言之，就是大树。路旁也有花，也不知花名，但觉得美丽。我们在小学时，学堂不教动植物学，至此吃其亏。将到寺的几百步，路旁有一小

涧，湍流而下，过崖石时，自然成小瀑布，水击石潺潺之声可爱。我看见一个父亲苦劝他六岁少爷去水旁观瀑布。这位少爷不肯。他说水会溅到他的长衫马褂，而且泥土很脏。他极力否认瀑布有什么趣味。我于是知道中国非亡不可。

到寺前，心不由主的念声阿弥陀佛，犹如不信耶稣的人，口里能常喊出“O Lord”。虎跑的茶著名，也就想喝茶，觉得甚清高。当时就有一阵男女，一面喝茶，一面照相，倒也十分忙碌。有一位为要照相而作正在举杯的姿势。可是摄后并不看见他喝。但是我知道将来的照片簿上仍不免题曰“某月日静庐主人虎跑啜茗留影”。这已减少我饮茶的勇气。忽然有小和尚问我要不要买茶叶。于是决心不饮虎跑茶而起。

虎跑有二物，游人不可看：一、茅厕，二、茶壶，都是和尚的技巧发明。虎跑的茶可不喝。这茶 壶却不可不研究。欧洲和尚能酿好酒，难道虎跑的和尚就不能发明个好茶壶（也许江南本有此种茶壶，但我却未见过）。茶壶是红铜做的，式样与家用茶壶同，不过特大，高二尺，径二尺半，上有两个甚科学式的长囱。壶身中部烧炭，四周便是承水的水钜，壶耳、壶嘴俱全，只想不出谁能倒得动这笨重茶壶。我由是请教那和尚。和尚拿一白铁锅，由缸里挹点泉水倒入，登时有开水由壶嘴流溢出来了。我知道这是物理学所谓水平线作用，凉水下去，开水自然外溢，而且凉水必下沉，热水必上升，但是我真无脸向他讲科学名词了。这种取开水法既极简便，又有出便有入，壶中水常满，真是周全之策。倘如中国政府也能如虎跑和尚的聪明，量入为出，或是每回取之于民的必有相当的给施于民，那末——中国也就不至于是中国了。

三

我每回到西湖，必往玉泉观鱼，一半是喜欢看鱼的动作，一半是可怜他们失了优游深潭溲壑的快乐。和尚爱鱼放生，何不把他们放入钱塘江，即使死于非命，还算不负此一生。观鱼虽然清高，总不免假放生之名，行利己之实。

观鱼之时，有和尚来同我谈话。和尚河南口音，出词倒也温文尔雅。我正想素食在理论上虽然卫生，总没看见过一个颜色红润的和尚，大半都是面黄饥瘦，走动迟缓，明系滋养不足。

因此又联想到他们的色欲问题，便问和尚素食是否与戒色有关系。和尚看见同行女人在座，不便应对，我由是打本乡话请女人到对过池畔观鱼，而我们大谈起现代婚姻问题了。因为他很诚意，所以我想打听一点消息。

"比方那位红衣女子，你们看了动心不动心呢?"

我这粗莽一问，却引起和尚一篇难得的独身主义的伟论。大意与伯拉图所谓哲学家不应娶妻理论相同。

"怎么不动心?"他说，"但是你看佛经，就知道情欲之为害。目前何尝不乐?过后就有许多烦恼。现在多少青年投河自尽，为什么?为恋爱!为女人!现在多少离婚!怎么以前非她不活，现在反要离呢?你看我，一人孤身，要到泰山、妙峰山、普陀、汕头，多么自由!"

我明白，他是保罗、康德、伯拉图的同志。叔本华许多关于女人的妙论，还不是由佛经得来?正想之间，忽然寺中老妈经过，我倒不注意，亏得和尚先来解释：

"这是因为寺中常有香客家眷来歇，伺候不便，所以雇来跟香客洒扫的。"其实我并不怀疑他，而叔本华、伯拉图向来并不反对女人洒扫。

四

出寺，在外廊出八毫钱买一铜雀瓦。付价后，我告诉摊主这是假的。

"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摊主严词责问。

"我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我爽利答得他无话可对。

摊主语塞，然交易既成，我们感情便又融洽起来。忽然我看到一卷雷峰塔的佛经，于是觉得又须来个"你不好打倒你"的争辩。

"你又来欺骗民众!"

"这回是真的了"。

"你们为什么好骗人?"

"要吃饭。"

"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做"。

"你来做，还不是一样"?

争辩失败，由是由荷包掏出二元大洋，一手付钱，一手取经。交易成，感情又融洽：他有饭吃，我有经读。

记得《论语》"雨花"就登过某师长对学生的演讲词，说学生不要打倒军阀说："人家做人家的事，吃人家的饭，你要打倒人家?"所以我立志买假古董，维持摊家饭碗，也是受了某公的感化。

思满大人

昨天某京官来访。略叙寒暄片刻就走，临别时还对我说声goodbye。走后我对黄妈说："这客人倒是南京的什么×长咧！"

"看他的样子倒想不到，"黄妈说，"咳啊！现在民国真不像样了。从前做官的老爷，一出门至少带四个跟班——一个递片盒，一个装水烟，两个开路——出门坐的是绿呢轿，有人打锣喊路，那才排场啊！你看现在一个人穿西装，拿根棍子，弓冬弓冬自己走来，也不抽水烟，谁还猜得出他是个衙门里老爷？满口说的是什么外国话，咱们听也听不懂。"

黄妈这一番议论，打动了我的心窍，使我深叹世风不古，而想到古时王公大人的风度。

西文以"满大人"(Mandarin)一字指满清自一品至九品的官吏，代表一时代的某阶级，甚有意义。民国以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而这班"满大人"的幻灭，也可以算是一件最不幸的事。因为他们是中国文明的一种结晶品，是几世纪的文物礼俗所养成的。也许满清的时代，是最贪污的时代之一，但是那些满清的贪官污吏都是极文雅的先生们，他们有宏亮的声音，雍容的态度，又有一口音韵铿锵的官话，出口成文的谈吐。他们

虽然贪污、纳贿，却能够使你觉得贪污、纳贿是一种风雅的韵事，并不龌龊卑鄙，不但伸手拿钱的人可以无愧，就是送钱的人，也觉得几分光荣。自然满清官僚，未必个个如此。理想的大老爷，可供艺术赏鉴而无憾者，本不可多观。这也如理想的健美女子，由艺术家看来，也是寥如晨星，可遇而不可求，但是在满清时代，要找总找得到，今也不然，举目皆是"同志"。……

怎样才算是个满清的王公大人，界说颇不易下。在黄妈等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位不看见他做事，但赚钱的本领很大而能保我们一家有吃有穿的特种老爷"。不过要下真一界说，却不容易，犹如英国的"真多罗门"Gentleman（绅士）一字，也是难下界说。但是天地间确有大老爷，犹如天地间确有"真多罗门"，我们不容疑惑的。

"真多罗门"走进房中，就能够使女性莫知其所以然的心里愉快。也许有些女性要说"你看他的头发分的样子，就知道他是真多罗门"；有的说"你看他的两肩宽正，怎么会不是呢？"实际上我们只知道一切都在一种不可捉摸的风度而已，多少的外国人，也是被李鸿章袁世凯不可捉摸的风度打动了。多少人在惋惜，现在民国看不见李鸿章袁世凯的一流人物。

你要断定某人是否满清的王公大人，只须听他讲官话。西人以Mandarin一字包括"满清官僚"及"官话"甚有意思。须知讲官话，在从前是一种艺术，是要半世的修养才学会的。学会讲官话的人，你可半天坐着听他谈论，如听一出好戏一样。他的声音是从喉管里的深处发出来的，到了嘴里，又有一段抑扬顿挫的工夫，其中又有应有的咳嗽，停顿，捻须等做点缀，你

听他的句读是流利铿锵的，措词是温文尔雅的，前后是有照应的；有“一则”“二则”，“三则”的分段的，又夹杂“国计民生”、“涓滴归公”、“未可厚非”、“不无小补”的文言词句的。在他静听之时，一口一口的“是的”来的非常安详，宛如钟鼓之有节奏；在他发言时，每段段末，他有“高明以为何如”重叠的波浪，听来非常悦耳。你想向这种人行贿，是也多么风雅的事；受这种人敲剥，也有多么畅快？现在不然了。我们的贵人只会乱发谈话，而且发的粗鄙、不雅、无伦次、不动人。记忆力既差，前后又无照应，所以益发不像样了，如黄妈所说。我们既然必须被剥被敲，至少也须使我们能欣然被剥以为乐。但是一层，现已办不到了。所以说那班“满大人”之幻灭、算是民国最不幸的一件事。

但是假定官话，只用气音韵腔四字可以了之，那也不足算为一种艺术了。凡艺术，必有艺术家之背景修养。在真正好的官话会谈，一切都是美术的调和——房中之布置，大老爷的声音，端肃的容貌、纨扇、檀香、木几、雕屏、八字须、马褂、朝珠等——一切都调和而成一艺术调和的印象。比方说，穿西装的人，就不会有讲官话的神气。因为穿西装时的手势，与官话都格格不合。就如穿鱼白长衫拿一把纨扇的人去野外打哥而夫球，或是一面拿起白手绢醒鼻子一面讲官话，我们都觉得不相宜。讲官话的人，不应拿手绢醒鼻子，只应咳嗽吐痰：咳嗽以响以缓为主，吐痰以远以急为主，始为得体（即二入一出法）。其次，八字胡子也是不可少的，这也须要半生的造就，兼有天才，始能成功。我现在看得起的，只有美髯翁于院长而已，其余的天分未足，都留不起来，或者果留起来，也很勉强。

第三而最要的，就是态度之安详与仪容之整肃。这尤其需要内心修养的功夫了，须由读书、阅历、涵养、定志等得来。古时的王公大人也许有遇见不幸，但是他总是处之泰然。他的长吁是有节奏的，打嚏是有法度的。假使他跌一交，也必雍容起来，——不慌不忙的戴上他的玳瑁眼镜。我们现代的部长，看来几乎能踢足球。踢足球，谁也知道是不雅的姿势……罗文干部长甚至于吸雪茄。一人吸雪茄烟，还能讲漂亮的官话吗？自然应吸水烟，才是合式。老实说，现代的部长，并未倡言他们讲的是北京官话。不过这些也都不必勉强……

至于官话的内容自身，即词汇方面，我们可以分为专门的口语，及文学的谈吐。关于口语方面，这些都有定套的，不但有公文法程可查，就是一些科员秘书也可以传授这些学问。谁能考得阿伯林博士，便会学这种学问，而且这种学问本来就很有趣。比方你说到自己的儿子，叫做“小犬”；称别人的儿子叫做“豹儿”，你的老婆叫做“贱荆”，别人的老婆叫做“夫人”，你去看人谓之“走访”，请人来看你叫做“命驾”云云。这种学问，是容易看见进益的，而且能使讲的如登大雅之堂。

至于文学的谈吐，那就存乎其人而非一朝一夕所能致效的了。恐怕非十年窗下的勤学苦，不易奏效。你想在国家多难、诸般待理之时，谁复能埋头勤苦读呢？因此益觉得古时王公大人之谈吐为难能可贵了。无论你骂他怎样贪污顽固，他们大概是学问词章都用过一点工，不看《资治通鉴》，至少袁了凡的《纲鉴》也总看过，《说文》小学至少也粗识一点，《左传》《国语》唐宋古文也有百多篇能成诵的。所以满清王公大人的谈话，是一种关于政事而夹杂义理诗词的文人谈话。因为向来中国的官

都是文人做的，读书就是做官的终南捷径，所以中国的官僚到底不失文人的本色。他可以同你谈老庄荀墨，元曲宋词。但是我们的现代大老爷，兴趣便稍微不同了。

是的，古时的王公大人已不见了，讲官话的艺术也已荒废了。我们没有一个李鸿章，只有阿伯林大学的毕业生，我们看不见曾国藩、张之洞、只看见张宗昌之辈。他们的名字叫做"玉祥"、"福祥"，"振春"。"金珏"，而他们的姨太太不是"迎春"，便是"秋香"。我想这也是一种可以纪念的国耻。

只有前天，我偶然发见一位真有满清大人风度的朋友。他仪容十分可敬，手里拿的是商务影印的古板《汉书·艺文志》。他好诗词哲理、历史、考古。一口的漂亮的官话，听了尤令人心醉。我听他谈——今日之民穷财尽，政治之贪污，经济之破产，学风之不可不整顿，财政之不可不公开，民权之不可不保障，司法之不可不独立。我对自己说："这位就是今日绝无仅有的王公的楷模。他有王公大人的风度，练达，及讲官话的本领。他还可以做大官，假定做了官，他也可以侵吞公款，中国尚有救药。"

让娘儿们干一下吧！

上星期见《大陆报》登有一条新闻。有美国某夫人，是什么女权大同盟的主席，名字似是Mrs. Inez Hayne，已记不清了。她得着神感似的说：男子统治的世界，已弄成一团糟了。此后应让女子来试一试统治世界，才有办法。

以“统治世界”的男子之一的身分而言，我是完全赞成此议的。我就并不想要治天下，治了半世，也有点倦意了。我愿意把天下禅让出来，交给任何有勇气接收这种责任的傻瓜。我要请假一下。我是道地失败者。我想凡诚实的男子，都与我同意。就使达斯马尼亚的土人愿意出来负此重任，我也愿让天下给他们。只怕他们有许由的聪明，不肯出来。

我要挂冠而去了。我觉得，而所有的男子大概可同我觉得，“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是可以欣羡的。据说，男子是自己运命的主人翁及世界的主人翁，而且是掌自己魂灵的主宰及掌一切人事的主宰，据说，世上最好的差事，如做文官，武将，市长，推事，导演，主笔，都被男子包办了。老实说，谁在高兴这些？事实是非常简单。哥伦比亚大学某心理学教授说过，真正男女的分工，是男子赚钱，女子花钱。我很赞成调换一下。我

很愿意看见女人在船坞，会议室，编辑室，公事房出汗，而我们穿淡素旗袍在花园中，等我们所爱的人由公事房出来，带我们去看电影。黑恩夫人，有此妙想，真是可人。

这些自私的话且按下不提。老实说，我们看看自己的成绩，也应该害臊。世事无论是中国是外国，是再不会比现在男子统治下的情形更坏了，所以姑娘们来向我们要求“让我们娘儿们试一试吧”，我只好老实承认我们汉子的失败，把世界的政权交给娘儿们去。

娘儿们专会生养儿女而我们汉子偏要开战，把最好的儿女杀死。这真叫做短命。但也没法可想。我们生性如此。汉子总是好战。女人最多互相揪发抓脸而已。假如伤口不入毒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害处。女人最多拿帚柄相打，男子却非用机关枪对打不可。Heywood Broun 说过。毛病就在我们喜欢听锣鼓或是现代的军乐。我们一天喜欢听锣鼓，战争一天不会消灭，此可断言。我们抵抗不过锣鼓的声音。假使女子统治世界，而将要宣战，那时我们可以说：“姑娘们，现在的世界是你们的了。假使你们非打仗不可，你们自己去打吧。”这样就没人用机关枪对打，而天下真正太平了。

我们实在太不害臊了。军缩会议失败了，经济会议也失败了。人，男人，失败了。谁也知道，现在的世界，应该大家禁用毒气，和平贸易。但是我们怎么做法？我们不把当今的贤者如罗素，爱斯坦，罗兰之流请出来，却把这些事交给“专家”！我们要裁减军备，促进和平，却去请出一班海陆军事专家——专长屠杀技术的嗜杀人的汉子——来开会，而愕然诧异为什么军缩会议失败了。后来便是大家觉得战债必须取消，关税必须

废除，世界的不景气才会终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请出一些大学教授，统计学家，眼光如豆，只懂得算百分之几的关税"专家"，出来开会。于是又愕然诧异为什么经济会议也失败了。你想关税取消，这些关税专家，还有饭吃吗？这等于请一些训诂专家，来开会打倒汉字。

现在我什么都不管了。外交家在挂白羊皮手套拉手谈天，战云却弥漫天际了，而我们正在自作聪明。如果不赶紧将世界治权由带白手套的外交家及带厚眼镜的专家手里夺回来，不久必有大战，而一切就完了。所以也不必怎样鳃鳃过虑。因此娘儿们要来自告奋勇，我只好说："来吧，姑娘们！上帝保佑你们！横竖你们治世的成绩不会比我们那里糟的。"假使你要禁止毒瓦斯、就禁止毒瓦斯。事情是做得到的，假使你有真心。而假使你不请"专家"来开会，把所有的专家枪毙，而请萧伯纳，爱斯坦，居里夫人出来统治世界，第二次大战是可以而一定会避免的。

假使猴狲会知道我们人类在日内瓦所做的勾当，必定笑断牙齿了。

至少我自己是预备下野，而把政权交与陶老三，富春楼老六（注），郑毓秀，张默君之同性。假定我能积一点钱，我要跑到太平洋之南的岛上，或是蹿入非洲山林中。倘使富春楼老六之辈，仍然不能消此浩劫，而欧洲文明全部焚毁了，那时我居在非洲深林的树上，可以拍胸说："上帝啊！至少我诚实。"

（注）此陶老三即《碧眼儿日记》之 Dorothy，而富春楼老六即该书中之 Dora 纽约百老汇之小姐也。即中国若有老三老六其人、鄙人亦未尝见面，幸读者垂察，不胜感激涕零之至。



披 荆 集



论　　文

（上篇）

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下卷（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章稍微知其涯略了。此派文人的作品，虽然几乎篇篇读得，甚近西文之 Familiar essay（小品文），但是总括起来，不能说有很伟大的成就，其长处是，篇篇有骨气，有神彩，言之有物；其短处，是如放足妇人。集中最好莫如张岱之《岱志》《海志》，但是以此两篇与用白话写的《老残游记》的游大明湖听书及桃花山月下遇虎几段相比，便觉得如放足与天足之别。真正豪放自然，天马行空，如金圣叹之《水浒传序》，可谓绝无仅有。大概以古文做序、跋、游记、题词、素描，只能如此而已。“简炼”是中文的特色，也就是中国人的最大束缚。但是这派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钞》，确系高见。因为我们在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发现了最丰富、最精

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通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其中如三袁弟兄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这真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了。

一 性 灵

西洋近代文学，派别虽多，然自浪漫主义推翻古典主义以来，文人创作立言，自有一共通之点与前期大不同者，就是文学趋近于抒情的、个人的：各抒己见，不复以古人为绳墨典型。一念一见之微都是表示个人衷曲，不复言廓大笼统的天经地义。而喜怒哀乐、怨愤悱恻，也无非个人一时之思感，因此其文词也比较真挚亲切，而文体也随之自由解放，曲尽缠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了。近代文学作品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说的是自己的话，不复为圣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所以近代文学之第一先声，便是卢骚的忏悔录，所言者是卢骚一己的事，所表的是卢骚一己的意，将床笫之事、衷曲之私，尽情暴露于天下，使古典主义忸怩作态之社会，读来如晴天霹雳，而掀起浪漫文学之大潮流。Ludwig Lewisohn 在最近出版《美国之表现》(《Expression in America》，这是一部最好的美国文学史）序言概论近代文学一段说："Literature, in other word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lyrical and subjectivein both origin and ap-

peal."“换言之，文学之来源与感力，愈来愈是抒情的与主观的。”就是说，近代文学由载道而转入言志。袁中郎《雪涛阁集序》说："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也一半是指散文转入抒情的意思。所以说性灵派文学，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而足以启近代散文的源流。

性灵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议论最畅快的，见于袁宗道《论文》上下二篇。下篇开始说：则“爇香者，沉则沉烟，檀则檀气，何也？其性异也。奏乐者，钟不藉鼓响，鼓不假钟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惟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摸拟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项学问，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丝意见，徒见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说，又见前辈有能诗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纸，入此行市，连篇累牍，图人称扬，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鸿钜之裁，自非行乞左马之侧，募缘残溺，盗窃遗矢，安能写满卷轶乎？试将诸公一论，抹去古语成句，几不免于曳白矣！其可愧如此！”这段话，比陈独秀的革命文学论更能抓住文学的中心问题而做新文学的南针。

二 排 古

文章者，个人之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故言性灵之文人必排古，因为学古不但可不必，实亦不可能。言性灵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寻到文学之命脉，意之所之，自成佳境，决不会为格套定律所拘束。所以文学解放论者，必与文章纪律论者冲突，中外皆然。后者在中文称之为笔法、句法、段法、在西洋称为文章纪律。这就是现代美国哈佛教授白璧德教授的"人文主义"与其反对者争论之焦点。白璧德教授的遗毒，已由哈佛生徒而输入中国。纪律主义，就是反对自我主义，两者冰炭不相容。其实，一七九五年，英人杨氏(Edward Young)在Conjectureon Original Compos这篇奇文中，早已认清文学的命脉系出于个人思感，而非所可勉强仿效他人。杨氏说："我们越不模拟古人，越与古人相似。"所以不肯模拟古人，一则因为无暇，二则因为古人为文也是凭其性灵而已。袁宗道的《雪涛阁集序》也说："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

三 金圣叹代答白璧德

中国的白璧德信徒每袭白氏座中语，谓古文之所以足为典型，盖能攫住人类之通性，因攫住通性，故能万古常新；浪漫文学以个人为指归，趋于巧，趋于偏，支流蔓衍，必至一发不

可收拾。殊不知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凡出于个人之真知灼见，亲感至诚，皆可传不朽。因为人类情感，有所同然，诚于己者，自能引动他人。金圣叹尤能解释此理，与西方歌德所言吻合。《答沈匡来书》说："作诗须说其心之所诚然者，须说其心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若唐律诗亦只作得中之四句，则何故今日读之犹能应声滴泪乎?"

凡人作文，只怕表情不诚，叙物不忠，能忠能诚，自可使千古读者堕同情之泪。圣叹言"忠"一字甚好。《水浒传序三》说："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为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吾既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古人为文，百世以后读之应声滴泪，就是因为耳忠眼忠而物亦忠，吾既忠，人亦忠。于己性灵耳目思感不忠的人，必不能使人亦忠。作者与读者关系，说来无过如此。

四　金圣叹之大过

圣叹看来，似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人物，对于人生万物，每有拍案惊奇之赞叹。观其论诗，谓："诗如何可限字句?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与许青屿书》)真如已入室升堂，知道文章孕育所在了。所谓"吾书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变灭。"亦甚佳妙。又观其论唐诗句无雷同，实已窥到创造之心境。与许祈年书的全文甚好，

抄录于下："弟口诵唐人七言近体，随手间自钞出，多至六百余章，而其中间乃至并无一句相同。弟因坐而思之，手之所捻者笔，笔之所醮者墨，墨之所着于纸者，前之人与后之人，大都不出云山花木沙草虫鱼适是也。舍是则更无所假托焉。而今我已一再取而读之，是何前之人与后之人，云山花木沙草虫鱼之犹是，而我读之之人之心头眼底，反更一一有其无方者乎？此岂非一字未构以前，胸中先有浑成之一片，此时无论云山乃至虫鱼，凡所应用，彼皆早已尽在一片浑成之中乎？不然，而何同是一云一山一虫一鱼，而入此者不可借彼，在彼者，更不得安此乎？"这简直就是 Edwrd Young 的《文章孕育论》，也就是 Croce 的《艺术单纯论》(The unity of a work of art)，因为他表章文人之文是出于文人个性自然之发展，非可仿效他人，亦非他人所可仿效，非能剥夺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剥夺。

但是不知如何，圣叹始终缠绵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中，与袁枚及公安诸子等所言文章无法大相悖谬。我于他处曾经指出圣叹之病，现在又细绎其言，知道并不冤枉他。我也坐思其故，圣叹实一极有理性之人，有科学头脑，无科学题材，故在文学上运用其理智，发明章法句法及为唐诗分解，这些尝试，都含有 Hegel 穷探逻辑的意味。《答韩贯华书》中说："弟比来……止是闲分唐人律诗前后二解，自言乐耳……弟因寻常见世间会说话人，先必有话头，既必有话尾。话头者，谓适开口，渠则必然如此说起，盖如此说起，便是说话，不如此说起，便都不是说话也。话尾者，既已说过正话，便又亟自转口云……今弟所分唐律诗之前后二解，正是会说话人之话头话尾也。"他虽然知道不可限诗字句，但他所感到趣味的，是这些语言逻辑上的承转

的问题。

何以说不冤枉他？试读以下《水浒传序三》之论《史记》庄生与《水浒》之文。“吾旧闻有人言，庄生之文放浪，《史记》之文雄奇，始亦以之为然，至是忽咥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语瞽，真可谓一无所知，徒令小儿肠痛耳。”读者至此觉得甚妙，以为圣叹将揭穿宇宙文章寄托性灵之大秘奥。又说下去：“夫庄生之文何尝放浪，《史记》之文何尝雄奇，彼殆不知庄生之所云，而徒见其忽言化鱼，忽言解牛，寻之不得其端，则以为放浪，徒见《史记》所记皆刘项争斗之事，其他又不出于我人报仇，捐金重义为多，则以为雄奇也。”读者似可见《史记》庄生行文之秘奥，而“得其端”了，及读接句下文，听圣叹发挥行文之“端”，乃大失望。接句下文是：“若诚以吾读《水浒》之法读之，正可谓庄生之文精严，《史记》之文亦精严……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呜呼，子长庄生岂知字法句法章法之为何物乎？呜呼，吾虽不欲使圣叹下第，其可得欤？

庄生，文之最放者，取其最放，而诬以精严，裹其女足，授以尖鞋，使天下之士赖句法章法裹足尖鞋以效庄生，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乎？

（下篇）

数月前读沈启无编的《现代散文钞》二卷，得其中极多精彩的文学理论，爰著《论文》篇，登《论语》十五期，略阐性灵派的立论；意犹未尽，屡思续作，不图一期过一期，至今未

果。性灵二字，不仅为近代散文之命脉，抑且足矫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盖现代散文之技巧，专在冶议论情感于一炉，而成个人的笔调。此议论情感，非自修辞章法学来，乃由解脱性灵参悟道理学来。桎梏性灵之修辞章法，钝根学之，将成哑吧，慧人学之，亦等钝根。盖其所言在肤革，不在骨子，在客貌，不在神髓。学者终日咿唔摹仿，写作出来，何尝有一分真意见，真情感流露出来？无意见无情感则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读之昏昏欲睡，文字任何优美，名词任何新鲜，皆死文学也。性灵之启发，乃文人根器所在，关系至巨，故不惮辞费，再为下篇，以明文章之孕育取材及写作确不能逃出性灵论范围也。吾知士大夫将不直吾言，然吾说我心中要说的话，士大夫之论不足畏也。士大夫岂懂得性灵为何物乎？袁中郎叙陈正甫《会心集》曰："……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此种不知趣之士大夫何足论文？知趣是学文之始。不相信士大夫，是学问之始。

一　性灵之摧残与文学之枯干

有意见始有学问，有学问始有文章，学文必先自解脱性灵参悟道理始。古文盛行时，文字成一问题，故修炼辞藻，可虚糜半世工夫。今则皆用质直文字，文章即说话，能说话便能做文章。巧话有巧文，陋话有陋文。故今文人所苦者，无话可说而已，无话可说，乃无病呻吟，萎靡纤弱，甚有盈篇累牍，读完仍不见说一句真知灼见的话。尝推其故：塾师教作文，不教

说心中要说的话，心中不可不说的话，只教说得体的话，是摧残性灵之第一步。将来小学生成士大夫，委员，秘书，起草宣言，满篇皆得体文章，乃此种作文教学为厉之阶也。及至士大夫发宣言，作演讲，洋洋洒洒，无一句老实话，恬不知耻，报纸强迫刊载，学生引为楷模。于是朝野以应酬文章相欺相诓，是摧残性灵之第二步。然发宣言作演讲，犹系应酬文章，非文学也，宣誓必念总理，自述必言追随，犹可说也。若文学而说得体于话，违心之论，则何足以传？宣言演讲之刊载，非人好刊载也，强迫人刊载也，非人好读也，畏而疑之，不得不读也。若文学作品，汝有何官方势力迫人刊载，汝死后有何权力，迫人传诵乎？是汝下台而汝文与汝共下台，汝死而汝文与汝共死。

文章何由而来，因人要说话也。然世上究有几许文章，那里有这许多话？是问也，即未知文学之命脉寄托于性灵。人称三才，与天地并列；天地造物，仪态万方。岂独人之性灵思感反千篇一律而不能变化乎？读生物学者知花瓣花萼之变化无穷，清新富丽，愈演愈奇，岂独人之性灵，处于万象之间，云霞呈幻，花鸟争妍，人情事理，变态万千，独无一句自我心中发出之话可说乎？风雨之夕，月明之夜，岂能无所感触，有感触便有话有文章。惜世人为塾师所误，文法所缚，不敢冲口而出，畅所欲言而已。拿起笔来，满脸道学。忸怩作丑态，是以不能文也。吾心所感所憎所嗔所喜所奇所叹何日何处无之。第因世人失性灵之旨，凡有写作，皆不从心，遂致天下文章虽多，由衷之言甚少，此文学界之所以空疏也。试取今日洋洋洒洒之社论，究有几句话，非说不可，究有几个文人，有话要向我说，便知此中之空乏。人称三才之一，而枯干至此，不及花鸟，岂非大

奇？

二　性灵无涯

性灵派文学，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莫能遏之，国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著之纸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诵。不故作奇语，而语无不奇，不求其必传，而不得不传，盖“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谭友夏诗归序》）。不与众言伍，斯不能不传。袁中郎曰：“夫天下之物，孤行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小修诗叙》）。学文无他，放其真而已。人能发真声，则其穷奇变化，亦如花鸟之色泽，云霞之变态，层出无穷，至死而后已。《小修中郎先生全集序》曰：“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即方圆黑白相反，纯疵错出，而皆各有所长以垂不朽。”知心灵无涯，则知文学创作亦无涯。今日中国几万个作者，人人意见雷同，议论皆合圣道，诚为咄咄怪事。

三　文章孕育

文章有卓大坚实者，有萎靡纤弱者，非关文字修词笔法也。卓大坚实，非一朝一夕可致，必经长期孕育。世事既通，道理既澈，见解愈深，则愈卓大坚实。性灵未加培养，事理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及既舒纸濡墨，然后苦索饥肠以应付之，斯流为萎靡纤弱。《论语》收到稿件，每读几行，即知此人腹中无物，特以游戏笔墨作荒唐文字而已。《论语》提倡幽默，幽默亦非一朝一夕可致，非敢望马上成功也。所刊载亦有萎靡纤弱文字，而中仅有一二句可喜者，此一时不能免之现象也。故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参透，而求得幽默也。今人言思想自由，儒道释传统皆已打倒，而思想之不自由如故也。思想真自由，则不苟同，不苟同，国中岂能无幽默家乎？思想真自由，文章必放异彩，放异彩，又岂能无幽默乎？

吾尝谓文人作文，如妇人育子，必先受精，怀胎十月，至肚中剧痛，忍无可忍，然后出之。多读有骨气文章有独见议论，是受精也。既受精矣，见月有感，或见怪有感，思想胚胎矣，乃出吾性灵以授之，出吾血液以育之，务使此儿之面目，为吾之面目，中途作官，名利缠心，则胎死。时机未熟，擅自写作，是泻痢腹痛误为分娩，投药打胎，胎亦死。多阅书籍，沉思好学，是胎教。及时动奇思妙想，胎活矣大矣，腹内物动矣，母心窃喜。倘有许多话，必欲迸发而后快，是创造之时期到矣。发表之后，又自诵自喜，如母牛舐犊。故文章自己的好。

四　会心之顷

一人思想既已成熟，斯可为文。然一人一日中之思想万千，其中有可作文者，有不可作文者，何以别之？曰，在会心二字。凡可引起会心之趣者，则可为作文材料，反是则决不可。凡人触景生情，每欲寄言，书之纸上，以达吾此刻心中之一感触，而觉湛然有味，是为会心之顷。他人读之，有同此感，亦觉湛然之味，亦系会心之顷。此种文章最为上乘。明末小品多如此。周作人先生小品之成功，即得力于明末小品，亦即得力于会心之趣也。其话冲口而出，貌似平凡，实则充满人生甘苦味。

会心之语，一平常语耳，然其魔力甚大。似俚俗而实深长，似平凡而实闲适，似索然而实冲淡。施耐庵所谓“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尝闻也。”（《水浒传序》）

会心之顷，时时有之。施耐庵曰：“盖薄暮篱落之下，五更被卧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金圣叹曰：“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与许青屿书》）此语与上引袁中郎“妇人孺子真声”说正合。文人放弃此心声，剽窃他人烂语，遂感觉无话可说，其愚孰甚？

陶靖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何等平常话，亦是何等佳句。李太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亦是何等平常话，亦是何等佳句。吾人阅此景此情，何日无之，惜不敢见真。见真则俯仰之际，皆好文章，信手而出，皆东篱语也。

文章至此，乃一以性灵为主，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谭友夏诗归序》曰："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趣不强括，以诣所安为趣。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是谓天地间之至文。

会心的微笑

看见本月九日侍桁先生在《自由谈》发表的《谈幽默》一文，有很好的幽默的界说。

“这个名词的意义虽难于解释，但凡是真实理解这两个字的人，一看见它们，便会极自然地在嘴角上浮现出一种会心的微笑来，所以你若听见一个人的谈话或是看见一个人作的文章，其中有能使你自然地发出会心的微笑的地方，你便可断定那谈话中或文章中，是含有幽默的成分；或者，呼那谈话，是幽默的谈话，呼那文章，是幽默的文章，也未为不可。在西欧的文艺的分野上，幽默的作家和幽默的作品，已经显然成为一大流派了。”

“幽默”二字，太幽默了，每每使人不懂。我觉得这“会心的微笑”的解释，是很确当，而且易解。侍桁君又谓“新文艺作品中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智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这是就最高级的幽默而言。我们觉得幽默之种类繁多，微笑为上乘，傻笑也不错，含有思想的幽

默如萧伯纳，固然有益学者，无所为的幽默如马克，颓恩，也是幽默的正宗。大概世事看得排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生太滑稽，不觉失声而笑。幽默不过这么一回事而已。在此不觉失声中，其笑是无可勉强的，也不管他是尖利，是洪亮，有无裨益于世道人心，听他便罢。因为这尖利，或宽洪，或浑朴，或机敏，是出于个人性灵，更加无可勉强的。

答青崖论“幽默”译名

青崖吾兄：得札论以“语妙”二字作为Humour之第二华译，语出天然，音韵亦相近，诚有可取。“幽默”已成口语，不易取消，然“语妙”自亦有相当用处，尤其是做形容词，如言“何等语妙”！某人太幽默，亦可说“某人太妙语了”。《论语》本拟逐期选登中国幽默文字，列入幽默文选栏，也就可常用此语。

弟意“语妙”含有口辩随机应对之义，近于英文之所谓wit。即略限其用法亦可。

“幽默”二字本为纯粹译音，所取于其义者。因“幽默”含有假痴假呆之意，作语隐谑，令人静中寻味，果读者听者有如子程子所谓“读了全然无事”者，亦不必为之说穿。

此为牵强说法，若论其详，Humour本不可译，惟有译音办法。华语中言滑稽辞字曰滑稽突梯，曰诙谐，曰嘲，曰谑，曰谑浪，曰嘲弄，曰风，曰讽，曰诮，曰讥，曰奚落，曰调侃，曰取笑，曰开玩笑，曰戏言，曰孟浪，曰荒唐，曰挖苦，曰揶揄，曰俏皮，曰恶作谑，曰旁敲侧击等。然皆或指尖刻，或流于放诞，未能表现宽宏恬静的“幽默”意义，犹如中文之“敷衍”，“热闹”等字亦不可得西文正当译语。最近者为“谑而不虐”，盖

存忠厚之意。“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者：一，在于同情所谑之对象。人有弱点，可以谑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斯得“幽默”之真义。若单尖酸刻薄，已非“幽默”，有何足取？张敞谓夫妇之间有甚于画眉者，汉宣帝，不究其罪，此宣帝之“幽默”。郑人谓孔子独立郭门“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此孔子之“幽默”。二，“幽默”非滑稽放诞，故作奇语以炫人。乃在作者说者之观点与人不同而已。“幽默”家视世察物，必先另具只眼，不肯因循，落人窠臼，而后发言立论，自然新颖。以其新颖，人遂觉其滑稽。若立论本无不同，故为荒唐放诞，在字句上推敲，不足以语“幽默”。滑稽之中有至理，此语得之。中国之言滑稽者，每先示人以荒唐，少能庄谐并出者，在艺术上，殊为幼稚。中国人最富幽默，虽勇于私斗，睚眦必报，极欠幽默之态度，而怯于公愤。凡对于国家大事，纸上空文，官样文章，社章公法，莫不一笑置之，此乃中国特别之“幽默”性，中国之永远潦倒，即坐此“幽默”之亏。中国文人具有“幽默”者，如苏东坡，如袁子才，如郑板桥，如吴稚晖，有独特见解，既洞察人间宇宙人情学理，又能从容不迫出以诙谐，是虽无“幽默”之名，已有“幽默”之实。《论语》发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而杂以谐谑，但吾辈非长此道，资格相差尚远。除介绍中外“幽默”文字以外，只求能以“谑而不虐”四字自相规劝罢了。

弟语堂八月廿日

《笨拙》记者受封

元旦日伦敦路透电报告，本年元旦英王诰封国中贤才若干名，其中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科学，实业各界有功于国的人，而老牌幽默刊物笨拙（Punch）的记者西门（Sir Owen Seaman）亦在荣封之列。英人之重视幽默，于此可见。西门自一九〇六年，即主笨拙笔政，擅长幽默诗歌。路透电并谓，西门氏豪放的诗歌及主编《笨拙》，在欧战时代，尤为国家的一种"资产"。("'A national asset in wartime'')这句话在英人，一说就明白，但是于我国说了之后，却未必能得各方的同意。如果中国人明白幽默之意义及其在吾人生活上之重要，国中的景象就不会如目前这样了——言论不会这样的空疏，滑稽不会这样的荒唐，诗词不会这样的悲郁，文章不会这样的呻吟，士气不会这样的懦弱，道德不会这样的虚伪，风俗不会这样的浇漓，生活不会这样的干燥。嘻笑是健全的象征，呻吟才是萎弱的症象，我们早已说过。我若看见政府要人善哭或是听见××跪哭团的消息，就感觉中国不久必亡。国家愈危，时局愈艰；国人愈需要一种精神的兴奋剂。据说，英国士兵，在前阵越壕进攻时所喊的口号，并不是"为国捐躯"，"奋勇杀贼"辞严义正一片的

道学话，却是极幽默而无义的“橘子浆”Marmalade一字。能这样视死如归的士兵，才能为国家效力。中国士兵，经过适当的训练，所以必能成为最好的军队（此为世界军事专家所公认），就是因为吾国丘八都富于幽默感。推而至于一班社会的事业，幽默也有同样的意义。《论语》出版，我们就受了大人先生们的责备，恐怕启了青年轻薄叫嚣之风。其实，以《论语》的过去而论，不知已比《笨拙》道学几倍，比判官道学几十倍，而比巴黎生活道学几百倍了。《论语》的嘻笑程度，最多像美国的《论坛》Forum罢了。以我们自己而论，本来不想负什么移风易俗之责，不过说说笑笑而已。但是做起文章来，还脱离不了满身的道学气。是的，中国做文章的人，都是有形无形卫道的。此篇便是好例。

答平凡书

平凡先生：来示谆谆指教，至幸。恐国中一部分读者，也有此同感。本刊提倡幽默与昔人游戏文字所不同者，在于游戏文字必装出丑角面孔，专说谎话，幽默却专说实话，要寓庄于谐，打破庄谐之界线。所以幽默并不是不讲正经话，乃不肯讲陈腐话而已。提倡吃烟，反对早起，皆有大道理在，人人知之，只不敢说出，被《论语》说出而已。《论语》之所以能入人最深。乃因《论语》句句真理句句实话也。禁烟早起乃向童稚说的话，《论语》乃向成年人说的话，世人每年逾三十尚持此说，乃因其脑系尚未长成之故。吸烟提醒精神，昼寝有益健康，朝士大夫，人人行之，人人秘而不言，倘使《论语》也附和说假话，岂非名为正经实则荒唐，名为道学，实则自欺？读书不通之人，每每畏《论语》，《论语》正欲使其畏而启悟其心灵，一旦豁然贯通，始知以前读书如井蛙语天也。《论语》凡有正经文章，只要是心窍里的话，无一不登，因心窍里的话，无一不幽默也。至于脑系未长成或思想欠诚实正襟危坐读《论语》的人，与我辈老死不相往来可也。

——语堂

论笑之可恶

这是在咖啡馆中之一夜。原因是雅西新从法国回来，那天晚饭，听他的叔叔祥甫说到霞飞路咖啡馆之清雅有趣，满口称道。自雅西听来，似乎在说巴黎的咖啡馆不好，有点不服，负气约了他的老同学于君连他的叔叔三人同来的。在祥甫口中，雅西之读音，有点特别，由老于听来似乎就是亚赛。而赛字又似读平声。他在法国留学之时，曾经把他拼写为 Asen Asay Asailles Asaient 四种，尤其最后两种，是他最得意的。但是自从一位法国女郎呼他为 Assez 以后他的同学也就呼他为 Assez，也有的转译为中语，呼他为“够了”。再有人转为文言，呼他为“休矣”。也有留英的学生来游巴黎，呼他为 I say。但是祥甫因为自小呼惯了，还是呼他为阿赛，而赛字读平声，雅西也莫奈之何，只说他近来回国了，小名实在不大好听，雅西是他的号。然而他的叔叔却仍然认为并无以号呼他侄儿之必要。

他们三人坐在我的靠近一桌上。雅西看见桌上有玻璃面，认为他出洋以后几年中，上海的确进步了，但是他轻易不肯称誉国货。

“你看那女子烫的头发，学什么巴黎，不东不西，实在太幽

默了。”

“你也懂幽默这新名词吗？”老于说。

“怎么不懂！在巴黎我也看过几本《论语》……什么东西！中国人那里懂得幽默！”

祥甫本来也是道学。他一向也反对幽默。但是他反对的不是滑稽，是反对幽默这西洋名词，尤其反对“论语”两字，被现代人拿来当做刊物名称。他说滑稽荒唐是无妨的，文人偶尔做点游戏文字当做消遣，是无妨的。滑稽又要说正经话，又庄又谐，他是反对的。他说比方一人要嫖就得到外头去嫖，跟自己太太还好亲吻非礼吗？你想家里太太也拉胡琴，唱京调，烫头发，打扮的花枝招展，成个什么体统呢。他在家中非常严肃正经，浪漫时家中小子是看不见的。所以他向来看《论语》，在家中也是扳起脸孔看的，越看越怒，虽然越怒越看。《论语》一向就是被这派义愤填胸“怒着”的人买完了；老于之辈常是买不到的，或是买得到，也被家里老太爷拿去没收。但是此刻因为雅西反对，他反而要替国货说两句好话了，因为雅西虽然留过学，在他仍然是亚赛而已，而赛字是读平声。

“《论语》怎么不好？”祥甫说。

这时祥甫老伯是赞成幽默，而雅西反而成道学；这种营垒有点特别。

“像《拉微巴黎仙》才是幽默，才让你笑得不可开交。”——这时我正在看一本《拉微巴黎仙》上的图，一双女人大腿放在面团团富贾的便便大腹上——“那是那样微妙的，轻松的拉丁民族的笑。就如这咖啡馆，叫你坐上不快活。我在巴黎时，在咖啡馆，一坐就可以坐半天。也不知怎么，叫你觉得在拉丁胡

子之下露齿一笑是应该的。我们中国人胡子就留得不好。中国人的笑也是可恶的。”

祥甫是有胡子的，听到此话，猛然撇他一眼。老于看见情形不妙，赶紧用话撇开。

“雅西，巴黎我是没有见过的，霞飞路上法国胡子，我却看过不少，这也不可概乎言之。我倒不觉得怎样。笑一笑，也不见得西洋便怎样高明，中国便怎样可恶。《论语》二十八期也译过一篇不知谁做的《学究与贼》，看来还不同《笑林广记》一样。你们一塌括子道学而已。”

“你记错了。那是三十期》论语》上登过的，不是二十八期吧”？刚从法国留学回来之雅西说。“我是由欧洲回来在法国邮船公司博德士船上读到的。”

“你们都不是，《学究与贼》是二十六期，十月一日出版的。那日我正有事到无锡去，在车上买到的，明明是十月一日，我还能记错吗？”祥甫老伯说。

我饮了一大杯咖啡而去。心里想着二十八？二十六？三十？实在记不清，况且二十六期是否十月一日出版，也不甚了了。回到家中，找存书，遍翻不得，二十七至三十期皆有，都不见有那篇《学究与贼》。偏偏二十六期缺了。打电话问时代公司，请即刻派人送一本二十六期来。时代的人慌忙，以为二十六期出了什么祸。我说“没有什么，我神经错乱而已，反对的人都把期目记清了，我反正记不得。但愿天下都反对幽默。”

“什么!?”是电话上惊惶的来声。

“即刻把二十六期差人寄来。”我戛然把电话挂上。

方巾气研究

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倒不是因为道学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学，乃因道学环境及对幽默之不了解，必影响于幽默家之写作，使执笔时，似有人在背后怒目偷觑。这样是不宜于幽默写作的。惟有保持得住一点天真，有点傲慢，不顾此种阴森冷猪肉气者，才写得出一点幽默。这种方巾气的影响，在《论语》之投稿及批评者，都看得出来。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唷杭唷文学，皆在鄙视之列。今人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有人留学，学习化学工程，明明是学制香水，练牛皮，却非说是实业救国不可。其实都是自幼作文说惯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这些名词还在潜意识中作祟吧。所以这班人，名词虽新，态度却旧，实非西方文化产儿，与政客官僚一样。他们是不配批评要人今夫天下的通电的。西洋人讨论女子服装，亦只认为审美上问题，到中国便成了伦理世道什么夷夏问题。西人

看见日蚀，也只当作历象研究，一到中国，也变成有关天下治乱的灾异了。西方也有人像李格，身为大学教授，却因天性所近，好写一些幽默小品，挖苦照相家替人排头扭颈，作家读者也没有想到“文学正宗”“国家兴亡”上面去。然而幽默文学，却因此发达，假如中国人如老舍作一篇《吃莲花的》便有人责问，你写这些有何关于世道人心，有何益于中国文化？这不是桐城妖孽还在作祟是什么？因此一着，写作的人，也无意中受此辈方巾气之压迫，拿起笔来，必以讽世自命，于是纯粹的幽默乃为热烈甚至酸腐的讽刺所笼罩下去。

办幽默刊物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办一幽默刊物而已，何必大惊小怪？原来在国外各种正经大刊物之内，仍容得下几种幽默刊物。但一到中国。便不然了。一家幽默，家家幽默，必须“风行一时”，人人效颦。由是誉幽默者以世道誉之，毁幽默者亦以世道毁之。这正如一个乳嗅未干专攻文学三年的洋博士，回到中国被人捧为文学专家一样的有苦难言，哭笑不得。其实我林语堂并无野心，因只生性所近，素恶《东方》杂志长篇阔论，又好杂沓乱谈，此种文章即无处发表，只好自办一个。幸而有人出版，有人购读，就一直胡闹下气。充其量，也不过在国中已有各种严肃大杂志之外，加一种不甚严肃之小刊物，调剂调剂空气而已。原未尝存心打倒严肃杂志，亦未当强普天下人皆写幽默文。现在批评起来，又是什么我在救中国或亡中国了。

《人间世》出版与《论语》出版一样。因为没人做，所以我来做。我不好落人窠臼。如已有人做了，我便万不肯做。以前研究汉字索引，编英文教科书，近来研究打字机，也都是看别人不做，或做不好，故自出机杼兴趣勃然去做而已。此外还有

什么理由？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我办刊物来登如在《自由谈》天天刊登而不便收存之随感，他人尽管办一刊物专登短篇小说，我能禁止他么？倘使明日我看见国中没有专登侦探小说刊物，来办一个，又必有人以我为有以奉侦探小说为文学“正宗”之野心了。这才是真正国货的笼统思想。此种批评，谓之方巾气的批评。以前学者名流，没人敢办幽默刊物，就是方巾气作祟，脱不下学者名流架子，所以逼得我来办了。

今日“大野”君在《自由谈》劝我“欲行大道，勿由小径，勿以大海类于牛迹，勿以日光等于萤火”，应先提倡西洋文化，后提倡小品。提倡西洋文化，我是赞成的。但是西洋文化极复杂，方面极多。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有点笼统，我们应该随性所近分工合作去介绍提倡吧。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近代散文之技巧，亦系西方文学之一部，文学之外，尚有哲学，经济，社会，我没有办法，你们去提倡吧。现代文化生活是极丰富的。倘使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国哼哼唧唧派及杭唷杭唷派之文学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间接增加中国文学内容体裁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上之丰富，使接近西方文化，虽然自身不免诧异，如洋博士被人认为西洋文学专家一样，也可听天由命去吧。近有感想，因见上海弄堂屋宇比接，隔帘花影，每每动人，想起美国有自动油布窗幔，一拉即下，一拉即上，至此无人“提倡”“介绍”，也颇思“提倡”一下。倘得方巾气的批评家不加我以“提倡油布窗幔救国”罪名，则幸甚矣。

在反对方巾气文中，我偏要说一句方巾气的话。倘是我能减少一点国中的方巾气，而叫国人取一种比较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就在介绍西洋文化工作中，尽一点点国民义务。这句话也是我自幼念惯“今夫天下”之遗迹。我生活之严肃人家才会诧异哩。

因为西方现代文化是有自然活泼的人生观，是经过十九世纪浪漫潮流解放过，所以现代西洋文化是比较容忍比较近情的。我倒认为这是西方民族精神健全之征象。在中国新文化虽经提倡，却未经过几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炼。人之心灵仍是苦闷，人之思想仍是干燥。一有危艰，大家轰轰然一阵花炮，五分钟后就如昙花一现而消灭。因为人之心灵根本不健全，乐与苦之间失了调剂。叫苦固然看来比嘻笑或闲适认真爱国，无奈叫苦了喉干舌燥。这一股气既然接不上去，叫苦之后就是沉寂，宛如小孩哭后想睡眠。虽然偶然在沉寂中哼唧一两声，也是病榻呻吟，酸腐颓丧，疲靡之音。现在文学中好像就没听见声音宏亮的喊声，只有躲在黑地放几根冷箭罢了。但人之心理，总是自以为是，所以有吮痈之癖。自己萎弱，恶人健全，自己恶动，忌人活泼，自己饮水，嫉人喝茶，自已呻吟，恨人笑声，总是心地欠宽大所致。二千年来方巾气仍旧把二十世纪的白话文人压得不能喘气。结果文学上也只听见嗡嗡而已。

所谓西洋自然活泼的人生观，可举新例说明。譬如游玩是自然的，以前儒塾就禁止小孩游玩，近来教育观念解放了，近乎自然了，于是间不但不禁游玩，并且在幼稚园，小学，中学利用游玩养儿童的德性。西洋夫妇卿卿我我，携手同游，也不过承认男女之乐为人类所应有，不必矫饰，于是慨然携手同行

于街上，忝不为怪。由中国人看来，也只能暗羡洋鬼子会享艳福。一旦中国人也男女解放起来，却认为不可，说是伤风败俗。看见西人男女裸身海浴水戏，虽然也会羡慕，但是看见中国男女裸身海浴，必登时骂其为世风不古。西洋女子服装尽管妖艳，西洋现代的批评，却没见有人说她们是有伤风化，因为他们已有浪漫派容忍观点。然在中国看见西洋女子妖装鲜服，虽然佩服，看见中国女子一样的服装，便要骂其为摩登。西洋舞台跳舞，如草裙舞，妖邪比中国何只百倍，但是未闻西方思想家抨击，而实际上西人也并未因看草裙舞而遂忘了爱国，中国人却不能容忍草裙舞，扳起道学面孔，詈为人心大变天下大乱之征。然而中国人也并不因生活之严肃而道德高尚国家富强起来。全国布满了一种阴森发霉虚伪迂腐之气而已。所以这种方巾气的批评家虽自己受压迫而哼几声，唾骂"文化统一"，哀怨"新闻检查"，自己一旦做起新闻检查员来，才会压迫人家的利害。我看见女儿见两只臭虫在床板上争辩。甲骂乙"你是臭虫!"，乙也回骂甲"你是臭虫!"我却躲在旁边胡卢大笑。

因为心灵根本不健全，生活上少了向上的勇气，所以方巾气的批评，也只善摧残。对提倡西方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只能诋毁，不能建树。对《论语》批评曰"中国无幽默"。中国若早有幽默，何必办《论语》来提倡？在旁边喊"中国无幽默"并不会使幽默的根芽逐渐发扬光大。况且《论语》即使没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却至少改过国人对于幽默的态度，除非初出茅庐小子，还在注意宇宙及救国"大道"外，都对于幽默加一层的认识，只有一些一知半解似通非通的人，还未能接受西方文化对幽默的态度。这种消极摧残的批评，名为提倡西方文化实是

障碍西方文化，而且自身就不会有结实的成绩。《人间世》出版，动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连一篇像样的对《人间世》的内容及编法的批评，足供我虚心采择的也没有。例如我自己认为第一期谈花树春光游记文字太多不满之处，就没有人指出。总而言之，没有一个我认为够得上批评《人间世》的文字。只有胡鲁一篇攻击周作人诗，是批评内容，但也就浅薄的可笑，只攻击私人而已。《人间世》之错何在，吾知之矣。用仿宋字太古雅。这在方巾气的批评家，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案。

二十二年之幽默

编者命令我做文章，以廿二年之幽默为题。据我看来，这并不是讲廿二年幽默有什么好文章好成绩，因为子路岳母忌辰初过，墓木未拱，幽默文章也只在萌芽时代。大概待其墓木已拱时，幽默自然也跟着辉发光大蔚然可观了。这里只讲在廿二年间幽默所取得之地位及其发育而已。

第一是关于幽默普通之认识，即幽默感之普遍化。幽默之事实时时排在我们面前，自道学家见之非常严重，而自具幽默感者见之，自是天衣无缝的现成幽默文章。即如道学家之严重对待幽默事，事实已是一副绝好的幽默景象。试随翻《论语》古香斋及半月要闻所载，皆无需文人笔下之点缀，自然为幽默上乘材料。此种幽默材料，廿二年极其富丰，其实中国年年月月有此事，未经点破而已。其见于半月要闻者，如陈绍宽作五年海军计划；如莲花并蒂，国府否认；如楚有舰在吴淞试炮，炮弹向后出，如青岛舰队，三天不见；如黄郛言："不妥协，不求和，只在互相谅解之下谋和平"；如汪精卫长期及一面忍耐抵抗之演变；如蒋介石劝刘珍年"养浩然之气"，如蒯叔平质问袁良启事。其见于古香斋者，如四川某县禁男人穿长衫，广西禁女

子服短袖，如金山女子脱裤穿裙之“鸡笼罩驱疫”；如“仁王护国般若法会纪念”碑文；如陈总司令招考记室之四六布告等。这恰似美国孟肯所办 American Mercury 中之《亚美利坚杂拌》Americana 奇理异态，层出不穷，真有令人不可思议之慨。

其次关于国人对于提倡幽默之《论语》的态度。听说《论语》销路很好，已达二万（不折不扣），而且二万本之《论语》，大约有六万读者。这由以下事实可以证明，济南东门某夫妇因争读《论语》而半夜吵架，几至离婚涉讼，这可证明一本《论语》有二人阅读之可能；南京某校学生为《论语》定户，每值邮使将《论语》投入信箱时，如不立刻取出，即自不见；河南某君与情人共读《论语》，为妻撞见，因而发见《论语》是否离间夫妇之媒介的伦理学问题，此亦可证明一本《论语》有二人共读之可能；苏州政治犯监狱（反省院？）有狱吏犯私贿狱购阅《论语》卒被发觉，以致罚关黑屋，此本大约有十余人共读之可能；华盛顿公使馆图书馆员来函，因《论语》被偷，请补缺本；北平书店伙计，因读《论语》，怠慢主顾被斥，这也可以证明买《论语》的人，并不一定是先读该本《论语》之人。诸如此类，或由来函相告，或由道路传闻，虽间有失实，而每期二万本《论语》有六万读者，似可充分证明了。这可以推知苦闷之中国人是不甘自弃，能于苦闷中求超脱，取不管他妈瓦上霜之态度了。

然而《论语》颇有人不满者。此又可分为二派，一是赞成幽默而鄙夷论语，其意思是要《论语》愈办愈好，可以不论。又一派是愤《论语》为亡国之音？对于亡国责任，向来武人推与文人，文人推与武人，谁都是爱国志士，不愿自己受过。即如

我个人，忝居文人之后，亦不能免俗，认为中国弄到这个田地，是武人弄坏的。然而武人必不承认，吾亦不期望其承认，这帐是算不清的。西人有言曰，半夜里的乌鸦一般黑。中国畏葸之国民，又何尝是健全的国民？所以在阴历三十夜子时非洲林中，认出那一个是捉乌鸦之黑人，那一个是被黑人捉到之乌鸦，本是不可能之事。大家归罪于月亮之晦暗，你也不必怪我，我也不必怪你，此"天祸中华"说也。所以文武都是好人，只有上天不是，其过在天。然责任问题而外，亡国之音之说，仍含有道学气味。此等庸人，与我道不同不相为谋虽袒裼裸裎于我侧，焉能浼我？故可以不理。舒梦兰描写庸人一副形容极好："若李太白避结交叛藩之难，正当潜踪思过，乃反高居五老，纵酒赋诗，卒不免夜郎之流，庸人必讥其昧于明哲。白香山谪居江州，礼宜避嫌勤职，以图开复，乃敢黄夜送客，要茶商之妻弹琵琶，侑觞谈情，相对流涕。庸人曰，挟妓饮酒，律有明条，知法犯法，白某之罪的决不贷。乃香山悍然不顾，复敢作琵琶辞，越礼惊众，有玷官箴，今时士大夫绝不为也。即偶一为之，亦必深讳，盖未曾宣之于口，又何敢笔之于书。人之庸者，且义形于色，诟詈香山犯教而败俗，其琵琶之辞必当毁板，琵琶之亭及庐山草堂胥拆毁而灭其迹，庶乎风流绝种，比户可庸矣。……彼诸庸人必且不屑行此之乐，不暇行此之乐，不肯行此之乐，不敢行此之乐，独必轻笑鄙薄古之人行此乐者。彼其中庸之貌，木讷之形，虽孔子割鸡之戏言，孟子齐人之讽谕，皆犹以为有伤盛德……"据庸人看来安禄山之乱，亦应挟妓饮酒之李白尸其咎，不应由安禄山负之。天下庸人如此之多，则《论语》之受一部分鄙夷亦"应有之义"。中国道统之积习甚深，所以如黎锦

晖之《毛毛雨》，其乐美于党歌其辞雅于桑中亦被士君子骂得狗血淋头，被三房六妾而同时提倡读卫风郑风之诗经的武人所禁止。吾知卫风郑风幸系至圣大成之孔子所手定，不然亦将被三房六妾之卫道武人所禁止矣。其实西人歌曲之曲辞，不知比《毛毛雨》淫放几百倍，而西方道德似不比中国沦丧。试以《毛毛雨》译成西文，恐未必有一洋人予以淫放之讥也。《论语》读者有鄙夷《笑林广记》者，亦系道学派。吾未尝鄙夷《笑林广记》也。尝思试将美国之《纽约客》，法国之《巴黎生活》，《笑》，法国之 Simpliccismus 中之图画文字和盘翻印译出，使中庸之貌木讷之形之伪君子见之瞠目结舌而降心相从认《论语》为惟一关心世道之幽默文章也。且吾岂为中庸之貌木讷之形者办《论语》哉？彼读东方杂志，可矣。

周作人诗读法

近日有人登龙未就，在《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如野狐谈佛，瘪鳖谈仙，不欲致辩。但《自由谈》曾有他人一篇批评周作人先生个人态度，今日拜读曹聚仁先生《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甚洽我心，觉有些话要说。昨得周先生与《人间世》稿，内附短简云：

……得刘大杰先生来信，谓读拙诗不禁凄然泪下，此种看法，吾甚佩服。(原函已转刘先生，记其大意如此)

余复周先生信，虽无存稿，大意如下：

……此诗自是如此看法，寄沉痛於幽闲，但世间俗人太多，外间颇有訾议。听之可也，惟自怪不应将此诗发表，放在竖子眼前耳。长沮桀溺乃世间热血人，明人早有此语……

所谓明人早有此语，系徐芳答傅赢宾书中话，录之于此：

弟赋性浅褊，于当世之务，又复暗昧弗达，向来嘐嘐哓哓，非敢自鸣孤激，亦以同室之争，义无坐视。究竟丝发奚裨，祇添一种罪案耳。扼豺虎之吭而夺之食，

为念虽切，识者笑其愚矣。自昔皆然，不止今日也。

且楚狂沮溺，春秋之最冷人也。然味其言，非天下冷人也，而正天下之热人。热极矣，而无如何，则不得不归於冷耳。极热必极冷，此乘桴之所以叹也。

吾素最反对清谈亡晋之论，晋之亡不在阮籍猖狂，而在昏君暴主杀人如麻使阮籍不得不猖狂之环境。向来中国无民权，直言之士每死於宦阉之手，汉之党锢，明之清议，皆其例也。后之论史者，每谓清谈亡国，不啻为逆阉洗刷，陋矣，且亦冤矣。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乌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孔子圣人尚有乘桴浮于海之叹，今世癞鳖一般头巾气几欲驾圣人而上之矣。

新 旧 文 学

文学本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现在所谓新旧文学，不过谓白话与文言之不同而已。其实这都不是新旧文学之分野界线。文言白话只是表现思想情感之工具，其不同，犹如画家或用油彩，或用水墨，书法家或用羊毫，或用紫毫，还是毫末问题。凡能尽孟子所谓辞达之义，而能表现优美的情思的，都是文学。近日新旧文人好相轻，新文人看不起江湖奇侠旧小说，老学究看不起“鸳鸯蝴蝶”新文学（借用鲁迅先生语），都是内含问题。若张恨水之《啼笑姻缘》，虽用白话写来，只好归入旧文学；若《浮生六记》，虽用文言，不得不视为新文学。旧文学之病，在于所写不是忠孝节义的烂调，便是伤春悲秋的艳词，或是僧尼妖怪之谈屑。一则专学古人，少有清新气味，二则与我们情感相差太远，所以不得不旧。各家文集，翻来检去，无非些陈腐之《贾生论》，懵懂的《治河策》，缠足式的诗词，应酬式的墓志，及半迷信的笔记，求一周秦诸子豁达豪放之文章乃不可得。所以最有见解的纪晓岚，在他感觉处处古人已先我而言之，立志不著书时，已代旧文学宣告死刑。

近读岂明先生《近代文学之源流》（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把

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书店有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专选此派文字，可供参考），而将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袁枚诸人归入一派系，认为现代散文之祖宗，不觉大喜。此数人作品之共通点，在于发挥性灵二字，与现代文学之注重个人之观感相同，其文字皆清新可喜，其思想皆超然独特，且类多主张不模仿古人，所说是自己的话，所表是自己的意，至此散文已是“言志的”“抒情的”，所以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是恰当不过的话。由于性灵之培养，乃有豪放之议论，独特之见解，流利之文笔，绮丽的文思，故能在纪晓岚宣告死刑之旧文学，觅出一条生路。

于此尤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我们一看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如张谑庵，金圣叹，郑板桥，袁子才，都是很明显的例子。英文散文始祖乔索，散文大家绥夫特，小品文始祖爱迭生，或浑朴，或清新，或尖刻，也都含有幽默意味。其实这些人都不是有意幽默，乃因其有求其在我的思想，自然有不袭陈见的文章，袁伯修所谓“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人若拿定念头，不去模拟古人，时久月渐，自会有他的学问言语。

得体文章

本日阅报，看见三中大会闭会宣言，文章做得太好，也就是太不好。宣言曰："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本党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首都，开会以来，咸以和衷共济之精神，共赴艰危，凡全国国民所祈求于本党与本党所应自效于国家者，无不精诚规画，力求实践。兹综举决议要点，郑重宣言，本党负建国之责，系安危之重，总理遗教，寤寐未忘，全民呼号，相需益亟。大会于此，敬先以共具之决心，昭告国人：（一）本党之责任，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以巩固国家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苟有侵犯及于此者，誓与国人以全力抵御而恢复之；（二）本党之责任，为集中国族之全力，以保障世界之和平，其有危害世界之和平者，誓领导全国国民，与世界尊崇信义之民族，共同努力以弭辑之；（三）本党之责任，为训政完成以后实现宪政，以归政权于全民。凡一切有效而又正确之途径，誓秉总理遗训，与约法成规，以全力赴之。大会既具此决心，并深信必全国一心一德，乃克有成，故首先遵循总理遗训……"

我们纯粹站在文学上的立场，批评此篇宣言的文章。说他

好，是说他拟得很得体，面面周到，应该说的都说了。然而不好，就在此地，因为应该说的都说了，所以读者读了犹如未读，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是此等人，毫无所获。此篇所引几行，用之于三中全会固可，用之于四中，五中全会亦无不可。这是中国小学作文教学失策所致，还是一篇今夫天下救国策之变相！口头语多，实指事少，抽象名词多，精细确切语少，所以不好。我们有时感觉，西人演说宣言，虽然不甚典雅，文句冗长，读来反觉言之有物。我们必须推翻此种文学传统，建造说老实话的文体。其实在写信上，谈话上，中西习惯，也有这样的不同。中文函札，开头必是“握别数载，悬念殊殷”，西文信就不能这样写法。其实此信若为借钱，悬念殊殷，也不定借得到，悬念不殊殷，也不定借不到。其在谈话见客，西人开口，就是“此来为某某事”，十五分钟谈完便辞别而去。中国人之谈话，必分个起承转伏：第一段，叙阔别，谈寒暄。第二段，叙旧谊，追往事。第三段，谈时事，发感慨。第四段，拿起帽子要走时，才转入正题“有一小事奉托”。于是五分钟可说完的话，因为起承转伏，费了一小时才入题。办公的人，天天牺牲此种时间，也不知多少。故在谈话上做八股，在宣言上叙寒暄，实是中国人之特长。大会宣言开头文章，寒暄语太多，所以个人认为不好。

文 章 无 法

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中国学生旧的好学桐城义法，新的好读修辞学科，研究文学的学生，必要求演讲“文学概论”，都是因为不知所云。西国教授亦好编“大学作文”课本，告诉人“每段须统一”，“各段意义须有演进”，都是向低能说话。其实文章体裁，是内的，非外的，有此种文思，便有此种体裁，意到一段，便成一段文字。凡人不在思想性灵上下工夫，要来学起承转伏做文人，必是徒劳无补。章学诚说得好：“诗之有音节，文之有法度，君子以为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文史通义·文理篇》）他又说：“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诸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新婚燕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文学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文理篇》）袁子才曰：“若鹿门所讲起伏之法，吾尤以为不然。六经三传，文之祖也；果谁为之法哉？能为文则无法，如有法

不能为文，则有法如无法，霍去病不学孙吴，但能取胜，是即去病之法也。房琯学古车战，乃致大败，是即琯之无法也。文之为道，亦何异焉?”（《书茅氏八家文选》)。茅坤一本“不得要领”之《八家文选》，不知误尽天下几许苍生?

金圣叹本为吾所佩服，惟少读所批《水浒》，专在替施耐庵算“一伏”“二伏”“一承”“二承”啧啧称叹，试问施耐庵撰《水浒》行文时，果曾知其为一伏二伏乎？若不然，则所谓笔法，并无真实意义。且学了起承转伏的人，便能撰一本《水浒》吗?耶律大学费罗伯司教授 William Lyon Phelps 专治近代小说，其下“小说”定义，也不过说“A good story well told”（好的故事说的好)，再清楚没有，甚可给求学“小说概论”的大学学生做当头棒喝。西方表现派如克罗遮 Croce 斯宾干 Spingarn，及中国浪漫派之批评家如王充，刘勰，袁子才，章学诚，都能攫住文学创造之要领，可以说是文章作法之解放论者。惟其知桐城义法之不实在，故尤知培养性灵之可贵。关于此派议论，可参观作者《新的文评》(北新书局）序文。

说 文 德

近来有要人提倡文德文品，吾甚赞成。不过文德二字，不可作青年会“德育”二字解，又不可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解。如此解，便又是粉饰道德门面，借代天宣教，作仕宦阶梯。至此已是定然所谓“鬻圣贤市仁义”之文妓，而非文人本色。这正是郑板桥所骂“仁义之言，出于圣口，奸邪窃似，济欲恶丑，播谈忠孝，声凄泪痛”之流，必作不出文章来，既无文章，何来文德？文德乃指文人必有的个性，故其第一义是诚，必不愧有我，不愧人之见我真面目，此种文章始有性灵有骨气。欲诚则必使我瑕瑜尽见，故未有文德，必先有文疵，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则所表见者已非我，无性灵，岂尚有文章乎？盖文章即文人整个性灵之表现，非可掩饰粉黛矫揉造作者也。本刊上期刊载袁子才答蕺园论诗，即本此意。韩昌黎集中不删《上宰相书》，杜少陵集中不删《献哥舒翰诗》，即所以见文人之真。苟其真不足傅，粉饰复奚用？况性灵是整个的，其发为文章，名为笔调，Buffon 曾谓“笔调即性灵”。故笔调与性灵，不得分开。“文人无行”，颜氏家训早已言之。然吾尝谓“屈原若不露才扬已显暴君过，必不会做出沉郁佚荡的《离骚经》。宋玉若不礼貌

冶容，见遇俳优，必不会做出那神态入微的《神女赋》，东方曼倩若不滑稽不雅，不足成其为纵横议论诙谐大家，司马长卿若不窃资无采，挑引寡妇，也就少了他那神化飘渺一代词宗的气魄，曹植悖慢犯法，所以成第一流跌宕的诗才，孔融诞傲致殒，所以发为潇洒滑稽的诗歌，阮藉无礼败俗，逃入昏迷，一醉几月，所以能入苍劲遥深诗境，灵运空疏乱纪，怠旷职务，登临游览，经旬不归，所以在叙述景物的山水诗中能别开蹊径。变屈原为当代名相，则离骚亡，变宋玉为谨愿塾师，则神女赋灭。东方曼倩扳起道学先生面孔，则不成其为东方朔，司马相如不敢有恋爱寡妇的胆量，大概也不会有做《子虚》、《上林赋》的才略。”谈文德之人，不可不由此体会文章之由来。

论语录体之用

有人问我，何为作文言，岂非开倒车？吾非好作文言，吾不得已也。有种题目，用白话写来甚好，便用白话。有种意思，却须用文言写来省便，有一句话，说一句话，话怎么说，便怎么说，听其自然相合可也。今人作白话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一句老实话，不肯老实说出，忧愁则曰心弦的颤动，欣喜则曰快乐的幸福，受劝则曰接收意见，快点则曰加上速度。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依语录体老实说去，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胜于蹩扭白话多多矣。

文人学子，有一种恶习惯，好掉弄笔墨，无论文言白话皆如此。语录体之文，一句一句说去，皆有意思。无意思便写不出，任汝取巧无用也。《论语》曾引龚自珍语，谓“圣者语而不论，智而论而不辨”，便是此意。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辨，故语者论之精英，辨者论之糟粕。圣人未尝搬弄辞藻，堆文砌字，而《论语》句句传至后世，此所以为圣。稚老虽非圣人，却系狂人，善作狂语，一语中的，隐合道玄。如最近骂政府为土地堂，少做坏事比做好事好，听来幽默隽永，灵人肺腑。此便是一句可传的狂语，胜过十百篇白话四六也。

夫语者何，心声也，心上忽然想起，笔下照样写出，故所写皆不失真意。龚子曰："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质不同，既皆毕所欲言而去矣。"语录皆心上笔下忽然之言也。金圣叹曰："大君不要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此忽然之言也。又曰："昆仑是河之源，只是昆仑有许大家私，出许多水"，亦忽然之言也。贯华堂古本《水浒传序》起句曰："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亦忽然之言也。此三语皆语录体，作白话文者，肯如是说法乎？

文言不合写小说，实有此事。然在说理，论辩，作书信，开字条，语录体皆胜于白话。盖语录体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苏。若"盖""使""抑""曰""皆""无""何时""何地"等语皆文言，胜于白话之"因为""倘使""还是""说""统统""没有""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汝若曰"盖""抑""皆""无""何时""何地"白话亦可用，我便不与汝计较；所要者，汝赞成用"盖"比用"因为"省便，用"抑……乎"比用"还是……呢"简练，便是与我同意。汝若又曰：语录便是白话，我亦不与汝计较；所要者，汝肯写出老实语录体，不写蹩扭白话体也。

一人修书，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谢你""非常惭愧"，便是噜哩噜苏，文章不经济。

语录体亦可为诗。寒山子诗便是语录体。我看寒山子诗比白话诗质直，故好寒山词，恶白话诗。且举几个例：

我在村中住，众推无比方；昨日到城下，却被狗形相；或嫌裤太窄，或说衫少长；挛却鹞子眼，雀儿舞堂堂。

我见世间人，个个争意气，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阔四尺，长丈二。汝若会出来争意气，我与汝立碑记。

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傥不止，东边复西边。

贫驴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贫不平，中半富与困。始取驴饱足，却令狗饥顿，为汝熟思量，令我也愁闷。

寒山之诗如说话，故好（东坡以词说理，亦复如此）。当今白话诗如作古文，故不好。寒山骂人不会读诗，亦不会作诗，有二首曰：

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笑，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上贤读我诗，把著满面笑，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我读《时代日报》“毛厕文学”偶见到几首好诗，其寒山拾得之流欤？厕屎之作亦胜白话诗万万也。

语录体亦可用于政界。汪精卫之演讲中白话文之病，噜哩噜苏，不知说些什么。吴稚晖能说老实话，却中古文之病，思想无系统，糊里糊涂，不知想些什么。今者糊里糊涂已陪噜哩噜苏乘军舰赴庐山，解决吾国外交财政重要政策矣。白话四六与摩登八股开中政会议，解决下来，自然仍不免白话之噜苏与

八股之糊涂。庐山电报，教人如何读得？呜呼，此亦吾提倡语录文之一动因乎？

语录体作书札最宜，请以袁中郎尺牍为例。中郎尺牍，好到如此，知者甚少。兹录二篇，以为学作语录体书杞者倡：

（一）与李子髯

髯公近日作诗否？若不作诗，何以过活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奕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政，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甚么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可怜，可怜！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子髯之才，天下事何不可为，只怕慎重太过，不肯拼着便做。勉之哉，毋负知己相成之意也。（语堂案：书中所谓“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以色为寄”，“以技为寄”等句，皆文言中最着实锻炼之语。若改用白话，又必噜哩噜苏。至若“天下事何不可为”“勉之哉”，文白转变之中极自然，正是语录体好处，不可错过。）

（二）与沈广乘

人作生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

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尊兄清声华问，灌满耳朝，来札何为过自抑损？若弟则终为不到岸之苦行头陀而已矣。王宁海过姑苏，弟适有润州之行，不及一面，惆怅曷胜。

《秋水轩尺牍》固应打倒，袁中郎尺牍，则应捧场。

吾非欲作文学反革命者。白话作文是天经地义，今人做得不好耳。今日白话文，或者做得比文言还周章还浮泛，还不切实（且看下篇《母性之光本事》），多作语录文，正可矫此弊。且白话亦有不适用者，书札是也，字条是也，电报，法章，公文部令是也。今人或有提倡用白话做部令者，太不像样，何不改用语录体？

吾向畜志编国文教科书，而中学文言白话过渡为最要关键，苦无良法。今知之矣，语录体乃白话文言过渡之津梁。

此后编书，文言文必先录此种文字，取中郎，宗子，圣叹，板桥冠之，笠翁任公学诚次之，自珍子才亭林又次之，然后使读庄子韩非之文，由白入文，循序渐进，学者不觉其苦，而易得门径。诸子皆长阐理议论，脚踏实地，无空疏浮泛之弊，读来易启人性灵。若骆宾王《讨武曌》，诸葛亮《出师表》，欧阳修《秋声赋》等文或如说鼓书，或如唱昆曲，正是玩物丧志，于思想上毫无裨益，读来脑子容易糊涂，正可慢慢的来也。

可憎的白话六四

《母性之光》

某日到南京戏院观《母性之光》，明知此题目不通，亦必一往，不往如蚤咬痒也。剧情甚有意义，惟感伤处微俗，西人所编《二孤女》亦脱离不了此病。然为普通贩夫走卒编戏，或且不如此不能博得痛快淋漓之称赞也。二女明星皆演得好。惟剧中标目谈话，纯是不三不四的时行白话，决是鬼语，非人间语。现已记不得，惟记得（似乎是）慧英对小梅说“你若接收你父亲的意见”便如何。此是一句鬼话，人间话应谓“你若早听你爸爸的话”，便如何。此种对话，令我看时又如蚤子咬痒痒不止。现不肯为找文章材料，再去一一笔录下来，惟当时拿到一份《母性之光本事》（即说明书），已可代表剧中对话之一斑。

已故刘大白曾骂古文为鬼话，其实以下圈点之白话，亦皆是鬼话。

《母性之光》本事

“在人语衣香中，音乐家寄梅，愉快的，殷勤的，招待他的来宾，他今天约了这些宾朋来是听他女儿小梅歌唱他新编制的新曲。当他立在宾朋中微笑的致过前词：这大厅中的空气便由于欢腾而转变到寂静。美丽如花样的小梅，便在这寂静的空气众目的殷切的视线之下经寄梅介绍于来宾之前。”

“小梅歌罢小曲，掌声四起。因他有惊人艺色，来宾中戏院的主人和唱片公司主人便都坚约登台表演和灌音。迨来宾散去，寄梅与小梅喜极若狂，但小梅之母——慧英——像播下了什么不幸的种子一样的惧虑和悲哀。”

“慧英是小梅的生母；但寄梅不是小梅的生父。小梅的生父，家瑚，是十年前军阀铁蹄下逃脱的革命者。那时，小梅尚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当家瑚别离慧英时，他曾流露着极恳切而含有深痛的目光切嘱于慧英要好好的教育他的小孩子，但是后来，慧英因困于生活经济，又难于教育她的孩子，便不得已而改嫁寄梅。可是他太失望了，小梅长成竟受了寄梅麻醉，女人最可畏惧的物质贪欲和虚荣心她渐渐的都被培植养成。可是小梅并不知另有其父，而慧英亦不肯对她说明，一颗受了重创而残破的心灵是永久的蕴藏在她的怀抱。

“这天，小梅参加一个盛大的音乐会。慧英在这大会中遇见了前夫家瑚。当家瑚的一个面部轮廓触到慧英的眼帘时，她早呆了。”（下略）

末句云：

"她的悲歌，她的血泪，观众们的同情伤感心弦的紧张——就在这悲歌，血泪，观众们的同情伤感心弦紧张时，绣幕缓缓的垂落了。"

此文并非比普通白话文不通，其语法亦普通白话文所常见之语法。此种语法，好在谨严，不善用之，则病噜嗦。所圈几句，谓其噜哩噜嗦，谁曰不宜？当系食洋不化者所作。文学革命，刚排去骈四俪六，却又迎进来新四六。吁，吾憎之甚。

跋《文言文之好处》

事亦凑巧，上午写完两篇关于“语录体”及“白话四六”的文章（见本期《论语》），下午接到这样的稿件，上海灵学会要振振有词了。读了静默三分，哭笑不得，对于“白话四六”（鬼话）的攻击，有点悔意了。溯自革命以来，吾国思想上是儒道释三姑六婆的复辟，文学上是三家村骈四俪六的复辟。然而在位者愈复辟，愈抓不住青年，天下分而为二，诚如徐君所云。并且反对白话的声浪，南北一致。宁波有公安局布告，广州有招考记室的四六文（见本刊第二十四期古香斋），所以年来古香斋的材料，多至无从容纳。在这个时候，我乃出而打白话鬼，未免使在位者太得意，于心委实不甘。而且我两篇《论语》，给不糊涂的青年读来，自然会明我的意思，万一给凡夫俗子卫道先生看到，必定欢欣鼓舞，认为我是他们的同志。此种况味，如何形容。然而世事可笑，每每如此，管不了许多了。横竖已有因为爱读古香斋文字而买《论语》的读者，我能禁止此辈逐期购阅《论语》吗？

答周劭论语录体写法

语堂顿首，承亢德兄转来手札以语体文如何做法相询，诚能与我共不避开倒车之嫌。语录体初写时或难，写惯便甚易。弟尝思之，大约“文言中不避俚语，白话中多放之乎”二语可以了之。大体上是文言，却用白话说法，心里头用文言，笔下却比古文自由得多，有白话仅管放进去也。弟窃疑语录体甚宜做文言的“闲谈体”(Familiar style)，如用“汝”字便是闲谈体，较用“先生”“足下”亲密得多，称人“汝”者既自由不拘，被称“汝”者，亦不好意思扳道学面孔与汝岂敢也。其意若曰，我此刻想说许多在大庭广众所不敢说的心中的话。汝闲适，读者亦自闲适，于是文章滔滔不绝矣。

但有一事，做语录体，说话虽可放胆，文字却须经济，不可鲁里鲁苏。如来函第二段首句是白话，不是语录，可省做“一月来看书写作，觉得语录不甚好做，而学者不谙门径，反易入迷途，恰似五四白话归结于白话四六也”。如此委实简便得多。

袁中郎尺牍极好，且可做语录体模范文，我正思偷闲标点翻印出来。何家书店有此勇气，我便付与发行。中郎先生骨已朽矣，偷他版税，养我妻孥，有何不可。

语录体举例

前于二十六期提倡语录体，朋友闲谈起，皆以为惬心贵当之论。余非欲打倒白话，特恶今人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作此文以正之。白话文学提倡至今十余载，而白话语法之妙，文人尚未尽量移入文中。若胡适之所引“你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白话达意传情句子，在今人作品中极少见之。近读《野叟曝言》，知是白话上等文字，见过数段。直可作修辞学上之妙语举例，闲当作另篇论及，兹不赘。大凡《野叟》《红楼》白话之佳，乃因确能传出俗话口吻。而新文人白话之劣，正在不敢传入俗话口吻，能如是者，吾仅见之，老舍是已。夫白话提倡时，林琴南斥为引车卖浆之流之语，文章革命家大斥其谬，而作出文来，却仍旧满纸头巾气，学究气，不敢将引车卖浆之口吻语法放进去。吾始终未敢作白话短篇小说，盖自知所说蓝青官话，去白话境地甚远。散步时闻引车卖浆之流所说白话，正垂涎景仰不置。吾将从而学之，五年后或有短篇小说夹入真正白话以行世乎。引车卖浆之流岂但吾师，亦白话作家人人之师也。

引车卖浆之白话可提倡，语录式文言，亦可提倡。前文谓“语录简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鲁

苏"，即吾提倡语录之本旨。夫白话诚难做，病在浅易平凡，少精到语，少警惕语，令人读了索然无味。今人欲矫之，乃在白话中放入文言，使得幽深之气，而其弊反使白话成为文人特殊口语，西洋所谓 academic jargon。以幽深矫平易，古来文风转变如此，故公安之后必有竟陵，竟陵之后，中郎所欲矫正之弊反日益滋长而公安文运遂灭。后世评此派谓万历以后明文靡漫泛滥不可收拾，未知此中关键之谈也。然伯修中郎惯王李之学古，而创为清新平易之调，自今人视之，固极有可观，盖中郎既敢于文言中放进俚语，进而提倡复能性灵文学。此种文体，句句实话，字字真声，三百年后读其文，犹觉其个性赫然活跃于纸上，此则今日无骨气之白话作家所望尘莫及者也。周作人先生提倡公安，吾从而和之。盖此种文字，不仅有现成风格足为模范，且能标举性灵，甚有实质，不如白话文学招牌之空泛也。常有读者来函，询问语录体作法，兹略举数例，以示梗概，而见当时文体之内容。

此种文体，极近语气，写来甚为轻便，却又能得清新之旨，不入前人板套。以下加点句，便是信口而出处，亦吾所最喜处。《媚幽阁文娱》朱国桢自述一段云：

"有程姓也，善数学，持某师某友书至。余曰：莫说，且吃饭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也，秀才时，并不灼龟起课，何则？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穷儒何处着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这几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后失望烦恼更甚。……"

《赖古堂尺牍新钞》，周氏三位弟兄眼光极好，选择极精，盖篇篇佳作也。《陈孝游与杨本张》（《结邻集》卷五）曰：

“今年叫断舌本，依然臣朔，惊樵乱钓，此地实有之，然无关乃公吃著事。惟有柬逸者曰，将军百战身名烈，毕竟新息壶头，不如少游下泽。益嘲弟以塾师为一场职业，似炊者劳薪，不办作间也逸少则愚矣，却笑诸公草草饭未足则又何也。敬闻之吾兄，求其一解。”

《与新登第友人书》（同卷）曰：

“前辈有云，高官显位，如著新鞋袜，外面好看，其中有不快活处。我辈处今日而登一第，政大类是。然世人莫不欲著此新鞋袜，非有它也，总是在天地间作穿鞋袜人，亦须从此一过，否则踪迹遍天下，到底是不识好样子鞋袜人。但此新鞋袜，即爱之惜之，不过半载几月尔，过此又有好样子矣。须是穿新的样子，牢定脚跟，依然作旧的受用，此中亦自有快活处也。”

此种字面，万古常新，不能磨灭。张萱与区永叔论宋大观初厉行诗禁，宰相何执中以御史李彦章疏，追夺杜甫李白二公官职，语甚淋漓痛快。中一段曰：

“余每拊掌，此大晓事宰相，真四公（指李杜秦观黄庭坚）益友也。居常叹恨李杜二公，皆我辈面孔中人，止多拾遗供奉官职耳。当其身何不蚤自免去，成就一个诗人，而身后始幸见夺，嗟亦太晚矣……杜李二公，身前则占断一时，身后则占断万世，令它人不得少有覗觎睥睨于其间。此何等生活，尚欲以拾遗供奉，横附二公赘疣乎？……”

今人作白话文者，能说此种话，有此种气魄乎？再抄一二篇，以作尺牍模范。古人写尺牍，只是抒心头一意，而雅趣自来。《余怀与李过庐书》曰：

“足下选八家文，命弟每集作一序，又命弟作一总序。弟谫

陋，其何敢当？昔宋士人置一婢妾，言是蔡太师厨中人。士促命作包子。辞曰，我乃包子局中缕葱丝者。弟但解缕葱丝，不解作包子。……”

白话名为解放，实则不如明人之解放。文章生气，全看性灵解放至何程度。倘能解放至此，落笔成趣，文章有何难做？佳意之来，拈笔录之纸上，不敲章句，不饰藻藻，自有其动人处。若丁干学典试江右，以试录序获罪逆阉，百计构隙，必欲至之死法，有密报之者，作短简二行如左：

“等死耳。死佞宁死忠乎？搦管之时早知尔尔，又何可向刑余之人求生而羡狱吏之尊耶？”

万表与子短简，只有四句，而当时心中雅趣，犹见纸上：

“我家世以战功死王事，我身不任兵。晚年添一箭瘢，不亦美乎？”

陈子庄《柬张涵月》云：

“识得此意，则鸡猪鱼蒜，逢著即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不得此意，则郭令公历中书二十四孝，广成子住空洞万八千年，均是添重公案耳。”

此种句法，已甚近白话，如此复杂思想皆放得下来，不必丧其本来面目也。近从刘大杰先生处得读卫泳《枕中秘》，此言人生艺术居养读书法门，极精雅，内吴从先所著《书宪》一章“九之适”段，甚足代表此种自由语法，入妙入神，今人所不能作，抄录于下：

“弄风，研露，轻舟，飞阁，山雨来，溪云升，美人分香，高士访竹，鸟幽啼，花冷笑，钓徒带烟水相邀，老衲问偈，奚奴弄柔翰，床头瓮，云边鹤，试茗，扫落叶，趺坐，散步，展

古迹，调婴武，乘其兴之所适，无致神情太枯。冯开之太史云，读书太乐则漫，太苦则涩，三复斯言，深得我趣。”

此种句注，已与西洋现代文学句法最解放标点最颠倒而语气最逼真之文句无别。

“枕中秘”王路所著《国士谱》末段（十三“委顺”）亦是这样放逸安闲可爱：

“老也希得，没也恋名，垂尽也还顾妻孥田宅，此委顺之反也，了此一着，满局全赢。吾为才士鼓掌。吾为才士解颐。”“了此一着，满局全赢”是纯粹白话，其传神达意力量，决非文言套话所能比拟。文字常得白话灌溉，自然时有清新比兴之辞，否则古来套语若“未窥全豹”，“井蛙语天”，虽皆当日文人信手拈来之妙喻，极为清新，而今已沿用剿袭，失其精彩。及一国文字，只有此等套语陈言，必成为萎弱不堪之势。若最末二句，连用“吾为”二次，亦只是语中自然之势，与《论语》中孔子连赌咒二声“天厌之，天厌之”相同。若卫泳（永叔）所编《古文小品》曾文饶《尤命》篇，自叙一身苦遇，谓“断室如彘，大不解事，生男如鼠，了不得力”，“制巾不宽则狭，买履非长则短”等句，皆系取之白话常语，自我作古，放入文中，不须作字字有典故文章，而自能传神达意，畅适无比。世人为文，全不知白话好处，乃在此种达意畅适处，写来若私房娓语，毫无腔架，而格外动人也。

此种文体，在明末文人文中真是不少。本篇旨在举列，东抄西摘，美不胜收，若不勒住，终必万言。现姑就中郎尺牍钞录二节以殿其后。盖此文非中郎殿不起来也。《中郎与朱司理书》曰：

“下走此行，甚不唐捐，自春徂夏，耳目既奇，良朋复多，触思惊心，大获利益。往犹见得此身与世为碍。近日觉与市井屠清田鹿街谈市语皆同得去。然尚不能合污，亦未免为病，何也？名根未除，犹有好净的意思在于是。誉之为隽人则喜，毁之为小人则怒。与人作清高事则顺，与人作秽鄙事则逆。盖向只见得净不妨秽，魔不碍佛，若今则活将个袁中郎抛入东洋大海，大家浑沦作一团去。……”

《与张幼于书》论“见从己出”曰：

“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裹嚼楂，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人家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札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

吾说吾爱文言之白，而恶白话之文。读者至此，亦可与我同意乎。

国文讲话

国文是中国人的文章之省，自中国人言之，不必说中国二字，大家已可了解。这样讲，国文二字所以与他国蟹行文字别，与国医，国骂，国食义重在国字同。所以怎样才像中国人的文章，便就是国文，反是便不是国文。比如冯玉祥从前通电，骂吴稚晖为“苍髯老贼，皓首匹夫”，我们便觉得这不是国文，因为太不像中国人的说话，不合中国通电体裁。张学良下野通电，“有生之日即报国之年”，我们读来，很像中国人的话，便是得体国文。

尝谓中文之所谓“通”，便是西文之所谓Idiomatic，通非通，乃合语言习惯问题，而非文法问题。凡合中国语法，或语言习惯者皆谓之通。例如《春秋》：“夏，享公。”虽无主语，然既合语言习惯，便可谓之通。又如魏国公太师秦桧割地通和时，作一篇赦河南州军文，末述大金功德，兀突认为国文不通，桧乃令程克俊为文曰：“上穹悔祸，副生灵愿治之心，大国行仁，遂子道事亲之孝，可谓非常之盛事，敢忘莫报之深恩……。”于是兀突认为这是很通的国文，因为曰仁曰孝，曰盛事，曰深恩，都很合中国语言习惯。

一国文字，为一国文化精英所寄托，所以各能表现其不同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因为特别关系，读书成为特种阶级的专利，所以文章益趋巧妙，而所谓文章之含义，尤为特别，大概有黼黻文章之意，有条理，有文彩的，才称为文。故文章二字，惟中国有之，西文 Belles Iettres 去文章之义尚远。比如“不抵抗”便有白话，“长期抵抗”，便有文彩，是文章；“不攘外”，便有白话，“先安内”便有文彩，是文章。这种国文，都是蟹行文字所无。至于武人忽然想起打仗，亦必“师出有名”，或吊民，或伐罪，当出师表做好时，如能文从字顺，辞达义安，文人便大家争相传诵道好。所不懂及受愚者，惟一些不知文章义法的平民而已。

兹举国文作法须知三点：

（一）曲达　孟子言“辞达而已”，自为文章正宗，千古不易。然此仅可为贤圣上智言之。因为达固妙，然吾辈既非贤圣，所欲达之言，也许平平而已，故必须加以文彩。于是荀子进一步，主张“曲得所谓”。《非相篇》说：“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如墨子之徒，所作之文，便是好其实不恤其文，不恤其文，所以是是非非明，是是非非明，便无曲得所谓之妙，所以终身为鄙夫。鄙夫是不能作“深文周纳”的文章的。

（二）吞吐　野蛮人打仗，擒一个，吃一个，向无所谓欲擒故纵，于是永远享不到七擒孟获的荣耀。在打仗之擒纵术，便是在文章上之吞吐术。上引冯玉祥含血喷人锋芒太露的话，论者以为欠涵养。冯氏至此吃其亏，乃不知吞吐所致。尽言招过，古有明训，故善行文者必不尽言，留个半截，为将来见面余地。

故行文须多用“然而”，“则亦”，“假如”，“亦可”等字样。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如此左宜右有，将来享用无穷，是为君子。

（三）轻松　行文忌急，忌露，忌冲口而出，上端已经言之。然欲勿急勿露，必先治心养性，读万卷书，胸怀豁达，是谓之涵养。言者心声而已，所以要做中国人文章，必先有中国人心地。故行文首须养生，饲鹅种菊，观云赏月，心地轻松，然后自我观之，世事如浮云，收回东北固好，奉送四省亦无妨。至此境地，然后轻舒皓腕，聊搦管城，于拇指与中指之间，不疾不迟，不重不轻，靠毛笔与白纸之接触，静悄悄的一字一字写出，如隔岸观火，评论是非，辩而不争，察而不激，不左不右，毋适，毋必，似战似和，亦晴亦雨，左派读之虽悲壮，右派读之亦温和，再引一两句王阳明“治心”做点缀，也就十分古雅。

三法：曲达又可称烘云托月法，吞吐又可称龙翻凤舞法，轻松又可称隔岸观火法。三法工夫炼到，便成中国文人。

伦敦的乞丐

英国的风俗民情，在读过英国文学的人，总有多少的认识，但是总不如亲临其境自己去体会出来。骂英国的英人也常可遇见，这种人在各国都可发见，其共同之特点，就是各以为自己同胞是世界最坏的民族，所以生于美国便唾弃美国而崇拜英人；假如同这一人生于英国，也唾弃英国而崇拜大陆了。所以他们虽然种族不同，其实都是人类中之另外一族，无以名之，暂时可谓之齐名族人。但是这种对己国批评的态度，在相当范围内，也是人之常情，一方面可以说是大方，比鳃鳃过虑，讳疾忌医，或夜郎自大，盲目夸张者强一等，又一方面也是与“老婆人家的好”同一心理，不足深责。人有聪明，必有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现状，始有求进之心。英人也有许多有自知之明者，他们对于本国文物之弱点，英人脾气之古怪（此是一个绝好的小品文题目）也不回护，只是幽默的承认。大战以后，维多利亚时代之道风几乎一扫而空，所以更多这类的批评。然而自外人看来，盛世之风度，却仍然保存。所谓盛世之风度，是言社会秩序之整齐，礼俗之文雅，规矩之严肃，人民之自信等。如英国人之礼貌，尊长者，重规矩，扶老携幼，救弱济贫，给梦想

揖让进退于三代盛世之韩退之看了，也可以满意。像伦敦有名的巡警，扶老妇过街，或是地道车中一般人对妇人小子之温存，司车者之雍容有礼，都能使人觉得是大国的风度，与侨沪英人之狂悖全然不同了。尤其可爱的就是伦敦的乞丐。我曾对一英人表示佩服他们的风度。这位幽默自知的英人，反而诧异，问我有何所见而云然。我说，比如英国女子健步的走法，独立的精神，及在影戏院中陶情的笑声是可爱的。伦敦告地状的乞丐尤可表见英人自重自信自强的精神。

伦敦并无乞丐，因为这是法律所不许的。有老妇站在街旁卖自来火的，那便是乞丐。知者总是给点钱而不取自来火，或是给价特高，算为舍施。这不是我所要讲的，我所要讲的，是那些不卑不亢的水门汀告地状的朋友。原来讨饭有二种方法，一种是令人矜怜，一种是使点本事。也可说一法是使你作呕，一法是使你赞叹。上海城隍庙的乞丐，将臃肿溃烂的大腿，排在九曲桥路人眼前，故意使你触目，便是第一法。南京夫子庙，有大人立在十二岁女孩的肚子上，等着人家掷铜板，也是同类。我看那女孩脸上肌肉之紧张，及其不敢喊苦之沉寂，就可以使你启了慈悲之念。但是这用残忍以引起慈悲，根本就矛盾。那女子大概不是他亲生的，看来并不像慈悲菩萨之道场。也有吞剑者让口沫流出等人掷铜子，这比较上乘，因为一则到底有点本领，值得给钱，二则受苦的是他自己，不是小孩，总比较成个好汉。英国告地状者却属于另一种，他也是拿出本领，但不是求你矜怜，说些流离失所的话。他写的是格言，尤其是奋励人乐观上进一类的格言。在于他的意思，使人走过读这格言，觉得高兴，如果你慨然解囊掷几个铜板于他的帽子里，总觉得有

相当的所得，不是白赏给他的。这些格言，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关于花，太阳，健康是至宝，早鸟食得虫，一类的话。也有的很聪明，能作时评，开英国政府之玩笑，或取笑国际联盟，或揶揄经济会议，随时用粉笔在水门汀上写给你看。我看见过一位文思实在快，一写写了好几段，都很精彩。也曾在 Charing Cross 看见一位尖酸客，他便满地愤慨的话，我想和他同情的人也比较少。又一类是画家。他们用的是彩色粉笔。画山水村宅夕阳，大船等，工夫虽不高，也都不错。合于俗人脾胃，如上海四马路所卖的洋画一样，在各图之旁，只写一字（Thanks 多谢），别无吟呻苦调。路人走过，在阴森的伦敦街上，看见这图，想到野外春光的明媚，总算有种乐趣，即使给钱，也是有所得的。也有音乐家二三人结成一队，一吹 Cornet（喇叭类乐器）一拉提琴，弹 Dra a's Se enade 给你听。这也是一种卖艺而已，所以他们不自认为乞丐，他们的态度也是不卑不亢的。也有一位在 Glaeek street 附近跪在地上弹琴。他的琴是自制的，一块木板，三条钢丝，用一个盒撑起，但是弹起来倒也怪好听。

从这种地方，也可以看出英人是自重的民族。

秋天的况味

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在沙法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而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点不着，乃轻轻的一弹，烟灰静悄悄的落在铜炉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中纸上一样，一点的声息也没有。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如偎红倚翠温香在抱情调。于是想到烟，想到这烟一股温煦的热气，想到室中缭绕暗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这时才忆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萧杀，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萋草。然而秋确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礴。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夏日之茂密浓深，都

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茏之概，不单以葱翠争荣了。这是我所谓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喧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烈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慕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或如文人已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炼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这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结实的意义。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辨。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气味较和。倘是烧得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枝，看那红光炙发，有无穷的意味。鸦片吾不知，然看见人在烟灯上烧，听那微微哔剥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炼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如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是使我感到同观人烧大烟一样的兴趣。或如一本用过二十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块熏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或是看见书法大家苍劲雄深的笔迹，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人生世上如岁月之有四时，必须要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全遭遇安顺的，亦必有一时徐娘半老的风韵，为二八佳人所绝不可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佳句：“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恢奇，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都丽。我真可怜那些妇女识见褊狭，使她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若邓肯者，可谓识趣之人。

为蚊报辩

我恨蚊子，而爱蚊报。常人每鄙蚊报，而常人未有不好看小报，是小报可鄙而终不可不看也明矣。不仅常人如此，要人亦如此也。要人要上台，必先办一两种小报。呜呼，怪矣。然则鄙乎，不鄙乎，是非无以明。人人诅咒小报，而小报并不因你之诅咒而灭，则小报之应存在乎，应消灭乎，亦是非无以明。故吾欲为蚊报辩。

古人云："礼失求野。"小报野人之言也。大报失言论之责，故小报应运而生。孔子好讥贬当世，故于讲学之余，作《春秋》。《春秋》，骂人之作也。故乱臣贼子惧。今之大报，能使乱臣贼子惧乎。肯说心坎里的话，而所说之话能搔着痒处乎？小报出面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附耳相告曰：小报在骂我乎？小报在骂我乎？由是而读者弃大报而阅小报，原亦无非欲避令人昏昏欲睡之社论，而搔着痒处而已。即使小报之生有罪，罪在大报之放弃其责任。小报不怪，小报生而系应运，且有存在之必要乃怪。此亦畸形国中畸形现象之一也。

呜呼，今日之言论界沉闷极矣。所谓民声者何在？小报之

声如蚊然，至微且弱矣。然吾固欲闻大报黄钟大吕之音而不可得，欲闻民吁民呼市井人语之音亦不可得，吾其退而闻螽斯羽薨薨兮；至微且弱之音以终日乎。若谓并螽斯羽薨薨兮之音亦不许我闻，则吾将来不许儿女读书识字。

吾犹有欲进言者。小报小矣，蚊音微矣。然若成群结队，其音亦可观，亦可使大人先生睡不成寐也，小报幸毋自弃。吾为此言，盖知小报亦有自弃者，而最大毛病即在记载不翔实，选稿不精细，以致或有以此而自坠其信用者。小报亦有好有坏，好造谣言者人不看，有色彩者人不看，将来自会天然淘汰。其未受淘汰而已取得相当信用或销路者，应因此而益自勉，勿造谣，勿拿钱，则其身分自高，明眼人自会辨别也。蚊子虽弱，亦须为自由战士，航空而来，所落皆系实弹，方有意义。

灵犀君以文字缘令我为《社会日报》作文。吾祝螽斯羽之音万岁！

说 通 感

西洋文字每有无法译出者，在万不得已时只好另创新的名词。英文中之 Commonsense，法文中之 bon sens，便是无从译出之一字，这字的意义，近于常识，而非常识。常识是指常人所有，或应有的知识；Commonsense 却是指常人所常有的一种对付问题或环境极平易极简单而又极健全合理的判断力。在中文最近的字样，是"懂事""明理""近情""入情入理"等，但这些字都不是文法上所谓名词，不能表示一种特别对付问题的智力。因为这字是与理论，空想相对的。学者头脑，每脱离现实，长谈阔论，不着边际，而眼前事理之是非，反而懵懂。Commonsense 却是正正相反，是凭观察事理，斟酌形势而作一种直接的判断。在英文言人没有 Commonsense，就是等于中文言人"不懂事"，"不近情"。在学理上，一人没有 Commonsense，就常要发悬想空谈，迂曲怪论。

这字我曾译为"庸见"，取庸字不易而近中庸之义。因为 Commonsense 必定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但是此名词自已觉得不好，再四思维，认为译为"通感"最为妥当。感者言其直感作用，懂事的人临机应断，皆凭直接的经验。有此通感者，就能

临时决其是非。通者，取人之通情之义，因学者的知识，是专家所独有的，通感却是俗人所同有的。英文 Common，亦原指“常人共有”之义。

一国的民族，富于通感，其文化是比较健全的，是富于对付实际的能力的。在欧洲国族中，德人长于理论，法人长于审美，英人长于通感，也就是长于实际，英国人在学理上，每每前后矛盾，以糊涂著名，似乎是一种缺憾，但是在实际上英人应付环境，却正因其不顾学理，而能只凭通感，糊涂度过难关。譬如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若不是有此种智力，在二十世纪早已崩溃了。但是哀耳兰要独立，英人无法时也就让他独立。加拿大，澳洲实际上也取得独立自治权。然而英人却会想出一种保持权衡的方法，叫做大英帝国联邦 Common wealth of the British Empire，避免这个关头。英国宪法，在学理上，也是一种前补后窜荒谬矛盾百衲式的历史遗物，但是在实际上，却能保障英国民权，而保持比美法所谓共和国更实在的民治精神。法国革命所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想名调，英人是毫不在意，不为所动的。所以英国到现在还有一个皇帝，然而在所谓头脑“糊涂”的英人，尊君与民治并不认为一种矛盾，于是就让他糊涂下去，而实际上的民治，却不肯放松。

通感太强，也有弊。中国人确是中庸思想，极恶极端理论，一切以调和妥洽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卖国官僚，误国大夫，个个说起来都是好人，都有“苦衷”，而这种“苦衷”在懂世故的人都能了解，只有“不懂事”“热理想”的青年不能原谅。这是通感太强的毛病，遂至一切高尚理想，热中至诚，都化为调和，妥洽而归于乌有。黎元洪曾发表“有饭大家吃”之政治方式，这

方式在中国可以解决一切政治纠纷，甚合通感之义。这是中国式之通感，也就是中国式之幽默。是的，我是极端反对中国人行为上之幽默及言论上之不幽默。我恶今日当局要人行为上之幽默及言论上之不幽默，故以幽默刺之，使之幽默自省，知道这种行为上之幽默及言论上之不幽默，是可以亡国的。行为上幽默的人，若不幽默自省，老羞成怒，禁止幽默，将来就可放胆作其幽默行为。中国就会幽幽默默无疾而终。

《辞　通》　序

吾夙好治学工具之书，而今日学界所最需要者亦莫如治学工具之书。古之所谓通人者，通于经史义理词章之学而已。六经皆史，宝斋早已言之。然六经又何尝非皆文，经学史论又何尝非皆义理之学？概而言之，儒者之学而已。间或别出专门，如顾亭林之精舆地，戴东原之精数学，段玉裁之精小学，钱大昕之精元史，龚自珍之精蒙古文，亦皆以经史之附庸视之。盖古人为学虽极繁赜，皆融会贯通于方寸之内，以腹为笥。凡有疑难，不能于腹中检得，或遇有典故，不能立指其出于《礼记》某篇，《史记》某传者，即不足为通人。当时风尚、遣辞以高深为贵，以浅近为陋，用语以僻奥为雅，以易检为俗。是故虽有治学工具之书，亦不为通人所重视。然自今人思之，实觉无谓：古人治学精神虽可嘉，然其所虚糜之光阴实太多。我国学术上，若无《通志》、《通考》及《图书集成》、《经籍纂诂》等有系统之著作可凭，则虚糜光阴不知又将何若也。况今日治学更非昔比，以腹为笥，究不可能。福特有言曰，通人者即遇有难题知就何书翻检之人也。无论古今中外，治学工具之书，皆能指示修学门径，节省时间，且可触类旁通，引人入胜，其嘉惠士林，实

非浅尠，不可以编纂不如著作而轻视之。《辞源》之出也，学界视为福音，虽毁誉参半，然其节省吾人治学时间之功不可抹杀。此类治学工具之书，愈多愈好，惜今人懒，不可多见耳。余曩闻开明书店编《十三经索引》而心喜，今读开明刊行朱丹九先生之《辞通》而心益喜：盖此书出而国文教师不必复为学生所窘，如昔日之朱先生矣。其引证之详博，搜讨之精审，远胜于《辞源》，而与《经籍纂诂》相伯仲。所不同者，《纂诂》以单字为主，《辞通》以词语为主。《纂诂》成于众手，《辞通》则为朱先生一人毕生精力所成就。其著作精神，视朱骏声盖无多让焉。所谓通者，通其异文之谓。古人用字每多假借，假借即别字也。因古今异写或方俗不同，一字常有异文，如吉蠲，或作吉圭。有觉德行，亦作有梏。甚或人名地名亦无一定写法，西施亦作先施。计儿亦作计然，计倪，计砚。汶山即系峪山，岷山，蒙山。同是《史记》，庖牺又作宓戏。同在《汉书》，包牺又作炮犧，伏犧，宓犧，宓戏。他如亵衣又作设衣，子规又作子巂，子鳺，子雉，子鸡，子搗，鹈鴂，鶗鴂，纷纭错复，漫无统记，于是学者苦矣。不有一书以通其异，即使通经宿学亦难免碰壁，宜乎朱先生之受窘也。有清以来，训诂大兴，而考异之学因为学者所注重。然或仅限于一家，如李富孙之《诗经异文释》，易经左传公羊等《异文释》，赵坦之《春秋异文笺》，冯登府之《三家诗异文疏》等及陈乔枞之《四家诗异文考》，皆其例也。其对于经史载籍文字通假作综合之搜罗者，如明方以智之《通雅》（释诂），清吴玉搢之《别雅》，钱坫之《十经文字通正书》，及阮元等之《经籍纂诂》（各字条末）等。其余零碎散见材料，凡小学之书几无处无之，若王疏《广雅》，郝疏《尔雅》，《经义述闻》，

《十驾斋养新录》等。然未有如先生书之集其大成者也。其书单字假借已大半容约其中，若古书夷迟通，可见冯夷，凌夷，倭迟条，夷又与雉，薙通，可见于辛夷条，其引证之详博，如陵夷引二十六事，陵迟引五十六事，又凌迟三，凌迟一，陵迟三（卷二，页二五至二七）；又另条陵夷引六事，陵迟二事，栖迟一事；又另条陵夷一，陵迟一；逶迤作威夷，逶夷，蜲蛇，委蛇，逶蛇，祎阴、逶随，委佗，委它，逶移，猗移，委维，延维，逶陀，逶蛇，委迟，遗蛇，委移，委陀，逶迂（卷二，页一〇四至一〇七），倭迟，威迟，倭夷，威纡，郁夷（卷二，页三六）共七十四条，诚可谓蔚然大观矣。凡此搜罗所得，实为中国文字学上之基本材料。昔英人著《牛津大字典》，先事搜罗材料至二百万条，而后英文各字在历史上之用法，形体，演变，皆了如指掌。朱先生以一人精力，成就如此，使人惊叹。就此书中，作楷书形体之研究可，作音声演变之研究亦可，要在能分时代地方之系统耳。如上举凌迟条，见于碑铭者，即可研究。"迟"字见于汉《韩敕碑》，《张迁碑》，唐《龙龛道场铭》。逶迤条下，威夷见于晋陶潜《扇上画赞》，逶随见于汉成阳令《唐扶颂碑》，逶维，延维见《山海经》。声音之变，如夷迟古通（古音 j 近 d）可以冯夷——冯迟，逶夷——逶迟，陵夷——陵迟，辛夷——新雉——新薙等为例。无论双声（变韵母不变声母）叠韵（变声母不变韵母）皆可就书中求其汇通之理及其出处时地等件。盖此书在今日实为我国文字学之宝藏，多方利用，是所望于善学者。

从梁任公的腰说起

梁任公之腰（即肾），无端被前北平协和医院×××拿出一个。事后有人问梁何不抗议，梁幽然答曰：“中国人学西医，能开刀将腰拿出而人不死，已了不得。吾何为抗议哉！”

初，梁任公病，尿道出血，精神亏损。群医相与私议，莫知究竟，故毅然决定开刀检验。及裂腹取肾而视之，并无病状，惟有一小白点。医者曰，是病根欤？遂施手术，取其一，留其一。过后梁尿仍出血，始知原与取出之肾无与。病势渐剧而梁遂死。

由此可知世界大道理。吾人病而请医，因己之茫渺，遂信医之高明，以为医言神圣不容致疑。而行医者为生计关系，亦必掩其茫渺，故示高明，中心所疑，对病家必曰定系某病。苟老实曰吾不知也，则必失病家之信仰。于是开方投药，在医家原作一尝试而已，幸而中则痊，不中则改投他药。惟吾人未学医道，惟医言之是听，初未知此中玄奥也。实则每每人死而医尚不知何症，世事揭穿，皆与此相类。

读书人最应头脑清楚，然读书人偏最常上当。世上上医家当者莫如读书之中等阶级。病在读书人好看书报，四处摭拾一

点似是而非的卫生常识，于是岌岌皇皇，不可终日：满空中皆痨病菌也，饭店手巾皆传染媒介也，众牙齿皆病菌巢穴也，花柳病必烂鼻发疯也。于是中学回来，不擦饭店手巾，不饮他人茶杯，不吸烟，吸烟有尼古丁毒，不喝咖啡，咖啡必害心脏，而成一书呆。实则痨病菌不能侵入健全身体。饭店手巾若不擦眼皮嘴唇及伤口，决不妨事；若多食硬物蔬菜，少吃糖饵，不刷牙亦无妨；牙膏皆无用，牙刷一角钱一支便可；吸烟不害卫生；花柳病皆可预防。此皆中等阶级读书人所不知者。

《论语》有人作《投考记事》一文，述其本年投考经验。既考清华，医验并无沙眼，并发证明书，又投考北大，北大医生，谓必有沙眼，不许与试，生出证书与辩，无效。吾以此事询之海上眼科专家，专家曰，沙眼最难判别，曰必有，曰必无，皆向外行人示威而已。彼行医六年，诊断无讹，确知为沙眼者约二百余人而已。此亦足破除吾辈之迷信乎。吾小儿在校，校医谓有沙眼，吾大奇之，以吾生四十年尚不知沙眼为何物，而二女皆有沙眼，吾不信也。每星期五校医拿刀刮其眼皮，小女哭。余止之，谓若有沙眼，吾自负责。吾从不请眼科专家检验，而至今无事。幸而居未上当，否则眼皮必致刮坏。

人生世上，最用得着一点常识，读书不可读昏了。银价大跌，经济专家甲曰必禁止运银也，乙曰，必不可禁止运银也，断断争辩，有似衔犬。棉麦借款，专家甲曰，必影响于中国农民也，乙曰，必不影响农民也，亦似衔犬。教育专家订课程标准，年年几何代数，读了又读，汝以为教育专家懂得教育乎？无此事也。若懂得教育，岂有一人自六岁读书至廿五岁而一封书信写得不通之现象乎？要人治国行政治河筑道。汝以为懂得治国

乎，治河乎？无此事也。世上只是大家混饭吃而已，或吃政治饭，或吃教育饭，或吃江湖饭。吾辈既然读书，至少亦须留一点常识，凡事能看穿真理，将来受用无穷也。

增订《伊索寓言》

两月前旁听华东各大学英语演说比赛，竟发见有大学生，引《伊索寓言》为材料，可见此书入人之深，而大学生脑里盘桓者，仍是这些东西。乃思以后编大学教材，当以寓言体为主，以便灌输，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且不提，只说我小时读伊索"龟与兔赛跑"龟跑赢的故事，极为兔抱不平，且深恨龟。为此蓄志日久，要修订此书，以供一班与兔，骏马等同情；而不与龟，蜗牛等同情者之玩读。此为光绪末年间事也。光阴荏苒，人事牵延，至今尚未着笔，然以时间计，其中滲淡经营之年数，亦不比"追随总理二十五年"者逊色也。现在中山先生之墓木已拱，而吾书犹未成，惭愧惶恐，内咎不安，乃乘《十日谈》出刊之便，书数则，以了夙愿。

一　龟与兔赛跑

有一天，龟与兔相遇于草场上，龟在夸大他的恒心，说兔不能吃苦、只管跳跃寻乐，长此以往，将来必无好结果。兔子笑而不辩。

“多辩无益。”兔子说，“我们来赛跑，好不好？就请狐大哥为评判员。”

“好，”龟不自量的说。

于是龟动身了，四只脚做八只脚跑了一刻钟，只有三丈余。于是兔子不耐烦，而有点懊悔了。“这样跑法，可不要跑到黄昏吗？我一天宝贵的光阴，都牺牲了。”

于是兔子，利用这些光阴，去吃野草，随兴所之，极其快乐。

龟却在说：“我会吃苦，我有恒心，总会跑到。”

到了午后，龟已精疲力竭了，走到荫凉之地，很想打盹一下，养养精神，但是一想昼寝是不道德，又奋勉前进。龟背既重，龟头又小，五尺以外的平地，便看不见。他有点眼花撩乱了。

这时兔子，因为能随兴所之，越跑越有趣，越有趣越精神，已经赶到离路半里许的河边树下。看见风景清幽，也就顺便打盹。醒后精神百倍，却把赛跑之事完全丢在脑后。在这正愁无事可做之时，看见前边一只松鼠跑过，认为怪物，一定要去追上他，看看他尾巴到底有多大，可以回来告诉他的母亲。

于是他便开步追，松鼠见他追，也便开步跑，奔来跑去，忽然松鼠跑上一棵大树。兔子正在树下翘首高望之时，忽然听见背后有声叫道：“兔弟弟，你夺得锦标了！”

兔回头一看，原来评判员狐大哥，而那棵树，也就是他们赛跑的终点。那只龟呢，因为他想吃苦，还在半里外匍匐而行。

（一）凡事须求性情所近，始有成就。

（二）世上愚人，类皆有恒心。

（三）做龟的不应同人赛跑。

二　太阳与风

有一天，太阳与风在争辩，谁的力气大。狡诈的太阳看见地上有行人走路，知道叫人出汗解衣，是他的拿手好戏。于是他对风说：

“我们比一比吧！谁能叫那位行人脱下衣服，便算谁的力气大。”忠厚的风上当了。他答应。

风先鼓起他的力气，尽力的吹，可是只有吹掉那行人的帽子。聪明沉重的太阳在旁像老滑巨奸格格的暗笑。他说：“让我来，我多么王道。我不声不响的能叫那人马上赤膊给你看。”太阳胜利了。

这是天上的方面。

在行人的方面，只觉得天时乍暖乍寒，有点反常，那里知道是在上者使枪法，累及下民遭殃。在他解衣之时，他对自己说道：

“那凶横的风，我到有办法。只是那太阳，不声不响，看来似乎非常仁厚王道，一晒晒得我热昏，叫我在此地出汗受罪。风啊，求给我吹一吹吧！”

且说天上，忠厚的风无端受太阳奚落一场，心殊不乐。忽然慧心一启，哈哈大笑的对太阳说：

“老滑巨奸，你也别使枪花了。我们再比一下，看谁有本事，叫那行人再穿上衣服。”

太阳为要做绅士，虽然明知必败，只好表示主张公道而答

应了。

这回太阳越晒，那人越不肯穿衣服。等到风一吹，那人才感觉凉快，谢天谢地，再穿起衣服来了。

这回是太阳失败了。

行人因为天时反常，冷热不调，伤肺膜炎，一命呜呼哀哉，但是天上的太阳与风，各人一胜一败，遂复和好如初，盟誓曰："旧帐一笔勾销！"

（一）非才之难，善用其才之为难。

（二）不声不响的人都可怕。

（三）天上使枪花，下民空吁嗟，旧帐勾销后，小民眼巴巴。

三　大鱼与小鱼

某池中，生鱼甚多。大鱼优游其中，随便张开嘴，便有十几条小鱼顺水游入口中，大鱼吃来毫不费力。

一天，一条小鱼，看了心上如同火烧，双目凸出，向大鱼说：

"这太不平等！你大鱼为什么吃小鱼？"

大鱼很和气的说："那么请你吃吃我看，如何？"

小鱼张开嘴，来咬大鱼的肚下，咬了一片鳞，几乎鲠死，于是不想再咬下去。大鱼乃一句话不说，扬翅而去。

世上本没有平等。

四　冬天的豪猪

叔本华有一段寓言很好，如下：

有一冬天之夜，天降大雪，林中的豪猪冰冻不堪。后来大家寻到一间破屋，一齐进去。

起初，大家觉得寒冷，所以围做一团，大家分暖。只因豪猪只只身上都是刺，一碰之后，不得不大家分开。分开之后，又觉得寒颤，又想团聚分暖。如此分后再合，合后再分，往返数次才找到一种适当的距离，既不相刺，又可稍微分暖，就此相安无事，一夜过去，

叔本华的意思是说，这就是人类的社会。

脸与法治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莫为已甚。这虽然有几分知道天道还好，带点聪明的用意，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要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们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三十五里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里，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更涨大。倘若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夫扣留，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把警察局长，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收回，巡警即刻免职，局长亲来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的不可形容了。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车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车同舟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吩咐，一定要享在满载琉璜之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得不识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只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其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尝给他。由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旋转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播，碰着船桅而跌下，听说市长结果保全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我想凡我国以为脸面足为乘飞机行李过重的抵保的同胞，都应该断腿失足而认为上天特别赏脸的徼幸。

其实与有脸的贵人同国，也一样如与他们同车同舟的危险，时觉有倾覆或沉没之虞。我国人得脸的方法很多。在不许吐痰之车上吐痰，在“勿走草地”之草地走走，用海军军舰运鸦片，被禁烟局长请大烟，都有相当的荣耀。但是这种到底不是有益社会的东西，简直可以不要脸。我国平民本来就没有什么脸可讲，还是请贵人自动丢丢罢，以促法治之实现，而跻国家于太平。

中国何以没有民治

孟肯 H. L. Mencken 说："德谟克拉西的人嫉恨他人比他福气。这实在是德谟克拉西的来源。" （见 Notes on Democracy）此说若确，中国之没有民治，就很易解。因为中国人太不会嫉恨了，看见他人福气，只希望做他家的奴才。司阍，马弁借此揩点油水，也就满足，心平气静了。在已做上奴才时候，若有人对他宣传什么阶级战争，他心中只有鄙夷，好像是说："奴才没得你做，油水没得你揩，你才会这样激昂慷慨吧。"到底我们不知道是奴才的厌世主义对呢，还是理想主义对呢。若论合于华族心理，自然奴才的厌世看法，较近事实。假如我要投身革命，我还是相信奴才哲学，青年尽量收买，油水尽量分赐，其效力必远在高谈理论之上。西人有言曰："要治人者必先鄙视人。"谁能在中国看不起民众，谁便可做政治领袖。不但中国，世界各国，一切政治问题，只是"嫉"与"恨"二字之斗争而已，穷苦者的嫉恶，胜于富贵者的鄙夷，其国必有民治。反是，富贵者的鄙夷，胜于穷苦者的嫉恶，其国民治必不能实现。有人取笑英国工党，说你只消给工人个个带上一顶绅士的高帽，工党便自消灭。这话用于中国更适宜吧？

关于以上所述，鲁迅曾有名言，可以互证。他说中国历史五千年，只有两种时期，一为想做奴才而不得时期，一为做上奴才时期。历朝治乱相因，都脱离不了这两种公式。治者，大家有奴才可做，有油水可揩，乱者，奴才饭碗打碎，油水揩不着也。在这想做奴才及做稳奴才的循环中，民治何从实现？

又来宪法

听见人家说，南京正在开三中全会，通过议案非常之多。起草宪法啦，国民会议呀，保障民权呀，裁兵呀，改良教育呀。也懒得去查新闻，横竖有议案就得通过，这是不能免的。以三中全会与国联相比，觉得中国通过议案非常容易，日内瓦通过议案，非常迟缓。二者皆不利于我国。我们并非不要宪法，乃因宪法自光绪末年至今，已经起草十数次。须知宪法第一要义，在于保障民权。民权何自而来，非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凡谈民治之人，须认清民权有二种。一种是积极的，如选举，复决，罢免等。一种是消极的，即人民生命，财产，言论结社出版自由之保障。中国今日所需要的，非积极的而系消极的民权。选举复决之权，乃使民众做官之权，结果未中选时是民，中选后是官，仍然与吾民无与。保障人民性命财产自由之权，乃真正的民权。此种民权，所以难于实现，非民不愿享，乃官不愿与。盖民权与官势，暗中成为正面冲突。百姓多享一种权利，则官僚剥夺一种自由。言论可自由，则报馆不能随时封闭；生命可自由，则人民不得非法逮捕；财产可保障，则政府不得随意没收。故民自由则官不自由，官自由则民不自由。故今日中国民治之

真正障碍，官也，非民也。有人问我，中国人民何时配讲民治？我说：任何时我们的官僚配讲民治，百姓自亦登时有民治之资格。任何知县非法逮捕人民，肯出庭居被诉地位，不怕人民不会出庭控告知县，马上实行民治来。人民可诉官长于法庭，而有胜诉之希望，此便是中国实行民治之开端。今日人民所以不能控告官长，因官长有脸故。故中国官僚一日要脸，则民治一日不能实现。（参见《脸与法治》文）故大家丢脸者，实法治民治之第一前题。此是三中全会诸先生所不可不体会之点。若非官僚不要脸，虽再起草宪法一百次，仍于实际无补。不意三中全会在通过许多议案之中，却把最重要一条遗忘。当时若肯通过一案，“议决凡中国官僚此后皆不要脸，誓守平等法治，本三中全会出席委员，并誓愿以身作则，自今日起，一律丢脸，决不食言”，这样胜于起草宪法多多了。

说 难 行 易

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韩非也标“说难”之义。孔子又曰：邦无道，行危言孙。从此我们也可以发明“说难行易”一条学说。龚子曰：“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辨，”论语社同人诮学者会议如蚊子钉象鼻，实则自己既语之，又论之，又从而辨之，不圣不智，也在做钉象鼻愚不可及的勾当。中国人之颜皮蛮厚，既如象鼻，《论语》之言论尖利，又不如蚊嘴，岂不又患了圣人所谓失言毛病？然则何以自解？曰：知其不可而言之而已。龚自珍曰：“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质不同，既皆毕所欲言而去矣。”我们不敏，也只取“忽然而自言”之义罢了。

如何救国示威

近见报载救国方法甚多，如名流所指长期抵抗，枕戈待旦等等都是。这些方法都能言之成理，只怕不能实行。因此我想一个万全之策，就是效医士泡制万全膏百应丹方法，把一切良剂和合起来，包可百发百中。据我们闻见所及，救国方法有以下数种：——

（一）何应钦提出实行公娼却病强种办法。

（二）张之江提出国术救国法。

（三）戴季陶提出筑金光明道场经咒救国法。

（四）吴佩孚提出名教救国及何健提出读经救国法。

（五）吴稚晖提出学打机关枪救国法。

（六）胡适之提出坐汽车救国法。

（七）冯玉祥提出穿草鞋救国法。

（八）某将军提出跳舞救国法。

大概种类还有不少。姑就此八种良剂，同时并用，夹攻起来，这东亚病夫，定可药到病除。其法，在某日定期开救国大示威，分若干队，各队自成一“救国万全团”，每团披黄袍扮喇嘛者二人，手执机关枪；公娼二人，足穿草鞋，手执五经一部；

随后汽车一辆，上载国技大家数人，表演国术，口念藏经；又卡车一辆，舞女数人，在上跳舞。前面二人执长条白布，大书“模范救国团”五字。国乐一奏，舞侣起舞，经咒之声与枪声齐发，弦诵之音与拳音和鸣，歌伎合唱，车笛呜呜。这样一团一团过去，足以启示国民救国之途径，而深深的印入国人脑中。

涵　养

中国旧有教育，标举涵养二字，注重德性之薰陶，与现代所谓教育，趋重学分不同。有学分，未必有学问，有学问，未必有涵养。中国认学问与涵养为一事，此为中国传统教育之一大特点，与德国教育法重鸿博精研，法国教育重艺术陶养不同，而与英国教育之注重性格亦异。英国之所谓性格，原文为Character，不但中文不可译，法德文皆不可译，因此字含义，特指坚毅，恒心，镇静，蕴藉，临危不惧，见义勇为，服从纪律，谨守礼俗等成份，而坚毅，恒心，服从纪律等尤由户外运动得来。故英人之视运动如生命，如宗教。此言英国民性者所不可不知。英人有此注重德性之“教育”，所以无论寄身南北，远涉重洋，只消七八人，或二三十人，在非洲，在澳洲，在印度，在埃及之一小城，便能成一种自治团体，而统驭他族。大英帝国之造成，实基于此。中国教育虽也以陶养德性为前题，然其所认为目标之涵养，却大不相同了，大概英国式的陶养，性格越养越刚，中国式的陶养，越养越柔，到了优柔寡断地步，已经德高望重了。虽然儒家学说，并非如此，然在历史上，却是如此的结果。因为“涵养”两字，含义注重忍辱负重，和平达观，不

露锋芒，喜怒不形于色，不轻易得罪人，不吃眼前亏，聪明的计算等，所以中国没受教育的人如危崖，如峭壁，如苍松，如古柏，如饿狼，如鹰隼，如雄马，如箭猪，如荆棘，如锉刀，如李逵，如武松，如泼妇，如一切不应对付的东西。过于涵养的人如面条，如汤圆，如肥猪，如家禽，如驯羊，如蜗牛，如西湖风景，如雨花台石，如绣珠，如风轮，如柳絮，如棉花，如阳萎，如悬疣，如谭延闿，如黎元洪，如好好先生，如一切圆滑的东西。

半部《韩非》治天下

今日中国政治问题，有超乎一切政体问题之更大问题，就是人治与法治。中国人脾气不改，无论是国民党来也好，共产党来也好，法西斯蒂也好，帝制复辟也好，必脱离不了人治精神。殊不知一切关键，不在政体政党之更易，而在矫正人治之恶习。得法治则治，不得法治则乱，此可断言。即如中国人民以莫谈国事奉为宝训而言，并非中国人缺少政治兴味，乃谈政治者不得法律之保障，以致大家认为龟头伸不如缩之为好。法律既不能保障人权，龟头焉有伸而不缩。明哲保身，乃一切生物自存之本性，是人是龟，原无二理，其结果遂有四万万同胞如一盘散沙之现象。所以韩非法治学说，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正途。韩非所欲矫正之弊失。非二千年前之弊失，乃今日中国之弊失。韩非所欲清的病源，也正是今日中国的病源。《五蠹》一篇所言人民之私安，官吏之私肥，无一不可为廿世纪中国之写照。战国之末之官，“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此非今日官僚政客进可荐于朝，退可蛰居愚园路，马浪路……路精舍之一副写照而何？战国之末之民，“进则死于

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写中国商民弃内地集租界之现象也。“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今人好言道德仁义，因道德仁义言之不费钱不伤人也；恶言法治，一言法治，革命党人多须服法或坐监狱也。然试思中国何以如一盘散沙，公民何以少，私人何以多，岂非不得法治使然？若不速速多设囹圄，安放官僚，道德仁义再讲一千年，散沙仍是散沙，私人不会减少，公民不会加多。道德仁义之为害大矣哉。

拟某名流为李顿报告发表谈话

昨报载李顿调查团报告节录，此项报告为世界各国万目睽睽所注意，中外报界或赞同，或指斥，已有相当批评，吾人殊无再加意见之必要。且兹事重大，吾人殊不愿作武断之评判，以免惹起任何国际间关系。总之，政府对于此事，认为问题非常严重。外交者对外之交涉也。吾人必熟思深虑，然后可以发表意见。综观全文大意，附和可以，驳斥亦非不可能。惟李顿报告书已引起日本与欧美列强正面的冲突，问题既严重，关系又复杂，到底英法诸国取何态度，殊难预料，英美能否一致，亦未可知，而俄国未加入国联亦一应注意之问题也。日本既承认伪国，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之提议，必不能接收，不接收则国联将何以处之，甚耐人寻味。法国处此袒日与袒国联之难关中，究取何态度，亦有研究之价值。苟列强对此事项之态度明白，则国联中之大国对此报告之态度，亦可释然无疑。然而列强之态度又一半系乎吾人对于东北，有断然之抵抗决心与否，其为因果关系之复杂有如此者。总之此问题非常严重，关系非常复杂，此在京要人所同意者也。惟其严重，故正加考虑，中央必有详密计算，各个方面，划入范围，而首尾顾到也。盖吾人深信，吾

国若有通盘筹划之外交政策，对此问题，虽然复杂，自亦有十分把握。际此国家危机，国人须能敌忾同仇，共赴国难，政府愿以民意为指归，苟能同心同德，收回东北，政府定必乐从人民之意也。可惜近日民意机关，每好作不负责之论调，非相当的取缔不可。国人须有外交确切的认识，勿徒唱高调，政府始知所适从。民为邦本，即本斯义。政府对此问题，毫无成见，只以人民之心为心，以人民之念为念，决不违背民意。云云。

你不好打倒你之下文

冯玉祥登泰山，得一新见，可于其最近发表的明志述怀文见出。这点新见识，就是说：冯先生从前以为打倒坏政府，好政府便会出现。现在冯先生觉悟打倒一个坏政府，结果又来一个坏政府。在冯先生口中说来，宛如一样奇闻。不知是冯先生隐讳，还是果真到今日才有这种觉悟。冯先生以前的革命方式，衡之以吴稚晖先生的革命定义，只算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你不好，打倒你”尚有下文“我来干”是也。不应打倒你，便完事。现在冯先生并下面一句似亦怀疑起来，如曰：“你来干，便如何?”其实吴先生之定义，虽然浅显，可以语三尺童子，然其毛病在于“我来干”三字置于句后，声音嫌太响一点。况且因果不甚明：自然，因为你不好，所以打倒你，因为打倒你，所以我来干，这样读法最妥当。但是革命家要曲解为我来干，所以要打倒你，因为要打倒你，所以你不好，也未尝不可。为避免这种误解革命心理，我想还应该改为“我不好，倒打我，我混蛋”。能遵守这样方式的革命家才值钱，虽然革命事业从此要不甚起劲了。

文 章 五 味

近阅时文，多带酸味，诚以革命以来，言论权失，凡有讥讽时政者，动辄以反革命罪论。文人不敢直言，乃趋入歧途，社论名家所作，大抵婉约而不豪放，如缠足妇人。或说几句门面话，恭维要人，而字里行间求之，似有一肚子骚气，郁而不宣，其味苦涩，令人读得如见歌伎苦笑。小报记者，又转一方向，作俏皮语，其味奇酸。然亦有隽雅幽妙，耐人咀嚼者。此种俏皮文字，风行一时，实三五年来言论文之新格调，亦可谓政治革命之意外收获。至于大报之苦，小报之酸，皆时代使然。吾心酸苦，作文乃不得不酸苦。尝谓文章之有五味，亦犹饮食。甜，酸，苦，辣，咸淡，缺一不可。咸淡为五味之正，言论要以浅显明白晓畅为主，可以读之不厌。大刀阔斧，快人快语，虽然苦涩，常是药石之言。嘲讽文章，冷峭尖利，虽觉酸辣，令人兴奋。惟清甜文字，其味隽永，读者只觉甘美，而无酸辣文章读了肚里不快之感。此小品文佳作之所以为贵，大抵西人所谓"射他耳" Satire（讽刺），其味辣，"爱偷尼" irony（俏皮），其味酸，"幽默" Humonr（诙谐），其味甘。《论语》收到及发表稿件，酸辣多而清甜少，亦可见幽默之不易。然五味之用，贵

在调和，最佳文章，亦应庄谐并出。一味幽默者，其文反觉无味。司空图与李秀才论诗曰："江岭之南，凡足资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知此而后可以论文。

哀梁作友

梁作友就是阿Q，即使不是阿Q，也已备尝阿Q的悲哀了。梁捐款之有无，计划之虚实姑勿论。然假定其虚其无，在要人赏菊，名流吃蟹之时，梁以一匹夫毅然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俨然世人皆醉我独醒，想出一条收回东北计划，急人之所缓，缓人之所急，其愚一。欲以三千万元之空言，“感化”沪上百万富翁，其愚二。遍访要人，游说他人所认为并不重要之事项，其愚三，因此梁乃不得不失败，及其失败，世人遂肆意讪笑，詈骂，奚落，驱逐，几至使无藏身之地。梁乃愕然在众手所指之下，抱头鼠窜，离京返里。我们不愿以成败论人，只有觉得梁作友固然热昏，然使中国多出几位发热昏的梁作友也不妨事吧？况且梁氏所发的是救国热昏，在理无妨让他发发。中国人向来吃聪明之亏，聪明达观，世事便无一可办。故若张学良之聪明，保全实力，放弃河山，国人可以谅解。若汤玉麟之镇静，保存日本银行存款，仰事异族，国人可以原谅。独梁作友之疯狂，乃不得报上一点“其愚诚可悯，其诚亦可哀”的批评。阿Q固然不了解中国，中国又何尝了解阿Q？我们不难想象，梁氏在归途中，是如何的惊愕，愤慨，失望，悲哀；到了家乡，踯躅街

上，又要如何遭村妇的指摘，村童的投石，亲友的白眼，旁人的奚落。这是阿Q一类人在聪明的中国同胞中的命运，无可挽回。但是我们究竟不能不问，谁在发昏？

孔子亦论语派中人

我们细读孔子的遗训，处处与《论语》相合。因为孔子的话，与荀孟都有些微不同，而与《论语》中“子曰”之某君，则句句相符。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孔子是属九流中之儒家，甚且大胆的假设，某君即孔子。倘使有人将此题目，加以考证，作洋八股，作几条统计，画几条曲线升降表，呈与芝加哥大学教授，必可取得博士学位无疑。因为我们从 Abraham Flexner 书中(见本期有不为斋随笔)知道，哥伦比亚大学有考证冰淇淋之论文，证明“关于糖在冰淇淋制造上之影响，其主要作用是使冰淇淋发生甜味”。(Teachers College Record. February 1930, p. 472) 又芝加哥大学有硕士论文，题目是这样的：。

The University of Chiceago
A Time and Motion Comparison on
Four Methods of Dishwashing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Faculty
In Candidacy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即“四种洗碟方法之时间与动作之比较”。这篇考证有序言，有书目，有问题，有研究方法。由桌上取碟放于茶桌之时间是算过的，“走近火炉，抓水锅，提炉盖”“开热水管”“一半闭热水管”之种种动作都统计过，列成图表，成一百页巨册，而结果有这样惊人的结论：“弯腰与提高是容易腰酸手酸的”。归纳论始祖贝根之灵有知，当在地下翻棺。

新年恭喜

不知是阳历不好，还是人心不古，近来过年，都大不如前了。在执笔之时，听见隔壁陈家放炮，才略为抖擞精神。后来听黄妈说，今日是冬至，才记得尚未吃汤团。人之颓唐，有至于此乎？于是即刻吩咐大师父，明天补吃，心下始觉稍安。黄妈说是阳历不好，说阴历才有冬至。我说，阳历之冬至，来得比阴历易记，每年总是十二月廿三号。黄妈硬说，无论二十三不二十三，若是阳历，便不成其为冬至了。况且每年十二月二十三，必定冬至，还有甚么味儿。我心知其有理。遂不与辩。因此我想起幼时，旧历除夕，照例是"围炉"。年夜放炮之声，东村至西村，远远可闻，总是通宵达旦；半夜到门外糊门联；元旦黎明就起来点烛，穿红袍，着黑背心，换红辫子，吃面，吃贡橘；天亮就同人去拜年，这是如何一种境地！春节村妇也都赌牌，或且到几里外路去看戏，戏台下的妇儿穿的红红绿绿，这又是何种境地！元旦之后尚有上元提灯，看烟火。总之旧历新年，确是一种欢天喜地的景象，人人欢喜，皆大欢喜，此所以为新年。据我想，新年应当为儿童的节日，为我们恢复赤子之心的时期。前几年，听说公安局禁放炮，禁放爆竹。今年禁不

禁，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禁不禁由他，放不放由我，这才是健全的国民。人若除夕之夜不敢放炮，怕入监牢，还养什么浩然之气？大家为保赤子之心起见，应该努力放炮，甚至努力赌也无妨，初一至初五为限。记得去年在英伦圣诞之夜，有人狂醉，跑到 Piccadily Circus 一座爱神像上，给他带上一顶帽子。第二天《泰晤士报》通信栏，倒得到不少同情的批评。这才是健全之国民景象。所以我极郑重地恭请各地《论语》读者，本年除夕，务必努力放炮，通宵达旦，热闹起来。如坐狱，本社愿为有力的援助。

诵经却倭寇

男青先生：

承不弃，来函指教，又博引西文，证明佛理，甚喜。西文亦未言念经可打矮寇，故删略，可认为题外不提。况作者西人虽是西人，他若敢说念经可打矮寇，敝记者读了仍是全然无事。阅后，得四种认识，敬录于下：

一、念经打矮寇，据尊意，打字误，应改为却字，念经既可却元世祖之水师，便可却矮寇。但是虽然打是我打人，被打是人打我，在愚看来，一而二，二而一也。因为你要不被打，总须打人。可以念经却敌，虽然不打敌，敌已甚倒霉。故不打而却敌，则等于打。

二、经咒救国文，足下代戴先生否认，似乎足下微有认为该文不通之嫌疑。但是同时——

三、东北上海兵灾，足下仍信为众生业重。既是业，便可却，既欲却，便须念经。兵灾来自矮寇，足下欲以念经而消灭此业。假使足下果经念，而此业果因念经而得灭除，甚至消灭，则东北之日兵必退入南满铁路无疑。是足下虽不打矮寇，矮寇已因汝而被打。足下虽不欲居功，其可得欤？

四、足下云“今年各省米谷一般的丰收，上海一处米价跌到去年之一半。这样希有的现象，就是两个法会效果之一班”。理由是“大师不骗人”。按米价大跌，农民叫苦，足下谅有所闻。法会如有此种效力，请速截止。且二刘大义灭亲，混杀一场，生灵涂炭，足下则谓由于业重；五谷丰登，则归功于法会。同时发生事件，滑稽至此，足下毋乃太幽默乎？抑祸川确系由天庭指派岳武穆执行，以致虽念经亦不能制止乎？足下来函诚意启示。故亦诚意奉复。

——语堂

个人的梦

《东方》杂志编辑，出了一个极好题目，请各作家叙述他对于未来中国的梦，及个人生活的梦。各种答案，已经在该杂志的新年增刊号发表了。我个人的梦，因投稿时匆促，未经写上。我想个人的梦，时时不同。孔子所谓君子三戒，实指少年人想打架，壮年人想女人，老年人想衰头，便是显见个人的梦变更的历程。在这埋头编辑应接不暇之际，个人忽得一感觉，虽然来得兀突，也可以算是目前个人的梦罢。我愿意找到一位替代编辑的人，使我得一个月的顽闲，度一个月顽闲的生活。我登时可以放下笔来，睡四十八小时的大觉。袁世凯蒋介石来也不见。醒来之后，世界电话断绝，邮局封闭，司机罢工；我个人门外贴一张“某人外出”字条，自己换上便服，带一渔竿，携一本《醒世姻缘》，一本《七侠五义》，一本《海上花》，此外行杖一枝，雪茄五盒，到一世外桃源，暂作葛天遗民，“领现在可行之乐，补生平未读之书”。我知道道学先生必说我反革命。而孔二先生却将点头微笑曰：“吾与语也”。

吃粿粑有感

今日是阴历十二月廿三，向来俗例为“送灶君”之节期。大概这个俗节，全国皆守，独于闽南另有特别风俗，未知江浙及北方有没有。闽南人于这送灶君上天之日，必吃粿粑，盖含有深长的用意。因为俗传，灶君知人家里事，所谓不可外扬的家丑，他都知道了。在十二月廿三日灶君上天，照例须在玉皇上帝面前报告家中男妇老幼各人的善恶。这却于世人有许多不便了。于是吾闽南人想出一法，于祭灶君之时，请他吃粿粑，粿粑是用糯米做的，又白又软又粘嘴。祭者之用意是对灶君实行新闻检查，使灶君吃下去，口舌都糊住了，于是到了玉皇面前，虽欲开口而不得。这实在是吾闽南人的特别聪明。由此我们可以得以下几种结论：(一) 做中国人的灶君，也太难了，言论自由常有被剥夺之危险。中国古时铸金人，尚要三缄其口，何况是灶君，又何况是《生活》周刊主张与批评之编辑？所以当今《生活》周刊等被人请吃粿粑，也不必大惊小怪。(二) 中国人喜欢封他人之口，此癖由来已久。自己不发言论时，个个人可变为新闻检查员。再进一步，便是只许我封你的口，不许你封我的口。

（三）中国人相信封口之效力真大，灶君吃一口糍粑，便可以叫玉皇懵懂起来，翁姑虐杀媳妇者，将来逝世，玉皇还要派一队金童玉女，用一阵笙箫管弦，迎他上天。再进一步，便是既有糍粑，即使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虐杀一个媳妇也无妨。（四）事实上，玉皇上帝若有一点聪明，看见闽南灶君回来，个个糍粑封口，必感觉闽南人个个是坏蛋。（五）在中国好说话者，无论是神是人，都要遭人忌恶，因此"莫谈国事"乃为中国茶楼之国粹。（六）猪嘴吐不出象牙之说不尽是。凡言人善恶者皆猪牙，只有隐恶扬善者，虽是猪，亦可奉为象。由是而得——（七）嘴之作用，所以扬人之善。正作用是吃饭，副作用是颂"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文章，或是念念《大人赋》，《羽猎赋》，唱唱剧文。（八）中国人相信，"若要人不知除非封他嘴"是一句箴言。（九）封嘴之方法真简单，且便宜。中国人相信糍粑真正可以糊口，一切都无须科学化。（十）中国人以为请一人吃过糍粑，就使不能密封其嘴，到底可使其人舌头胶泥，发音不明。大概玉皇上帝也是中国人，所以听见灶君说话马马虎虎，也就马马虎虎了事，不甚追究。于是在这马马虎虎主义之下，中国民族得有四千年的光荣历史。

糍粑与糖元宝

二月八日《社会日报》社论有灵犀君论《糍粑与糖元宝》一文，考证闽南与江南风俗之不同，及证明江南人比闽南人聪明。灵犀君说：

“可是在江南地方，送灶君却不用糍粑，而以糖元宝为祭品，其用意虽也同是要教灶君不要把人间的罪恶，去报告玉皇大帝，只不过所含的作用，略有不同罢了。

“糖元宝这样东西，既是元宝，又是甜津津的糖做成的，自然谁都欢迎。灶君虽是一家之神，可是见了糖元宝，那有不眉开眼笑，表示欢迎之理。他既接受了人家的糖元宝，自然也不会再去说人家的坏话了。所以我认为用糍粑去封住灶君的嘴，倒不如以糖元宝去塞灶君的嘴，来得有效。该文作者，虽在称闽人之聪明，我却认为江南人比闽人还来得聪明。因为以力服人，总不及以德服人，而吃人酒肉，与人消灾却是不磨之哲理，又何况所吃的是糖元宝，灶君又怎好吃了元宝之后，再在背后说坏话呢。该刊《碧眼儿日记》上说：‘塞没汽车夫格嘴，用五个法郎，塞没律师格嘴，我想廿五个法郎也尽够哉，’以糖元宝去塞灶君的嘴，和以法郎去塞汽车夫律师的嘴，正是同一作用呢。”

于是我又得到数条结论：(一）江南人圆滑，闽南人粗笨，而江南人之世故比闽南人深。江南人能因计就计，买好玉皇的间牒，确比闽南人高明一等。(二）江南的灶君比闽南的灶君福气大。(三）猪嘴吐不出象牙之说，又须修正（参观上期本刊)。闽南的猪吐的永远是猪牙，江南的猪吃糖元宝后，便会替你长象牙。不过也不一定，据我看过，凡是猪，有糖元宝可吃，都有长象牙之可能。(四）倘是猪，吃人家的糖元宝，而不替人家长象牙，再去说人家的坏话，这种猪便是没良心，不道德，不识抬举，可恶。社会对他一致不满。反之，凡善长象牙的猪，家家户户欢迎，可以挨户轮吃，吃那一家的糖元宝，长那一家的象牙，做报效。(五）糍粑与糖元宝不妨分别猪性，同时并用。会长象牙的猪给以糖元宝，不识抬举之猪给以糍粑。实行封嘴，如此则天下可享太平，且圣主未有不可得贤臣而为之颂。(六）无论在江南在闽南，玉皇大帝总是倒霉。(七）猪嘴吐出来的象牙，颇有人造意味。此类赝货，令人看见讨厌。我以为既然做猪，还是吐猪牙为是，尤其是野猪磨利的牙货真价实，光亮可爱。(八）料想江南的猪皆善辞令。(九）今日中国的猪，总须打算，你是要吃糖元宝呢，还是要预备封嘴呢？(十）《论语》两样都不吃，只要露牙而笑，并且所露的都是真正野猪牙。

刘铁云之讽刺

《老残游记》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惟其第一章楔子，实是讽刺中国国情的绝好文章。这一点也不是我们的牵强附会，有下文为证。我们觉得这篇讽刺太好了，所述的在风浪中的一只巨船就是中国的影子，那些“高谈阔论”“演说”之后“敛了许多钱去，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高声喊着“杀！杀！杀！”的领袖，便是现代中国的英雄豪杰。由是我们可以对于刘鹗之艺术，加一层认识，知道他不仅是一位善描白妞歌术的小说家，并且是一位对于国家很有感慨的深刻的讽刺家。在最后描写那奉送洋罗盘救危的一段，尤可看出他是主张科学救国或是维新救国的人，至于因奉送洋罗盘而被骂为“汉奸”“天主教”的人，尤其是刘氏在北京时，上书请筑铁道，及主张和外人合开矿煤，遭人谤毁，骂为“汉奸”的自己影子。以下几段，值得爱好《老残游记》的读者，再精读一遍。

“这船虽有二十三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四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是东边——有一块丈许长的，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没有一处无伤痕。”

“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照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望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一霎时，离大船已经不远了。三人仍拿着望远镜细看。及至离大船十余丈时，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谁知道除却管船的人搜括众人财物外，又有一种人，高谈阔论的演说。只听他说道：‘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人，况且这船也就是你祖遗的公司产业；现在已被几个驶人，弄得破坏不堪，你们全家老小性命，都在船上，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吗？就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呢？真真该死的奴才！’众人被他骂得哑口无言，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臟腑中说不出的话；今日被先生提醒，我们实在感激得很；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那人便道：‘你们知道现在非钱不行的世界。你们大家敛几个钱出来；我们舍出自己的本领，顿起精神，拌着几个人流血，替你们争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你们看好不好呢？’众人一齐拍手称快。”

“章伯远远的听见，对二人说道：‘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的英雄豪杰！早知如此，我们可以不必来了。’慧生道：‘姑且我们将帆落下几叶来，必须缓追那船。看他如何举动？倘真有道理，我们便可回棹了。’老残道：‘慧哥所说甚是，依愚兄看来，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只是用几句文明辞头，骗几个钱用用是了。’”

“当时三人，便将帆叶落下，缓缓的尾大船之后。只见那船

上人，敛了许多钱交给演说的人，看他如何动手。谁知那演说的人，敛了许多钱去，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便高声叫道：'你们没血性的人！冷血种类的畜生！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又道：'你们还不把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那知就有不懂事的少年，依着去打掌舵的，也有去骂船主的；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抛弃下海的抛弃下海了！"

"那个演说的人，又在高处大叫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还怕打不过他们吗？'那船上就有老年晓事的人，也高声叫道：'诸位切不可乱动！倘若这样做去，胜负未分，船先覆了；万万没有这个办法！'慧生听得此语，向章伯道：'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

"说着，三人便将帆叶抽满，顷刻便与大船相并。篙工将篙子钩住大船，三人便跳将上去，走到舵楼底下，深深唱了一个喏；便将自己的罗盘及纪限仪器等，取出呈上。舵工看见，到也和气，便问此物怎样用法，有何益处。正在议论。那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罗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

"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都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

"三人垂泪，连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下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只小渔船，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

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

鸣呼，殷人刻龟，铁云藏之，铁云藏龟，吾寻得其龟文而诠释之，岂非天下第一快事？

吸烟与教育

吸烟者不必皆文人，而文人理应吸烟，此颠扑不破之至理名言，足与天地万古长存者也。上期谈牛津一文，已经充分证明牛津之大学教育，胥由导师之启迪，而导师启迪之方法，尤端赖向学子冒烟之工作，并引李格教授之言为证："凡人这样有系统的被人冒烟，四年之后，自然成为学者。""如果他有超凡的才调，他的导师对他特别注意，就向他一直冒烟，冒到他的天才出火。"兹再申明本意。李格说："被烟气薰的好的人，谈吐作文的风雅，绝非他种方法所可学得来的。"("A well smoked man can speak and write English with a grace and elegance that cannot be a quired in any other way") 使吾死时，得友人撰碑志曰："此人文章烟气甚重"，吾愿已足。按李格所言，甚得中国教育之本旨。向来中国言教育者，多用"薰陶"二字，便是指用烟气把学生薰透之意。即其他名词，如"陶冶"，指火，"沾化"，指春风化雨，仍然是空气作用，要皆不离火与气。大凡中国人相信，一人的学问与德性，是要慢慢陶冶薰化出来的，绝不是今朝加一单位心理学，明朝加一单位物理学，便可成为读书人，古人又谓"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可见学问思想

是在燕居闲谈切磋出来的。既是夕谈，大约便有吸烟。吸烟之所以为贵，在其能代表一种自由谈学的风味。中国大学之毛病甚多，总括一句，就是谈学时不吸烟，吸烟时不谈学。换句话说，就是看书时不自由，自由时不看书。在课室上，惟知有名可点，不虑无烟可吸，学者之所以读书，非为与同学交谈时自觉形秽而鼓励也，非由对明窗净几，得红袖添香而步步入胜也，非由师友窗前月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闲谈而激动其灵机也，非由自己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而生羞恶也。学者何为而读书，代注册部做衣裳准备出嫁也。如此不由兴味之启发与学分之鞭策，叫人念书，桎梏其性灵，沦丧其慧心，如以刍养马，以草喂牛，牛马将来未耜驾轭，或是登俎豆，入太牢，虽然也都是社会有用之才，到底已违背牛马之本性而丧失其顶天立地优游林下驰骋荒郊的快乐了。

纸　烟　考

报上看见法国烟业公会开纸烟百年纪念的新闻，亟为译出如下：

（十一月廿二日巴黎通信）：法国烟业公会正在筹备纸烟百年纪念盛会，甚形闹忙。据说，纸烟之发明始于一八三二年。一说，最初发明者，为一埃及士兵。当一八三二年，埃及围攻土耳其大本营圣卓恩得城时，埃及兵截获载运烟叶的骆驼一队。但是当时大家没有烟斗。有一聪明的士兵，就想出方法，将烟用包子弹的纸包卷起来，别的人依样而行，纸烟遂出世了。

此外还有别种的传说，但是都没有实据，就是所说的年代，也是可疑的。因为新闻记者的询访，法国烟业公会检查旧案，终果所得最早的文献，是一八四三年十月廿二日法王路易腓力皇家购料单上有提到纸烟一条。

其在英国，直到一八六（原文阙）年，才有希腊商人名蒂乌都利蒂者，在伦敦开一纸烟铺。他所卖的纸烟，有硬纸的烟口，这时有许多人剧烈的反对纸烟，说燃烧的纸极害卫生。

虽然如此，纸烟之盛行从此蒸蒸日上。一八六一年，法国销售的纸烟达七百四十万枝，以后逐渐增多，到一九三一年，已达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一千之数。

等因抵抗歌

南京党部机关有署名唐哥儿者寄来诗稿两则，一则云：

照得三民主义，
业经吾党所宗；
既可以建民国，
又可以进大同。
前准咨尔多士，
内开民众前锋。
等因夙夜匪懈，
奉此主义是从。

似通似不通，越看越糊涂。爰改东韵为漾韵，作等因抵抗歌以和之。一笔挥就，不知如何漾韵变成阳韵。随他去吧。歌曰：

照得长期抵抗，
业经要人提倡。

前准努力杀贼，
内开我心忧伤；
等因枕戈待旦。
奉此薪卧胆尝；
相应礼义廉耻，
理合慷慨激昂。
是否打得日本，
伏维计议从长。

海内文豪有和咏者，不拘和上和下，无论平水韵硖石韵，统希赠赐，以助军气。

中国究有臭虫否

臭虫大约古已有之。考之古籍，无所谓臭虫，而有所谓猖蝨(又作虱，作蚤，三字 通。)或者虱就可包括臭虫，所以不另造一字。但是古之所谓虱，似多是跳蚤，见人身上者，可以入赋，入诗，入文，而床上臭虫则少有吟咏之者。如王猛扪虱而谈，明明是在身上捉来，王荆公入朝“御览”的虱，也是正爬在荆公须上，所以可邀御览，“上顾而笑”。据阮籍说，则虱系处“裈中”，不敢离缝际，“犹君子之自以为得绳墨”(见《论语》第一期)。抱朴子屡言虱，然既言“夫虱生于我，我非虱之父母，虱非我之子孙”，可见也是指人身跳虱的一种。韩非子的虱，是生在豕上开辩论会，料与人身之虱，大同小异。淮南言“汤沐具而虮虱相吊”，也是指人身上的虱而言。至于王充谓“人生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更明白是身上之虱，而非床上之臭虫。虱之见于床上者，比较的少，如苏隐闻被下有数人齐念《阿房宫赋》声，急而开被视之，惟得虱十余枚，其大如豆(见《清异志》)。最早恐怕还是宋朝朱敦儒(卒时约一一七五年)。《樵歌》中有“饥蚊饿蚤不相容，一夜何曾做梦”之句，颇近臭虫，或是可以假定便是臭虫。至郑板桥“九九八十

一，穷人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虱虫出。”这已经是十八世纪乾隆时代了。且被中之虱，扰眠之虱，皆不能证明确是臭虫，而非跳虱。惟李商隐《虱赋》，谓其“回臭而多，跖香而绝”，似虱可有臭味，或可指臭虫。总之，臭虫在古代之有无，无明证。

所以我们可以放开远代。而讨论今日臭虫之有无。关于此问题，个人因有读书涵养，所以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报端席上，每每听人议论，却觉得各种意见都有——由于极右派之辜鸿铭，张宗昌，至于道士，和尚，中外学者如胡适之，罗素，所及最左倾的党部人员，都有他的意见。这些意见，很值得研究，贝根曾谓人之思想，受各种偏见“偶像”所蔽囿，如“酋族的偶像”，“穴洞的偶像”，“市井的偶像”，“戏台的偶像”（指种族的偏见，个人的偏见，俗套的偏见，哲理的偏见）。我们可由对这繁难解决的问题各方的态度，看出这各种偶像形形色色的表示。

为避免空论起见，假定在某高等华人寓中的中西士女宴会席上，忽有一只臭虫，明目张胆地，由雪白洁亮的沙法套出席。这种事情，是在各国人家都可有的，无论英美法意俄，但是我们不妨假定是中国人家，因为我们在中国，有一位善操英语的高等华人首先发见，为爱国观念所冲动，决心去坐在沙法上，碰一碰造化，或者可用屁股之力硬把这臭虫压死，不然便只好（这比较可能）为争国家体面而秘密受这臭虫的咀嚼。可是祸不单行，一只出来，另一只，成群结队，蠕蠕而动，由是女主人面红耳赤，全场动容，而我们可以充分证明：在中国某城之某一人家有臭虫的铁案。于是我们可以听 见以下关于中国究有臭虫否的意见，大约可分为以下十类。

第一类，（辜 鸿铭）“中国有臭虫，固然，但是这正足证明中国之精神文明。只有精神文明的民族，才不沐浴，不顾物质环境。”按，依此说，用扬州马桶者，比用抽水马桶者精神文明。

第二类：（爱国者）“中国有臭虫便如何？纽约，伦敦，维也纳，蒲达配司脱（见本期宋春舫先生文）也有臭虫。其实，这几城中有的臭虫很著名。这不算什么耻辱。”这是“东方文化家”，“神州国光家”，“国粹家”及“亚洲大同盟家”的态度。张宗昌曾在日本温泉发见臭虫；大喜，从此与人谈时，每以此为中国文明高尚之证。

第三类：（哥伦比亚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也有臭虫。所以中国若没有臭虫，便是野蛮民族。不但此也，美国臭虫的身段色泽都比中国臭虫好。所以应该捉一只，尤其是加尼福尼亚产的，带回放在中国床上传种。”

第四类：（帝国主义者）“什么！中国有臭虫？我们英国没有臭虫。我要求治外法权。”

第五类：（西方教士）“中国每省每城家家户户都有臭虫。我亲眼看见的。所以你们应该捐款让我到中国用耶稣的道理替他们灭虱。”

第六类：（中国外交官如朱兆莘之流）“什么？胡说！中国没有臭虫，我以我的名誉为誓告诉你。这些都是谣传，神经作用。”按朱兆莘会在日内瓦宣称中国鸦片绝种已经十年。我们不能怪他，因为他在奉行外交的职务。英法各国代表所为，也是如此。

第七类：（党部）“不要提起这件事。谁敢提起，我们便给他一个警告。他不爱国。”

第八类：（道士，和尚）“不要扰我的清眠，或是不要误我的禅机。如果我受臭虫咬而能仍然快乐，甚至悟禅证道。管他做甚？”罗素听了，倒也点头微笑。朱希真在樵歌早已坚决表示此态度了：

穷后常如囚系，
老来半似心风。
饥蚊饿蚤不相容，
一夜何曾做梦？
被我不扇不捉，
廓然才是虚空。
寺钟官角任西东，
别弄些儿古董！

第九类：（胡适之及自由主义者）“捉臭虫！再看有没有？”西方自由主义者也齐声附和唱道：“是的，有臭虫，就得捉，不论国籍，性别，宗教，信仰。”

第十类：（论语派中人）“你看这里一只硕大肥美的臭虫，你看他养得多好！太太，昨夜他吮的是不是你的血？我们大家来捉臭虫，捉到大的，肥的，把他撮死，真好玩！”

这时我的女主人，最多只能答道：“林先生，你长这么大了，也不害臊！”

蚤虱辩

承示，恍然大悟虱亦可生人身上，至感且愧。愚前立论，以为凡生人身上者为跳蚤，生床上者始为虱为臭虫，以致引经据典，皆以此为凭准。承以生物之理赐教，剖析入微，Linnaeus 再世，无以复加矣。曩见丐者晒日道旁，宽衣捉虱，以为所捉者尽系蚤而非虱，诚不免指鹿为马之议，足下癖其愚昧，谆谆赐诲，及今思之，不觉哑然。惟窃疑：床上之虱，色黑味臭，未知身上之虱亦臭亦黑否，足下所言之虱色白，则又与弟所见床上之虱不同，抑果虱皆白，吮人血而后赭耶？大文又谓虱国货，蚤舶来，弟窃惑焉。夫朝秦暮楚，倒戈易帜，成则遽登龙门，败则出洋游历——属蚤类；守愚藏拙，中庸厚重，佞佛不妨尊孔，尊孔亦复奉耶，糊涂做官传种——属虱类，弟岂不知？二者同吮吾辈之血，弟又岂不知？然谓蚤为舶来，弟必不信。子以为中国之蚤，可搭伯爵夫人号火轮，放洋考察实业，则永做京官，禄定位安，遂谓蚤舶来虱国货，何其不思之甚也？西洋之蚤，岂亦善游历考察乎，岂亦有私人福特飞机逃难乎？何其不思之甚也？盖中国之蚤，不但舶来，亦且舶去，饿而再舶来，饱而再舶去，原与西人无与也。所异者，海禁未开，帝国之世，古蚤

败者贬潮州，除永州，今则一跃一万八千里，足下以时代之不同，误为西方所输入，显系论理错误，倒果为因。西人亦有私携古物，出洋鉴赏艺术之蚤乎？亦有弃甲曳兵，负鸦片而逃之蚤乎？西人有爱民若子之蚤乎？有扶孔翼道之虱乎？有治心养性之蚤乎？有赈灾舞弊之蚤乎？有吮民脂膏若是其深且痛之蚤乎？哥伦比亚博士以为加利福尼亚产之蚤比华产色泽身段优美，亦姑妄言耳，岂真有此一回事也？愿足下试深思之。

编辑滋味

向闻人言，编辑生活甚苦。然编辑之初，自谓编《论语》不同，必大乐。近来尝遍各种滋味，始知其中甘苦各半。先说其苦。稿不患少而患多，汗牛充栋，整理不暇，投稿者来函相责，限期索还，不稍宽贷，稍有怠忽，即加詈骂，万一遗失，无法报销，升天落地，求之不得，如丧考妣，其苦一也。来稿之中，每附函札，类皆失学青年所作，或报我以母丧，或告我以失恋，或果有辗转流离，栖身异地，欲求上达，摸无门径者，爱莫能助，何以为怀？且所质问，类皆无从答复。若“中国有一好中学否？”“青年有无出路”？等。敷衍答复，未免欺人，老实奉告，于心不忍，其苦二也。《论语》既未左倾，又未腐化，言论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收稿亦如之。然革命之稿，皆味同嚼蜡，反革命之稿。则锋发韵流，乃动辄触犯为政长者，留一弃十，心殊不甘，其苦三也。且之际，武人操政，文人卖身，即欲高谈阔论，何补实际？退而优孟衣冠，打诨笑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胡求，强颜欢笑，泄我悲酸，其苦四也。然吾亦有四乐。借文字姻缘，与诸益友函札通往，一乐也。无名作家，被我发现，二乐也。独坐编辑之椅，笔则笔，削则削，三乐也。

邮使敲门，每见尺二信封，多出部院公署，始而惊，继而喜。何以喜？由于中央党部，监察院，行政院，豫皖鄂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发见天才，供我以反革命稿件，故喜。至此其味乃大甘。

梳、篦、剃、剥及其他

近日报载四川通行童谣，描写军匪官僚搜括百姓之惨酷，可为民国治绩的写照。童谣云："匪是梳子梳，兵是篦子篦，军阀就如剃刀剃，官府抽筋又剥皮。"据此可知搜刮本领，匪不如兵，兵不如将，将又不如官。中国之官，只是读书土匪。中国文化之溃灭，及读圣贤书之人之可杀，已充分暴露。人皆言"劣绅，劣绅"。绅岂有不劣者？兹引童谣之意为诗曰：

梳由土匪篦由兵，
毛发几根烂额轻。
犹恐青丝除未尽，
仍烦军阀剃刀灵。
治标不及治本要，
老总何如老爷精？
皮剥筋抽光滑滑，
飘魂犹得颂圣明。

又见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载重庆通信：

"最近赤匪窜川，各军不但不一致联合，早日扑灭，反藉此大派其捐以充剿赤经费。计二十军杨森，因此筹得两百万元，二

十一军刘湘，筹得两千万元，二十四军刘文辉，筹得七百余万元，二十军邓锡侯，筹得三百万元，二十九军田颂尧，筹得一千万元左右，川陕军刘存厚，筹得一百余万元，于是川民平空增加四千三百余万之负担。”

我们读了，真得一种啼笑皆非的感想，尤感觉今日无一事不可作为诈取民财的题目。此种虐政，惟有深中儒毒之百姓，始能忍受，亦惟有儒教根深之国家，始能发生。世界好谈仁义者，莫如我国，而官僚贪污残暴，亦莫如我国。此中有大道理。须知以法制官，可；以仁义制官，必不可。何以故？赈灾，仁也——要你五百万；剿共，义也——要你三千万；航空，勇也——要你五千万；而民遂死。故军阀莫不好谈孔孟，而民乃不堪命。侈言仁义者，实不仅欲粉饰贪污而已，盖深知不谈仁义，便须谈法，谈法则上至院长，下至法官，皆须坐狱，有许多不便。谈仁谈义，谈忠谈孝，则于人无伤，于己无损，既无坐狱之虑，且有卫道之名。一旦要横征暴敛，则仁义忠孝，信手拈来，头头是道。法家儒家，观念相反，自古已然。民国所恃将军阀制裁者，法而已；军阀持儒道等差之说、亲亲之说、君臣之说、定位之说、知命之说、情面之说、尚贤之说、人治之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说以破法，而法乱。故儒道行得，破法甚便。故好乱法者，必乐谈儒道。故儒道愈行，贪污愈甚，贪污愈甚，而儒道愈行。此实为今日军阀及其幕僚清客好谈孔孟之原因。故儒道一日不打倒，法治一日不能实现。拉杂书来，尽是废话，明知揭发人之阴私，要遭人白眼，实亦无可奈何。

金圣叹之生理学

间读圣叹文集，内篇有《杂华林》，触目皆惊句，如“大君不要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昆仑是河之源，只是昆仑有许大家私，出许多水”，“男女构精，遂成今日大千世界，故圣人目男女之事为一大事姻缘”……说《周易》，说《法华》，说《齐物》，说释迦，无奇不有。有二段，言“两肾专主忆持（记忆力）”，及思想“在脐轮转来，从右肾转入左肾，遂尔带出——到囱门交卸”之理。亟转录于下，以见古人生理学之一斑。下期当录苏东坡之说，以相证明。

“世尊具足相中，有肉髻相。有时结跏趺坐，手结大三昧印，放肉髻光，表思也。光中见一切天龙八部，恭敬围绕，表学也。学者觉也，易见为子者。乃是既见之后，绍领家业，承当此事。《易》曰子克家是也。思下从心，上为囱门。𡿺（上非田字）盖人身之背后腰里，脊骨两旁，相倚而生者，是为两肾。两肾相交处，是为命门。头顶面前，脉脉然动者，是为囱门。腰者要也，为一身之要处。大凡有正经事，必要记得者，须记在要处。两肾专主忆持，所以特生腰里。若欲思之，必从囱门而得。（心火也，火炎上。）故思之上从囱。小儿前世，想业轻清近天，都

从上囟门来。情业重浊近地，都从下膝盖骨来。小时囟门未合，故写儿字。头作两半形。至前世想业，足在命门。则囟门合，前世情业。足在肾脏，则膝盖骨合。故囟门合，命门成就。膝盖合，肾脏成就也。（想多情少，想少情多，想业如作文字等。其作文时之吟哦，即囟门之音声也。）

“问两肾在内，何故能忆持外事？囟门在顶。何故能想得两肾所忆持事耶？答此由是入息者。为之夹带也。譬如忽闻大学两字，此时若无入息，则竟齐此而止矣。无奈入息者带进，由囟门上双关夹脊，而下到腰间，交卸右肾内藏过，然后入息清净，直到脐轮。后来囟门要想时，若无出息，则想杀亦不得矣。无奈有出息者，在脐轮转来，从右肾转过左肾，遂尔带出。依旧双关夹脊而上，到囟门交卸已，然后出息清净还到鼻孔。此所以两肾能忆持而囟门能想得也。思之义如此。谐声同丝，蚕之吐丝，止一根到底，更无别绪，思之无邪亦然。蚕食朴物，统从口出，表君子之思。蜘蛛食动物，其丝旁出，为小人之思。从来思与学一合相，学之卦为震。颜渊职掌学字，子与之言。全是法界。如云用行舍藏，天下归仁等。思之卦为艮。曾子职掌思字，子与之言，乃用提喝，止得‘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一句。……总之思与学，再割不开。”

民 众 教 育

——写在《民众语文教育专号》之前——

读书本不可恶，读书而成一阶级乃可恶。因既成一阶级，乃成高等流氓，鬻圣贤，市仁义，以为仕宦阶梯，然后其所读之书，所作之文，亦皆与民众无与。原来读书不必丧尽良心，而今之丧尽良心者皆读书人，非吾国不识字之平民也。或以此而疑及读书本身，殊不知通国皆读书，通国人皆识字时，读书人便不易作弊，便不一定丧尽天良。此民众教育之真义。故民众必须读书识字，以拯救现在读书人，使不成一特殊阶级。

哈 佛 味

文章有味，大学亦有味。味各不同，皆由历史沿习风气之所造成，浸润熏陶其中者，遂染其中气味。然大学之味，应系书香而已，外此如牛津之口腔（Oxford drawl）、剑桥之蓝衣、耶律之拍肩、哈佛之白眼，皆风气既成之后之皮毛形态而已。华克莱氏曾著书，一章专骂哈佛中人之臭架子。老吉士（Will Rogers，美国著名幽默家）亦曾言："哈佛大学之教育并非四年；因为是四年在校，四年离校，共是八年；四年在校使他变成不讲理的人；离校以后，大约又须四年，使又变成讲理的人，与未入大学时一样。"吾近作《语言学论丛》，发自序，也有忏悔语，而顺便骂人。忏悔的是说：初回国时，所作之文，患哈佛病，声调太高，过后受语丝诸子之熏陶，始略明理。这大概是老吉士所谓离校之四年所必经过的转变；幸而转变了，依然故我，不失赤子之心。骂人的是说：许多哈佛士人，只经过入校之四年时期，永远未经过离校四年之时期，而似乎也没有经过此离校四年时期之希望。此辈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知有俗人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我见此辈洋腐儒。每每掩袂而笑，笑我从前像他。

郑板桥“共产党”

人只怕不肯说老实话，能说一句老实话，必为后世所重。板桥满身名士骨气，在三百年来之读书人中，为我所最看重。家书十六篇，皆青年所应读。若曰：“读书须有特识；依样葫芦，焉有是处而特识又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乱窜，无有是处……总之，竖儒之言，必不可听；学者自出眼孔，自竖脊骨读书可尔。”又曰：“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不以读书主意拿定也。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年买卖。”吾甚愿当代青年奉板桥数篇家书为圣经。即如以上两语，读书之方法及宗旨，已皆概括无遗，如能体会，胜过留学三年。一切文凭奴隶，尤应心领是言。

但我又有感想：板桥实一最普罗的作家，使板桥生于今日，必为共产党无疑。故奉家书为圣经又似乎未当。何以见得？请读与其弟墨第四书。“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此与共产党口号何异？“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若再多求，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

措足乎?”此种精神，近乎江西共产党的均田政策。共产党看不起知识阶级，板桥亦看不起读圣贤书人。本刊第十七期封面，已登板桥赫然之语，谓“吾辈读书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云云。又骂劣绅曰：“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板桥先生将处今日达官显宦于何地?所谓“汝辈读书人总会说话”，所谓“他日居官便不如此”，彼辈闻之，多难为情!

黏指民族（Agglutindigitalism）

染指，中饱，分羹，私肥，这是中国民族亘古以来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小卒文武老幼男女贤愚共同擅长的技术。根据这技术之普遍性及易学性，我们几乎可以主观的演绎，断定这染指性已是中国人之第二天性了。最近普斯基大学生物学教授摩尔君发明，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黏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所发出之泌液特富黏性，特别见于拇指与食指之末，而巴掌正中的一生蒂米突见方亦然。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故中国人向来认为钱不沾手，违反天性，“粪夫挑粪，亦必醮一醮”。此黏指性，科学名词名为 Agglutindigitalism。最近赈灾委员（记不清姓名，但必是慈善家，又必是仁义之徒）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即黏指性下之冤魂。又本日（十一月五日）福尔摩斯载，《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一文，令人想到“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八个大字。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行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

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购票事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胄！

编辑罪言

《论语》至此已两度蜜月矣。其初办时，亦无非想占便宜，自己生子，自己接生，无庸乞怜于编辑之门。校样来时，又可从容大刀阔斧加以修正，实为一快车。及蜜月初度，外稿纷来，信箱拥挤，邮使喊冤，编辑抽屉，又改为大皮箱，于是撰稿之外，又平添阅稿工作，前之所谓育子，今又专为他人接生。我们顾到读者的利益，作者的热心，不敢不细阅一番，以免埋没天才，甚或有从纸篓中重复救济出来的。看到好稿时，拿起剪刀，挖起浆糊，作接生工作，固然快乐；一无足取之稿，阅后断然送入纸篓，也不懊悔；惟有在可取与不可取之中的稿件，在将弃未弃之际，倒令人生出一种悲哀。将文人精力构成的文字，送入纸篓，于心总有点不忍。此时将为接生乎，将为打胎乎，倒成一问题。但是《论语》篇幅到底有限，不能不斟酌去取，所以接生一次，总也须打胎十数次，忍心害埋，暴殄天物。这真不是我们初办本刊时所梦想得到的工作。

我们所希望可以补过者，在盼望各位在本刊格调未成之时，互相勖励，继续努力，标准放高一点。如一位通信者所说，提倡潇洒，伟大，雄浑，涵蓄，优美，爽利，深沉，慷慨，健全

的嘻笑，勿陷入浮浅，纤巧，哀郁，卑劣，俏皮，刻薄，尖酸，衰弱的呻吟。

答灵犀君论《论语》读法

某日《社会日报》有灵犀君《告林语堂》一文。原因上期《论语》有一篇《择偶论》，记者按"无友不如己"的话，"见得圣人不通，友中有不如己者可，无友不如己者不可。此自私自利，近于杨朱之学。天下人皆守此训，则交友将如三角恋爱之追逐。我要贤于我者，贤于我者必不要我；不肖于我者要我，我必不要不肖于我者——天下尚有友乎？故曰圣人不通。"灵犀君作评，谓："当我念书之时，念到无友不如己的一句，也和林君发生同样的疑问，觉得这话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便大着胆向先生驳问。先生笑道：'你读书真读到牛角尖里去了，无友不如己这句话，若照你的解释，天下尚能有友可交乎？须知所谓不如己者，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因交友之道，须择其道同于己，志合于己的而交之，不要交那和自己意志不相和的朋友。'于是我乃恍然悟到圣人到底非不通，我若笑其不通，将反被圣人窃笑于地下矣。我恐林君被窃笑，特举以告之，未知林君认为鄙老师的解释通也不通？"

愚按："不如己"不得强作"道不同"解。先生少发疑问，不愧灵犀一点通，惜轻信师言，灵机顿塞，而自谓恍然，殊为

可憾。大约因尔时学力未足，未敢自信，易被塾师蒙蔽。然塾师欺人，思之痛心。吾知先生此时再思之，必系疑问派，而非恍然派也。世间塾师惯技，专在塞住学者灵机，乱答宇宙间疑问，使学者不复思索，宇宙不复有问题，而名之曰教育。此特其一例耳。“无友不如己”一语，本圣人故甚其辞，当日圣人如此说出，门人便如此录下，不暇为之作咬文嚼字之推敲，因此益见得《论语》所录不失当日口气而为可贵。吾人燕居闲谈，有多少矛盾语，过甚语，一经发表，必生误会。此与吴稚晖谈话之所以令人栗栗危惧。有钮惕生在座，李石曾在座，便有对证，更可怕。《论语》一书之妙正在多圣门师生燕居闲谈谐谑语气，矛盾语多，过甚语多，不假修饰语多，反而从此可见得圣人幽默。须知《论语》一书，未经圣人过目，即系未经圣人同意发表。若骂人“贼夫人之子”一语，孔子看见必删去无疑，以替门徒留面子。盖《论语》所录，或有若曾参之徒所记（故独称曾子有子），或子夏子游门人所记，故芜杂不一。且门人妒忌，在所不免，子路既死，无门人，故无人替他说话。然“无友不如己”正系圣门燕居闲谈口气，原不预备发表。吾人读《论语》，应作如是观读之。孔子谓割鸡焉用牛刀，原系幽默，子贡看的太正经，乃由夫子纠正之，谓“前言戏之耳”。圣人戏言之证甚明。

读《论语》贵读语气。失其语气，则不可解。且必如此读法，而后夫子之个性活跃纸上。孔子语气幽默，例证正多，兹举二例——

> 阳货欲见孔子……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

尔言!"

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

曰:"不可。"

"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

曰:"不可。"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吾将仕矣",盖以阳货为污浊不足与丘语,用白话释是"好!我要做官了。"这是何等幽默不屑与辩之神气!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用白话解是:"出卖啊!出卖啊!我在此地等出卖啊!"这又是何等幽默语气。塾师生吞活剥,不会理解圣人之幽默,歪窜乱改,无有是处。圣人如许潇洒,如许浪漫,如许狂热,如许多情,如许兴奋,如许伟大,塾师以道学先生论孔子,则孔子之伟大,彼尚未梦见,何足以谈《论语》?必欲如此解法即孺悲欲见,不见已甚,又必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又将如何解法?乡愿读《论语》与汉儒读三百篇一样见识。故曰乡愿德之贼也。足下老师彼等人也,非此等人也,虽读《论语》,实是不曾读。高明以为然否?

附　答广德书

广德先生：

尊函立论，假定圣人所言句句必通，且必欲代为曲解至圣人合你心意，然后甘心。此种假定，此种心理，是有先入之见，且不为语气留余地，是向来经师方法，弟不敢苟同。“不如己”释为“志同谋合”是曲解，于意义上虽甚好，于文字上，却勉强的很。足下必欲使圣人不矛盾，而结果愈陷圣人于矛盾。如先生引“三人同行”的话，谓圣人“同行者也有不善者在内”，不善而至于须改，是不仅学行不及，甚且志趣不同。由是愈解愈费解而愈矛盾。

“无友不如己”，文极浅，义极明，欲人多交益友耳，不须曲解。直措词微有欠当，故弟谓孔子与其弟子燕居闲谈，无暇作咬文嚼字之推敲，必欲认真揣摩，便是一句不通的话。吾人日常说话，随便脱口而出，不暇推敲者多矣，何以独不许孔子此种闲谈权利？且陆九渊此种解法，是一向宋人解经望文生义之大毛病，不肯于训诂上作比较客观之工夫。试翻阅《经籍纂诂》，“如”字古义中，有解为“同”字一义否？

《论语》孔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明明是说赐也

比不上回也，非谓赐也与回也不同道，“如”字用法甚明。平心静气而论，不能不承认“无友不如己”，应该解为“不要结交比不上自己的朋友”，明夫子勉人交益友之善意，而宽其措词之失当，便是。袁子才答惠定宇第二书曰：“六经者，文章之祖，……然未必言之皆当也。”便是此意。

语　堂